世界科幻名著

惡魔之星

布里西著

世界科幻名著

惡魔之星

布里西著

SF
B08

世界科幻名著

惡魔之星

星際出版社

世界
科幻名著

惡 魔 之 星

星際出版社　榮譽發行

世界科幻名著

惡魔之星

布里西　著

宇宙邊緣的利奇亞行星是蛇與袋鼠混合的智慧動物所居住的烏托邦。身為調查團員兼生物學者的路易山傑斯覺得很困惑，這顆行星到底是神之星？還是惡魔之星？更沒想到他從利奇亞帶回來的土產壺中的一個生命，竟使地球上的社會秩序破滅……本書是硬派科幻小說家布里西的雨果獎得獎之作。

1

石造的門砰地關上！這好像是葛利維的習慣動作。無論多麼笨重、多麼複雜、多麼奧妙的門扉把手，只要被他任意一摸，都會發出如世界末日般的聲響。宇宙中可能沒有一個行星的空氣濕度高得足以掩蓋這種聲響——利奇亞行星也不例外。

秘魯籍、正式發過誓、目前仍是耶穌教會正修道祭司的拉蒙．路易山傑斯神父繼續看着書。不論葛利維的手脚多麼俐落，要脫掉那身森林服，總得花費一段時間。在這當中，路易山傑斯可以繼續研究那個問題。那是一九三九年就有人提出，到一個世紀後的現代教堂仍然無法解決的如惡魔般複雜的問題（這個形容詞是按照字義解釋的，已正式被認可。）。描寫這個問題的那本小說，也被列入禁書目錄中。路易山傑斯是由於聖職的關係，才能借出這本書。

他不理睬在玄關跺脚並且喃喃自語的葛利維，自顧自地翻著書頁往下看，只覺句子愈來愈複雜、邪惡、艱深——

「……馬克拉維斯威脅雅妮塔說，如果不聽他的話，以拒絕行夫妻之道來違抗何努夫留斯的話，他就要讓年輕無賴漢魯拉去糾纏她。史魯拉是十二名傭兵組成的史留凡尼黨的首領，目前正

想介紹斐莉佳給葛里克·劉思、雷奧、韋特留斯、馬克特卡留斯等四個挖洞工人。受葉利米亞斯、尤堅尼斯的近親相姦誘惑的雅妮塔——」

又莫名其妙了。葉莉米亞斯和尤堅尼斯是……對！對！這兩人是前面出現過的近親同性戀者（這顯然是指另一種罪），和斐莉佳及何努夫留斯都有遠親關係。何努夫留斯顯然是最壞的一個人。他是雅妮塔的丈夫。

表面上裝著尊敬何努夫留斯，同時得到何努夫留斯的許可，在奴隸毛利宙斯的煽動下，去誘惑雅妮塔的就是馬克拉維斯。可是，傳達消息給雅妮塔的是雅妮塔的侍女何蒂莎。這位何蒂莎本來是奴隸毛利宙斯的姘婦，還給他生了好幾個孩子——所以，這個故事不仔細看的話，實在看不懂。

同時，何努夫留斯最初的告白都是拷問出來的——看起來好像是自動承認，其實是拷問出來的。侍女何蒂莎和奴隸毛利宙斯的關係最令人懷疑，不過這只是注釋者華雷神父的推測而已——

「路易山傑斯，來幫我一下忙好不好？」葛利維突然叫嚷起來：「我要放棄了，身體也有點不對勁！」

這位耶穌會的生物學者吃了一驚，推開小說站起來。他從來沒聽過葛利維說這種話。

物理學者葛利維坐在一張形狀像坐墊的墊脚椅上。由於受到體重的壓迫，燈芯草編的椅面像桶子般鼓脹起來。他身上的玻璃纖維製森林服已經脫了一半、頭盔也取下了。可是蒼白的脚上卻冒著豆大的汗珠，他粗糙的手發著抖，更狂亂地把卡住的拉鏈往下扯。

「葛利維，你身體不舒服為什麼不早說？好了，好了，把手放開！你這樣只會使它卡得更緊

！你怎麼啦？」

「我也不知道！」葛利維喘著氣，手放開拉鏈。路易山傑斯半跪在他旁邊，很細心地把拉鏈拉回原來的地方。「我想把偉晶岩的礦脈清清楚楚的找出來，所以深入森林裏，以為氚的試驗工廠可能會設在這裏，因為那需要有龐大的生產量。」

「你太大膽了！」路易山傑斯喃喃地說。

「嗯！可是那裏什麼都沒有，除了蜥蜴、蝗蟲和一些不重要的東西。我一不小心，踩到一種跟鳳梨很相似的植物，被它刺傷了脚。原以為沒什麼大不了，可是——」

「這一套衣服並不是什麼都不怕的！好！把脚舉起來，我要脫掉你的長靴。到底刺到那裏呢？哦？已經發炎了！眞是太不幸了！還有什麼地方不舒服？」

「嘴裏有點痛！」葛利維說。

「張開我看看！」神父命令。等葛利維張開嘴巴後，他才知道葛利維太輕描淡寫了。因為葛利維口腔裏的粘膜，有一塊非常嚴重的潰瘍。舌頭像是用小甜餅鑽孔器打了洞那樣凸出來。

路易山傑斯沒說什麼，反而故意裝出沒什麼大不了的神情。這位物理學者既然想掩飾自己的痛苦，那也沒什麼不好。因為，在這顆異系行星上，畢竟不適於把心中的盔甲完全卸除。

「請到實驗室來吧！」他說：「好像有點發炎了。」

葛利維站起來，步履不穩地跟隨神父走進實驗室。路易山傑斯從他的發炎部位採了一些粘膜，放在顯微鏡的玻璃片上，然後用革蘭氏溶液染色。在等候染色完成的當兒，他無意識地把顯微鏡的接物鏡移向窗外明亮的白色雲彩，來消磨緩慢的時間。時間一到，鈴聲響起。他把玻璃片分

別冲洗、用火焰烘乾，然後夾在夾子下。

果眞和他所擔心的一樣。鏡頭中出現繁密的桿狀菌和螺旋體菌。這就是地球上也見得到的文生氏口腔炎——看症狀就可以看得出來的。患這種病會粘膜剝落、舌苔增加；這並非異常。如果服對了藥，一個晚上便可痊癒。

「打一針吧！」路易山傑斯溫和地說：「然後稍微睡一會兒比較好。」

「不要那麼說。」葛利維說：「就是沒有這件事，我也有幾倍的工作必須去完成。」

「沒有人生了病還覺得自在的！」路易山傑斯緩和地說：「不過，既然已經積壓那麼久了，慢一、兩天處理也無所謂！」

「我得的是什麼病？」葛利維懷疑地問。

「不是病，」路易山傑斯同情地說：「這不是感染，而是由你說的鳳梨所引起的。利奇亞行星上的很多植物，在刺和葉子裏都充滿了對人體有害的多醣類。今天刺到你的顯然不是海葱，而是葡萄玳一類的東西，被這種東西刺到，會出現近似口腔炎的症狀，很難治療。」

「要多久才會好？」葛利維仍然站著，但是好像已經喪失說話的力氣了。

「至少要四、五天，直到身體產生抗體爲止。我現在要替你注射的，就是抗海葱中毒的丙型球蛋白，它的作用就是在你的體內還未產生抗體之前，使你的症狀減輕。可是你會發高燒，如果沒有強力的解熱劑，你會受不了。這裏的氣候稍微發燒就可能有生命的危險！」

「我知道。」葛利維順從地說：「對這裏的事了解得愈多，就愈不想投贊成的一票。不管怎麼樣，打針吧；還有，給我一點阿斯匹靈！幸好不是細菌感染。差一點就被那些蛇類用抗生藥攻擊！」

「不會吧！」路易山傑斯說：「利奇亞人擁有許多人類遲早也會採用的藥品，少說有一百種。可是……好了！你可以先鬆弛下來了。可是，地球上的人類必須先徹底地研究他們的藥理學，好！你到吊床上躺著吧！十分鐘後，你就會後悔來到這個星球上。這是我必須先告訴你的。」

葛利維笑一笑。那張覆在金髮下、冒著汗水的臉，雖然是在病中，看起來還是很健康。他站起來，把捲起的袖子放下。

「我知道你會選擇什麼！」他說：「你是不是很喜歡這裏？路易山傑斯，據我看，這裏對生物學家來說，簡直是天國。」

「我當然喜歡這裏！」神父微笑著和葛利維一起走進他的寢室。這個小房間除了有窗子之外，完全和水壺裏部一模一樣。牆壁是陶製的，從頭至尾都呈弧形，沒有一條稜綫；不會滲水進來、不會潮濕，也不會乾燥。吊床是呈在凸於天花板下、和房間的其他部份一樣用陶土燒成的掛鈎上。

「我眞希望我的同事梅德博士能到這裏看看！她可能會比我更喜歡這裏。」

「我不太喜歡女科學家！」葛利維又像往常那樣焦慮地說著不著邊際的話：「她們往往把感情放入自己的假設之中。你說梅德？好奇怪的姓氏！她到底是那一國人？」

「是日本人。」路易山傑斯說：「她的名字叫做柳，她們也依照西洋人的習慣，把姓寫在後面。」

「嗯！」葛利維已經喪失了興趣。「不過，我們現在談論的是利奇亞。」

「不管怎麼，你別忘了，我是以利奇亞做爲探索太陽系以外行星的踏脚石的。」路易山傑斯說：「首次來到一個可以居住的行星，誰都會覺得好奇，覺得生物形態上的變化，以及內在的巧妙結構……幾乎無一不是神奇而有趣的！」

「那就夠了嗎？」葛利維說：「你好像要提到神的事情？這和神全然無關嘛！」

「不！有了神，一切才有意義。」路易山傑斯說：「宗教與科學並非是互不相容的，反而能兼容並蓄。只一味認定科學、排斥宗教、否認一切不能實證的東西，會變成空虛的觀念遊戲。對我個人來說，研究生物只是在實踐宗教，因爲我知道，一切生命都是神所創造的，而一切行星和包容呈現於其中的現象，都是在證明神的力量。」

「你是個很虔誠的人！」葛利維說：「我也是。不過，我希望『人類能放射出更大的光輝和榮耀』。」

他說著，把身體重重地投入吊床中。一段時間之後，路易山傑斯抬起他擱在吊床外的脚，發覺他的身體已經失去知覺。這表示藥性已經開始生效了。

「確實沒錯！」路易山傑斯說：「可是，那還不夠完美。剩下的一半是這樣的……『以使神更光榮』。」

「別再誦經了，神父！」葛利維說：「也許我說得過份了點。對不起……對物理學者來說，這裏簡直是地獄……給我一點阿斯匹靈吧，我覺得好冷！」

「好！」

路易山傑斯立刻回到實驗室裏，用精緻的利奇亞製研鉢研磨著阿斯匹靈，然後倒入模子裏做

成幾個片劑。但利奇亞的空氣濕度太大，像這種片劑很容易潮濕；可能的話，應該在藥片凝固前分別印上出品的廠名，因爲葛利維一向都服用阿斯匹靈，應該讓他認爲自己服用的確實是阿斯匹靈；可惜這裏沒有那種打型的模子。不久，路易山傑斯便拿了兩片做好的藥劑和一壺過濾的水、以及杯子，回到葛利維那裏。

這個身體魁偉的病人當然已經睡着了。路易山傑斯輕輕搖醒他。這樣做有點不近人情，不過還是先讓他服藥，才能睡得比較安穩、比較久，恢復起來才快。葛利維迷迷糊糊地服了藥，馬上又恢復重濁的呼吸。

醫療工作結束後，路易山傑斯回到他的房間，開始坐下來檢查那套森林服。他很快就找到刺穿的地方。修補的工作可能很簡單；難以處理的是，葛利維那種認爲地球人在利奇亞絕對安全，卽使不小心被植物刺傷也沒什麼大不了的錯誤觀念。路易山傑斯心想：利奇亞調查團的另外兩個團員，可能也有這種觀念。

葛利維把這種致病的植物叫做鳳梨。地球上的鳳梨也是一種繁殖力強、危險性高的植物。生物學家都知道，鳳梨能夠成爲可食植物，確實是很偶然、很幸運的。根據路易山傑斯的記憶，夏威夷的熱帶林若非穿著長靴和厚厚的長褲，根本無法通過；杜耳的鳳梨園，到處佈滿銳利的鳳梨刺，如無妥善的防備，必會傷痕累累而歸。

神父把森林服翻過來看。卡住的拉鏈上，有各種地球上的抗菌性物質。這條拉鏈主要是由原生質的有毒合成體塑膠分子製成的。此種抗菌性物質的確能抵抗利奇亞行星上的細菌，可是塑膠本身的分子很複雜，在利奇亞高溫高濕的氣候下會自然中和。此刻，拉鏈的一個齒就像爆米花似

地爆開來。這就是卡住的原因。

就在他檢查森林服之時，天色逐漸暗了。遠處傳來細微的「波！波！」聲。裝置在每個壁凹的燈火，發散出柔和的黃色光線，使屋內十分明亮。這種燈火燒的是一種天然瓦斯。利奇亞行星上蘊含有無窮無盡的天然瓦斯，同時會自然產生；由管子裏出來後，碰到觸媒卽可燃燒。如果轉動耐熱玻璃製的齒條和齒輪，在火焰上蓋上石灰製的燈罩，亮度便增強。可是神父和利奇亞人一樣喜歡黃色的光，除了在實驗室之外，他從來不用石灰光。

當然，地球人有時要使用電，所以他們都帶著發電機。利奇亞人對靜電的知識，比地球人要更進步。可是電動力學方面卻較落伍。調查團來的前幾年，他們才剛發現磁力，因爲這顆行星並無天然磁石。利奇亞人不知道什麼是鐵；他們是在液態氧中發現磁力，而使用液態氧製造發電機的核心卻非常困難。

綜合各種角度來看，利奇亞人的文化對地球人而言，是非常奇異的。屬於爬蟲類、身高達十二英尺的利奇亞人，製造了許多巨型和小型的靜電發電機，但是卻連電話都沒有。他們有豐富的電氣分析知識，並認爲把電流傳遞到遠方——例如一英里左右——就是一種技術的大突破了。他們雖然沒有地球人的電動馬達，但是有靜電操作的高速洲際噴射機。葛利維自稱能了解這種偉大的成就，但是路易山傑斯卻無法了解。（他從葛利維那兒聽到有關用無限周波誘導加熱的電子及離子體的說明之後，只覺得滿頭霧水）。

利奇亞人擁有非常優秀的無線電網。這顆行星上到處佈滿了網狀的空中回路，而以一株樹木（這是利奇亞人擅於發揮邪說才能的一個縮影）做爲聯絡中心。可是他們無法製造眞空管，原子

理論也幼稚得和德謨克里脫（Democritus）的學說相差無幾。

當然，以上的矛盾，由利奇亞實際上一無所有卽可略微窺視出來。大凡巨大的自轉物體，本身都有力場，利奇亞也不例外。但是由於缺乏鐵，所以很難發現磁力的存在。至少，地球人沒有來到之前，利奇亞人完全不知有放射能，所以，他們的原子理論才會如此落伍。和希臘人同樣，利奇亞人也是先發現絹和玻璃摩擦會產生熱能和電荷、絹和琥珀摩擦也會產生另一種電荷，再從而發展出范達格拉夫（Van de Graaff）高壓靜電發電機、電子化學、靜電噴射機。可是，他們沒有適當的金屬，無法製造大型電池，故而一切仍停留在初步階段。

利奇亞人靠著其他良好的先天條件，完成許多偉業。利奇亞的氣候經常是陰天，會下一種很特殊的霏霏細雨，可是他們的天文觀測卻非常發達。很幸運的，這顆行星上有一個小小的月亮，使利奇亞人很早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天空，不久就建立了光學基礎，使得各種各樣的玻璃製品發揮了驚人的成就。化學方面，也利用海洋和密林作了最大限度的發展。利奇亞人從海洋中獲得石花菜類、碘、鹽、微量金屬類和其他食物及生產必需品；從森林裏獲得的必需品更多，像樹脂、橡膠、堅硬的木材、食用油脂、植物性奶油、繩子和其他纖維、果實、丹寧、染料、藥物、軟木、紙等。事實上，利奇亞人無法由森林中得到的只有鳥獸而已。利奇亞人從不獵捕鳥獸的原因不明；不過，耶穌會的神父認爲這是宗教上的理由——但是，利奇亞並沒宗教。利奇亞人吃各種海洋生物時，的確並未受到良心的苛責。

像玉米花般爆開的拉鍊齒還未恢復原狀。神父嘆了一口氣，他把森林服放在大腿上。外面潮濕的利奇亞之夜，好像開始了一場演奏會似的，以單調卻充滿活力的「嗡——」聲，奏出地球人

耳中所能聽到的各種聲音。那是無數利奇亞昆蟲的混聲合唱：有地球昆蟲的單調叫聲、有鈴子似的尖銳聲、嗡嗡的鼓翼聲、和蟲子的啁啾聲。由某一個角度看，這些昆蟲實在是太幸運了，因爲利奇亞行星上沒有鳥類。

在罪惡尚未侵入這個世界前的伊甸園時代，宇宙可能就是被這樣的聲音所籠罩著吧！路易山傑斯這樣想。他在秘魯的故鄉時，從未聽過這樣的聲音……

良心的苛責——這是比生物分類學的迷宮更叫他關心的事。在生物學方面，光是地球上的問題就複雜得令他絕望。開始宇宙飛行之後，每到一個行星上，新的迷宮就堆積如山地增加，使他們在新的次元中迷失。利奇亞人是由爬蟲類進化來的雙足類，具有和有袋類同樣的肚囊、和鳥類同型的循環系統，非常有趣；但，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會不會受良心的苛責呢？

路易山傑斯的眼光突然移到月曆上。那是葛利維從旅行箱拿出來的藝術月曆，月曆上的女人已經被他用明亮的橙色紙加貼在身上，顯得端莊多了。今天是二〇四九年四月十九日。快要接近復活節了——讓人們了解肉體只是一層衣服的日子快到了！不過對路易山傑斯而言，這個年號也很重要，因爲二〇五〇年就是聖年。

教會依照一三〇〇年由龐尼非斯八世正式承認的古例，每半個世紀舉行一次大赦。路易山傑斯認爲，明年聖門打開時，他如果不趕到羅馬去，那麼在有生之年，那道聖門將不會再爲他開啓！

趕快！趕快！腦海裏傳來魔鬼的囁嚅。這是不是他良心的聲音？下意識中想去朝聖，是不是表示他的罪過已經非常嚴重了？

也許不是！他只是稍微受傲慢之罪的惡魔所誘惑罷了！

無論如何，調查工作是馬虎不得的。他們一行四個人的目的是要查明地球和利奇亞建交，對兩地的人是否恰當，是否安全。路易山傑斯和其餘三人一樣都是科學家，可是路易山傑斯認爲自己的長處並不在於分類學，而是在於自己的良心。

良心問題和創造問題一樣，不可以草草處理，也無法定出期限。

就在他憂鬱地凝視著森林服時，突然聽到葛利維痛苦的呻吟。他站起來，走向葛利維那有天然煤氣火焰的房間。

2

從葛利維和路易山傑斯住處正面的卵形窗子往外看，可看到平坦的蘇法斯灣，以及向南延伸的海岸。這裏的沿岸地帶都是帶有鹽分的沼澤地。漲潮的時候，海水會淹沒由海岸到這幢房屋的中間線，水深達一碼。遇到像今天這樣的退潮夜晚，除了森林裏的昆蟲混聲大合唱之外，還可聽到肺魚苦悶的哼聲，有時可同時聽到十隻肺魚哼叫的聲音。偶爾，月亮沒有被雲彩遮住、或者街上的燈火比較明亮時，還可看到一種不斷躍起或作S形爬行的兩棲類動物。通常，鱷魚也會追擊比自己敏捷的動物，然後藉助有利的地形把對方逮住。

再過去一點——通常都罩在濃霧中，即使在白天也看不清楚——就是海灣對岸。對岸也有一片經常被海水覆蓋的沼澤地。沼澤地再過去又是一片數百英里的森林，一直綿延到赤道海。

從寢室的窗子往屋後方向看，可看到這個位在南部大陸的首都克雷迪西亞·蘇法斯市的一部分。對地球人而言，它和利奇亞其他的都市一樣，具有最令人驚訝的特徵：看不出半點都市色彩。利奇亞人的房子都很低矮，大都利用挖掘地基的土建造成，不習慣的人經常無法把它和地面加以區別。

房子大都是長方形，不用灰泥或磚瓦，而是將土塊堆積而成。可以維持十餘年，不用時也不須加以拆除，只要任其荒廢就行。地球人在利奇亞遭到的首次失敗，就是亞克隆斯基未經考慮就提議使用TDX炸藥炸毀一座利奇亞人的房屋。TDX是一種利奇亞人所不知的重力偏向炸藥，會朝平面方向爆炸，能使鋼鐵樑柱像乳酪那樣斷裂。他們想炸毀的那座倉庫，是一幢牆壁超厚的大建築，以利奇亞的年代來算，已經有三個世紀的歷史；若以地球上的年代計算，應該是西元三一二年的古老建築。當時TDX爆炸的聲音確實令利奇亞人非常吃驚，可是爆炸聲消失後，那座倉庫仍然完整如故。

有陽光的時候，新的建築物會格外醒目。近半世紀以來，利奇亞人開始將優秀的製陶技術應用在建築上，新建築都富有幻想色彩，外形仿造各式各樣的生物，毫無規則，是人類前所未見的。勉強可以說像古代地球上的畫家達利，看著黄豆時靈機一動所繪出的幻想建築物。每一幢都依照屋主的愛好，造成獨特的形態，充分表現這個社會的性格和材料土壤的特色。這些新建築的外形和地面與密林的景色協調地融和爲一；不過，這些房子都塗上了釉藥，所以在晴朗的日子，從某個角度看會閃閃發亮，令人目眩。這些錯落的閃亮屋子，成爲當初地球人在空中尋找智慧生物住所時的綫索。（這顆行星上住著智慧生物，是一件不容懷疑的事。因爲這顆行星發射出的強力無線電波，在遙遠的地方就可清楚地接收到。）

走到葛利維的吊床之前，路易山傑斯又從寢室的窗子看了下面的窗子一眼。他至少已經看過一萬次了。克雷迪西奇·蘇法斯市對他而言，是一個活的都市。因爲他每看一次，都會覺得和以前不同。他覺得那個都市有一種異樣的美和異樣的稀奇。地球上雖然有許多各式各樣的都市

，但從沒有一個像這樣的地方。

他測量了葛利維的脈搏和呼吸，結果比正常利奇亞的標準數快了許多。利奇亞行星上的二氧化碳濃度較高，會使地球人血液中的氫指數（ＰＨ）增加，而刺激呼吸作用。神父認爲實際的氧消耗量並未增加，所以不會有危險。葛利維現在雖然不能算是熟睡，可是的確睡得很沈，短時間內沒有人看顧也不要緊。

當然，如果野生的異龍闖入街上，可能就有危險了。不過這和牧羊的大象誤闖進新德里市中心一樣不可能——雖然不是說絕不可能，但是至少從未發生過——。此外，利奇亞行星上其他的危險性動物，都無法闖入門扉緊閉的房屋，連老鼠——可以算是利奇亞行星上的老鼠的一種單孔類動物——也無法侵入這種陶製的房屋。

路易山傑斯將放在牆壁凹陷處的水壺換了水，走到玄關，穿了長靴，再穿上雨衣和防水帽，打開石門。利奇亞的夜一下子籠罩了過來。鹹鹹的、刺鼻的海風也一起吹到臉上。天上下著細雨，克雷迪西奇·蘇法斯市的街燈都罩了一個斗笠狀的燈罩。遙遠的海上，有另一種燈火在移動，可能是要往伊留斯沿岸用的車船。伊留斯是將蘇法斯灣由赤道海隔開的巨大海島。

路易山傑斯走到外面，轉動操作盤，門上各角落的門栓便自動鎖上。他又從雨衣裏拿出一條軟粉筆，在留言用的附簷黑板上寫下「內有病人」的利奇亞文。這樣大概可以了！任何人只要轉動操縱盤，就可以進入屋裏——利奇亞人不知道使用鑰匙——但是，利奇亞人向來注重社交生活，把自己的風俗習慣視同自然律般遵守著。

然後，路易山傑斯走到市中心的「傳訊樹」。柏油道路被屋內露出的黃色燈光，以及排列距

離很寬、帶著燈罩的白色街燈照耀著。偶然會跟十二英尺高、像袋鼠般的利奇亞人擦身而過。那時，雙方都會以好奇的眼光互看一下。不過，這時已經很少有利奇亞人在街上行走了，他們大都躲在自己的房子裏。路易山傑斯不知道他們在家裏都做些什麼。從他走過的卵形窗子，可以看到窗內三三兩兩提動的人影，看起來好像是在聊天。

他們在聊什麼呢？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利奇亞行星上既無犯罪、也無新聞，更沒有家庭間的聯絡機器；沒有和手工業相等的藝術、也沒有政黨、沒有公共娛樂、國家、宗教、運動、禮拜、祭典等。他們該不會在醒著的時間裏一直交換知識、做有益的工作、談論哲學和歷史、準備明天的事情吧！或者，他們眞的是如此？

路易山傑斯突然想，也許他們一走入自己那像茶壺裏部的房屋，可能立卽像一條醃黃瓜般地癱軟無力……正在如此想著時，神父走過的一幢房屋，有兩條人影在提動……

一陣冷風挾帶著冰冷的雨滴吹在他臉上。他下意識地加快脚步。今晚風力特別強，「傳訊樹」的送訊和收訊量一定比平常多。前方就是那株樹模糊的影子了。那是一株和美國杉很相似的巨木，聳立在蘇法斯河口。蘇法斯河像條巨蛇蜿蜒地伸入大陸中心地帶，在這裏形成庫里西迪克·蘇法斯（血湖），再度把巨大的水流吐出來。

巨木會隨著河谷的風搖動，雖只是輕微地搖動，但這就足夠了。樹每一次搖動時，連帶地使蔓延到整座都市的樹根動搖，使成爲這座城市地基的一塊水晶斷崖震動。遠在利奇亞的史前時代，利奇亞的祖先就把城市建立在這塊斷崖上。以地球的年代來算，那是古羅馬帝國的初期時代了

。這塊水晶斷崖稍微受到牽動，便反射出許多電磁波——不僅利奇亞行星，連距離遙遠的宇宙空間，也能接收到這種強烈的波動。

他們四名調查團員首次接收到這種波動，是還在太空船中時。當時，利奇亞的太陽阿爾法．阿利耶帝斯猶在前方呈現一點點微光，他們四個人就滿懷希望地互相對看著。

不過，他們在太空船中收到的「卡卡」聲，只是一些噪音。利奇亞人卻加以調節成爲一種情報，再改良爲令人驚嘆的航路誘導訊號網，以及整座行星的報時網。根據葛利維的解釋，這是一種極爲單純的方法，可是路易山傑斯卻覺得像碰到親和力理論那麼莫名其妙。可能和半導體、固態物理學有關吧！據葛利維所說，利奇亞人對這方面的知識遠比地球上的人類更深入。

這種大膽的聯想，使他想起地球上一位親和力理論的權威。他的名字叫做杜．波達布羅紐．路西安伯爵。這個名字和他的理論不太配合，所以他在發表論文時都使用H．O．貝塔特的筆名。路易山傑斯突然發覺自己的聯想實在稱不上大膽。那位伯爵代表了一種驚人的事實，那就是現代物理學和人類日常的物理體驗完全無關。他的伯爵稱號並不表示他是貴族；當年封給這種稱號的政治組織消失後，他的家族一直保留這個封號，乃至成爲名字的一部分。他是地球被以防衞都市經濟之名分割時的犧牲者。伯爵對他的名字比他的稱號更覺得自傲。他對於回溯到第十三世紀，曾在英國出版「路西康．儒康的魔術家」一書的優秀家族覺得很自傲。

那的確是一個優秀聖職者的家族。現在已不是天主教信徒後裔的路西安，在防衞都市經濟保護他們時，是一位政治家。現在他還保有卡那路西州長的稱號——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個無聊的稱號。可是由於這個稱號，他只須繳少額的稅金，就可不必參加一週一次的勞動。在分化複雜且

深入的地球世界，擁有此種稱號的人還有很多。投機對象消失，股票成爲人們唯一能自由買賣之物的現在，無用的巨額錢財，都會變成這樣的稱號。那些有錢人除了從事會使經濟學家威布林驚異的揮霍之外，就沒有別的辦法了。萬一他們想再度掌握經濟體制，即使股東們不抗議，那些事實上已無存在價值的都市防衞者，也會暗中加以阻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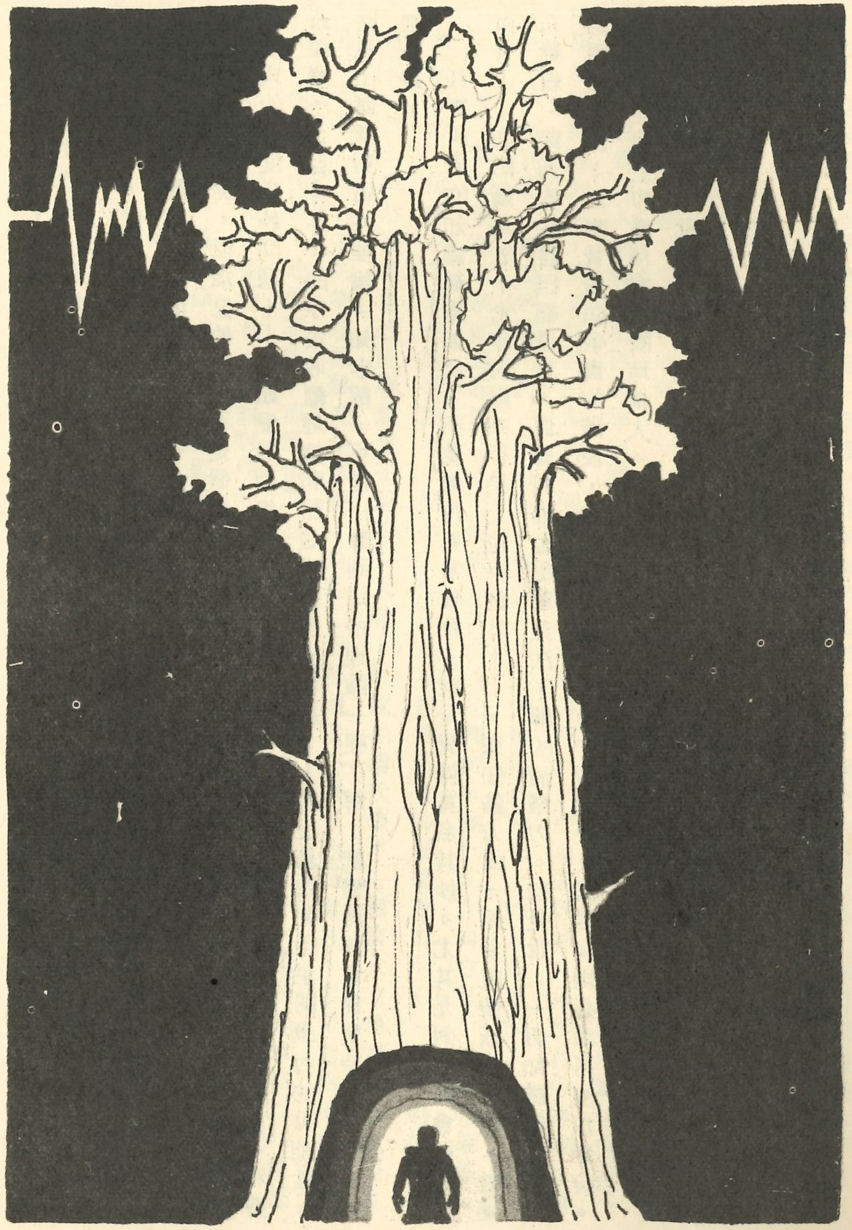
雖然這麼說，但這位伯爵並不是個懶人。根據最新的資料，他似乎正在着手研究類似哈提爾方程式的高度微妙問題——一如愛因斯坦併合了牛頓的理論，伯爵也併合勞倫茲（Lorentz）和費茲傑羅（Fitzgerald）的宇宙收縮理論和記述時空連續理論——總之是說明恒星間飛行的可能性。路易山傑斯對這些理論一知半解，可是一想到這些理論一經了解，就變得非常簡單時，又覺得非常奇妙。

其實所有的知識都是如此。不是覺得異常簡單，就是覺得莫名其妙。尤其是對耶穌會的神父而言——在距羅馬五十光年的異系行星上也不例外——。在知識方面，路易山傑斯擁有杜．波達布羅紐．路西安伯爵已經遺忘、而葛利維也絕對無法了解的洞察力。就是說，一切知識都必須通過兩個階段：以噪音告知事實的階段，和回憶成雜亂的噪音的階段。其過程則必須再加以細分。結果，理論上的殘局遂無限地擴大。

其他剩下的就是信仰。

＊　＊　＊

「傳訊樹」的根部被燒掉一塊，做成一個下圓上尖的卵形空間。路易山傑斯走進去時，那裏



正充滿呻吟似的人聲。如果要把這裏想像成地球上的電信局或通訊中心，實在非常困難。

在這個卵形空間的底部，利奇亞人不斷地從幾扇門進進出出，好像從一個軌道移動到另一個軌道的電子一般，急急忙忙改變位置，成爲快速旋轉的漩渦。雖然聚集的人很多，可是他們的聲音很低，因此，路易山傑斯可以聽到他們的私語聲和頭上巨樹被風吹襲的搖擺聲混合在一起。

這些活動人群的內圈，是以這顆樹的韌皮部做成的黑亮木頭扶手。這令路易山傑斯聯想起土星外圍光環的空隙。在這個空間裏，利奇亞人像環似地排成一列，不斷正確地發訊和送訊。由扶手外熙來攘往的人潮看來，他們做這個複雜的工作似乎光憑記憶，而且並不怎麼費力。偶爾，這些專家中會有一個人離開崗位，走到往中央凹陷的地板，跟排列得像絞染圈似地愈來愈疏的一張桌子後的人，不知商量些什麼，然後又回到黑色的扶手邊。有時也會和坐在那張桌子的人互相對調。

地板如鉢形愈來愈低、桌子排列得愈來愈疏的中心地帶，站著一個年老的利奇亞人。他兩手按著蝸牛殼似的耳渦，眼睛被瞬膜遮蔽著，只有鼻竇和受熱的後鼻孔向外突出。他沒有對任何人說話，也沒有接受過任何人的諮詢——可是，他此刻站立著像血液循環停止的樣子，是使得最外圈的人潮像漩渦般活動的原因，也是唯一的原因。

路易山傑斯吃了一驚，停下來。過去他從未來過這裏。因爲，和另外兩個調查團伙伴馬凱思及亞克隆斯基通訊聯絡，一直是葛利維的工作。路易山傑斯雖然站在這裏，卻不知如何是好。眼前的光景與其說是普通的通訊中心，不如說是證券行來得恰當。他無法想像，這麼多利奇亞人在風吹襲時就緊急地做著通訊工作；同時，擁有穩定、豐富的經濟基礎的利奇亞人，似乎不應該做

股票或商品買賣的投機生意。

現在，除了跑到黑色扶手邊隨便抓一個利奇亞人，請求他代爲呼叫馬凱思和亞克隆斯基之外，似乎沒有別的辦法了。最壞的可能也只是遭到拒絕或無法溝通罷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就在這時，他的左肩被一隻四根指頭的大手抓住了。他吃了一驚，把吸進的氣吐出來，轉過頭看。一個利奇亞人彎著腰，露出不安的表情看著他。長長的凝氣瓣式的嘴巴下的肉垂，像蔓莖草的葉脈似地浮現著溫柔的碧綠色。

「你是路易山傑斯先生嗎？」利奇亞人用他們的語言問。神父的名字和其他地球人的名字不同，很容易用利奇亞語發音。「我看你的穿着就知道。」

這完全是一種偶然。如果其他地球人穿着雨衣的話，可能也會被當做路易山傑斯。利奇亞人認爲不管是在屋內或屋外，穿這種衣服的只有神父一個人。

「是的。」路易山傑斯稍微不安地回答。

「我是休提卡，是曾經和你談過藥學、化學問題，以及你們來此的任務的那個冶金學者。」

「噢！是的！我看到你的頭冠形態才想起來。」

「是嗎？你到傳訊樹來幹什麼呢？看你的樣子好像是頭一次來！」

「嗯！」路易山傑斯如遇救星地說：「我的確是頭一次來。能不能請你告訴我該怎麼做？」

「可以，不過可能沒有用。」休提卡說著半傾著頭，用黑色的眼睛俯看路易山傑斯的眼睛。

「手續非常麻煩，必須很熟練才行。我們是從孩提時代就已經習慣了。你既然是頭一次，可能沒辦法適應；可能的話，由我來替你傳訊吧！」

「那太好了！我想跟我的同伴亞克隆斯基和馬凱思聯絡。他們住在東經三十二度、北緯三十二度的東北大陸克雷迪西奇．庫東附近。」

「噢！在湖水注入河裏的第二斷口標誌點附近嗎？那裏是窯業都市，我很熟！要傳些什麼？」

「要他們馬上回克雷迪西奇．蘇法斯市來，我們快要離開利奇亞了。」

「我覺得很遺憾！」休提卡說：「不過，我會照你說的傳達。」

利奇亞人說完後跑進擁擠的人群中，路易山傑斯留在原地，慶幸自己下了一番苦心學習困難的利奇亞語。他們四個團員當中，很遺憾地有兩個人對學習利奇亞語不感興趣。「讓他們學習英語就好了」，這是所謂的葛利維式理論。路易山傑斯對這種觀念頗不以爲然。他的母語是西班牙語。在眞正精通的五種外國語中，他最喜歡的是德國西面高地的語言。

亞克隆斯基不肯學習利奇亞語的理由稍微堂皇一點。他認爲並不是利奇亞語太過於困難——以軟顎發音的利奇亞語確實比阿拉伯語和俄語簡單——，而是，「很難眞正了解不同性質的語言所包含的概念。是不是？至少我們無法於留在利奇亞這段期間內做到！」

馬凱思並未對這兩種看法發表意見，反而默默地開始學習利奇亞語，不久便進步到可以和利奇亞人交談的程度。其他人並未對此表示驚訝，因爲這就是馬凱思一貫的作風——徹底、而且非理論性的。路易山傑斯悄悄在心裏批評其餘那兩個人的想法。他認爲有關單位不該派有偏見的人來擔任未知行星的調查工作。了解一種新文化，以了解其語言爲最重要！假如不從他們的語言出發，那麼要從那裏開始好呢？

如果葛利維的喜好是把利奇亞人稱作蛇的話，路易山傑斯對他的觀感就只能向地球上專門聆聽告解的聽聞僧說了。

路易山傑斯親眼看到這個卵形空間的情景後，不禁懷疑起葛利維以往是如何與另兩個團員聯絡的。他不可能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曾經透過這棵樹收迗訊息。也許，他根本不曾像路易山傑斯這樣靠近這棵樹過。

不容懷疑，他是以其他方法跟亞克隆斯基和馬凱思保持定期聯絡。可是，他用的顯然是自己獨創的辦法——例如使用藏在他行囊中的迗訊器……不！不可能！路易山傑斯雖然對物理學完全外行，但是他馬上就否定了這個假設。他知道，在利奇亞這樣的地方操作迗訊器是有障礙的。利奇亞全境都在水晶崖傳訊樹所發射的波長頻率籠罩下。想到這裏，令人覺得不安。

這時，休提卡囘來了。神父不是憑身體上的特徵辨別出來——他的肉垂跟群衆裏所有的利奇亞人一樣，囘復爲不醒目的深藍紫色——而是由於他朝自己的方向走來，所以確認是他。

「話已經傳去了。」他說：「克雷迪西奇・庫東那邊已經收訊；可是地球人都不在，據說，他們已經好幾天沒囘去了。」

豈有此理！葛利維曾說幾天前才跟馬凱思談過話的。「確實嗎？」路易山傑斯不安地問。

「確實！據說招待所裏一個人也沒有，所有行李都不見了。」這個頎長的利奇亞人不安地舉起四隻指頭的手。「這好像是不好的消息！我實在很不想把壞消息帶給你！因爲我第一次見到你時聽到的是好消息！」

「謝謝你！請別放在心上。」路易山傑斯不經心地說：「這不是你的錯！」

「傳達消息的人也有責任！至少，利奇亞人的觀念是如此。」休提卡說：「任何行動都不能有完全的自由。根據我們利奇亞人的看法，我們前一次的談話，顯然是你比較吃虧。因爲你把關於鐵的事情告訴我們，使我們獲益很多。如果你願意看看我們如何利用那種鐵，我們會覺得非常光榮，而且也能補償我剛才把壞消息帶給你的罪過。如果不妨礙你的工作，能不能請你今晚到我家去，我很想告訴你我們利用鐵的情形。」

路易山傑斯馬上屏住氣息，抑壓住心底的興奮。深入利奇亞人生活的機會終於來了！說不定由於這一次的訪問，探索出利奇亞人的精神生活以及在過去與未來永恒的善惡交戰中，神賜予利奇亞人的任務。在了解那些之前，利奇亞人只不過是伊甸園中善的、理性的有機思考機械，是有尾巴而沒有靈魂的萬能動物。

可是，問題在於家裏有病人。葛利維到明天早晨前可能都不會醒來。他已經按照一公斤體重用十五公分藥的比例，讓葛利維服下足夠的鎭靜劑。可是，病人和小孩一樣，永遠不能以常理判斷。只根據初期症狀，並不能保證不會發生過敏性休克。而且，藥力一旦從葛利維結實的身體失去效用，必須馬上再追加藥量。即使沒有以上這些可能，葛利維在這個本就一無好感，現在又使他受傷的行星上醒轉過來時，也會非常渴望聽到地球人的聲音。

可是無論如何，葛利維並沒有嚴重的危險，不需要一直有人看護著。他不是小孩，而是十分頑強的男人。

神父有時的確太過細心了。這是虔誠的人容易犯的一種自大心理，也是自古以來教會促人自覺時遭遇到的最大一個難題。事態嚴重時，甚至會出現照顧病人的聖職者，像印度教的害獸崇拜

者那樣，一味注視污穢的東西。或者像西蒙·史泰萊茲那樣，雖然受到神的賞賜，卻成爲後人攻訐教會的口實。路易山傑斯固執地認爲自己是神所創造的，甚至於把自己視爲神一般的人，當然照顧葛利維就是他現在的聖職。可是，葛利維值得他這麼做嗎？

還有，他必須考慮到這顆行星上所有人類的問題。不！不僅如此！是整個神學的問題，是廣泛的、悲劇性的、解開原罪之謎的迫切問題……若能在大赦之年送到教皇面前，該是一件多麼好的禮物——比伊麗莎白二世加冕式中宣布成功攀登聖母峯更偉大、更有意義！

當然，這將會成爲研究利奇亞的最終目的。可是根據路易山傑斯長期觀察的結果，這顆行星似乎會出現一種完全不同的東西。那是一種可怕的預兆。無論如何禱告，也消除不了這種疑懼；然而，縱然那種可能性確實存在，他也不能爲了葛利維而犧牲這個機會！

如此思索自己一生的良心問題的路易山傑斯，和所有幹練的耶穌會神父一樣立即下了一個決定。天主教徒必須非常虔誠，尤其耶穌會的神父更要有魄力！

「謝謝你！」他以微顫的聲音向休提卡說：「我很高興能到府上拜訪。」

3

「葛利維？葛利維！起來吧！你——葛利維！你到底在那裏？」

葛利維呻吟著想要翻身，可是稍一翻轉，周圍的牆壁竟都搖動起來，他正發著高燒，嘴裏像含了一塊滾燙的煤焦油，加上無法動彈，更令他焦燥不已。

「葛利維，起來吧！是我——亞克隆斯基。神父在那裏？到底出了什麼事？爲什麼都不跟我們聯絡？啊！危險——」聲音尖而遠的傳來。

警告已經太遲了。因爲葛利維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危險。他一直熟睡著，完全不知道自己在時空中的位置。當他反射性地想避開吵雜聲的一瞬間，吊床提了一下，他就被甩下去了。

他重重地摔落地面，右肩正好撞在牆壁上。可是他並不感覺疼痛。他那尙未恢復知覺的腳，仍高高地吊在吊床的吊帶上。

「到底怎麼囘事？」

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傳來。像橡果掉在屋頂上的聲音。接著，地板上輕微地響起物體碰到地面的聲音。

「葛利維，你生病了嗎？不要動！我拉開你的脚！馬凱思，痲煩你打開房間的瓦斯好嗎？情況好像有點不對！」

片刻之後，閃閃發亮的牆壁開始放射出黃色的光，接著又變成由燈罩下發出的白光。葛利維舉起一隻手揉揉眼睛。可是沒有用，疲倦侵襲著他。亞克隆斯基那張圓、柔和而擔憂的臉出現在他的頭上，像縛住的氣球般飄浮不定。雖然沒看到馬凱思，不過已經令他覺得很滿足了。亞克隆斯基怎麼會出現在這個地方？他覺得很奇怪。

「到底……爲什麼……」葛利維只說了這幾個字，兩邊的嘴角就像裂開般疼痛。他現在才發覺上下唇不知何故竟緊緊膠着在一起，可見他已經昏迷很長一段時間了。

亞克隆斯基可能意會出這種無言的詢問。「我們是從湖水的地方搭直昇機來的。」他說：「一直沒有你們的消息，使我們覺得很不安，所以決定憑自己的力量來找你們。我想，這比和利奇亞人一起坐噴射客機安全多了，誰知道他們會不會用卑鄙的手段害我們！」

「不要說那麼多！」像變魔術般，馬凱思突然在門口出現。「一看就知道，他很可能是感染了某種細菌。不是我幸災樂禍，還好不是被利奇亞人傷害的。」

身材瘦高、手脚細長、下顎尖削的化學家協助亞克隆斯基把葛利維扶起來。葛利維忍住疼痛，勉強想張口說話，可是只能發出沙啞的「咳咳」聲。

「別說話！」馬凱思以近乎冷淡的語氣說：「還是讓他坐在吊床上好了。神父到那裏去了？能醫治病人的只有他了！」

「一定死掉了！」亞克隆斯基突然大聲說。接著，臉上露出警戒的表情。「假如他還活著，

應該會在這裏！說不定是傳染病啊！馬凱思——」

「忘了戴手套！」馬凱思冷靜地說：「葛利維，你靜靜地睡一會兒吧！不然就要把你打昏。亞克隆斯基，茶壺可能打翻了，你去弄點水來讓他喝，順便看看神父的實驗室裏有沒有藥！」

亞克隆斯基慌慌張張地走出去。葛利維微張開眼，模糊的視線內，竟連馬凱思也看不到了。他有些緊張，全身的肌肉都繃緊了。

「馬凱思——」他忍住痛苦張口說。

那一瞬間，馬凱思又出現了。他用大拇指和食指夾著一團濡濕的脫脂棉花，輕輕擦拭葛利維的嘴唇和下顎。

「不要緊！亞克隆斯基馬上會拿水來。你不要急，馬上就能說話的。」

葛利維稍微安心了。馬凱思是值得信賴的。可是，讓人像嬰兒那樣擦拭著自己的嘴唇，實在有傷尊嚴，想著，控制不住的淚水便從他鼻翼兩邊落下來。馬凱思兩次以靈活的動作替他把淚水拭掉。

這時，亞克隆斯基右手掌向上，好像捧著什麼東西走進來說：

「我找到這個！實驗室裏還有，另外還有做藥的模子和研鉢、研磨棒，不過都洗乾淨了。」

「好！用用看！」馬凱思說：「還有什麼嗎？」

「沒有了，消毒器裏裝著注射器。這樣，你可以看出是怎麼囘事了嗎？」

馬凱思稍微咋著舌，概略說出重點。

「藥箱裏可能有適當的抗毒劑，」他繼續說：「可是，如果路易山傑斯沒有留紙條，我們就

無從知道。」

他一面說，一面抬高葛利維的頭，把亞克隆斯基拿來的藥片按入葛利維的嘴裏，又餵了兩口水。葛利維原以爲水是涼的，等喝到嘴裏才發覺是燙的，忍不住嗆了一下。馬凱思迅速捏住他的鼻子，藥片才順利吞了下去。

「有沒有神父的動靜？」馬凱思問。

「沒有！完全沒有！東西都整理得好好的。研究器材也都整整齊齊，兩套森林服還在衣櫃裏。」

「說不定是出去找人了！」馬凱思一面思索、一面說：「他到目前，可能已經認識不少利奇亞人了！他對利奇亞很有好感。」

「可是有病人啊！他不會那樣做的。沒有特別緊急的事，他絕不會那樣！也許，他只是想出去處理一些平常的小事，準備馬上囘來，可是卻……」

「卻因爲過橋之前忘記踩三下，所以被調皮鬼抓走了！」

「你趁機笑一笑也好。」

「我不是笑他！處在異族文化中，確實可能由於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被殺害。不過，但願路易山傑斯絕不會碰到這種事的！」

「馬凱思……」

馬凱思走近一步，看著葛利維。透過一層淚霧，葛利維看到的馬凱思的臉孔是模糊而飄移的，他說：

「好！葛利維，你說吧！我在聽著！」

可是已經太遲了。剛才服下的鎮靜劑開始生效。葛利維勉強搖搖頭。馬凱思的臉孔又逐漸消失在朦朧的彩虹漩渦裏……

＊　＊　＊

很奇怪！他無法眞正的睡着。他已經睡足一個晚上了。於是，他開始半清醒、半昏迷地度過這漫長的一天。他聽到兩個調查團員的談話聲，心裏產生一種必須在路易山傑斯囘來前，把事實告訴他們的緊迫感，他不是完全清醒，而是呈輕度的昏睡狀態。加上體內有將近三十哩的乙醯水楊酸，氧的消耗量非常高，因此不只會暈眩，思潮更是像脫韁的野馬般奔馳。他並不知道，在這種狀態下，他所消耗的熱量一部分是來自體內細胞裏的蛋白質。不過，他卽使知道，也無可奈何。

說話聲一直清晰可聞，但是無法完全了解話中的含義。偶爾也有些抓不住的、斷斷續續的夢，和他們的聲音混雜在一起。那是從實際生活剽取來的斷夢，非常逼眞，但是令人感覺十分沈悶。後來，意識已經清醒了一半，以往一些單純的雄圖大志開始接二連三地浮現：領導探險隊的計劃、和地球上的要人接頭的計劃、提出利奇亞不適合地球人類居住的秘密報告、挖設由墨西哥到秘魯間的地下隧道、將利奇亞行星上的輕量原子全部以強烈的核融合反應改變爲一個葛利維原子、將利奇亞毀滅掉的計劃！……

亞克隆斯基——馬凱思，你來一下！你看這是什麼！你懂得利奇亞語，你來看看門口的留言

板上寫了什麼！

（腳步聲像貓爪般輕輕地響起）

馬凱思——那是表示『內有病人』的標誌。不過，這種寫法不太純熟，不像是利奇亞人寫的。表意文字必須相當熟練後才能寫得好，所以，寫這個的人一定是路易山傑斯！

亞克隆斯基——眞想知道他留了這些字以後到那裏去了！奇怪，我們進來時怎麼沒看到？

馬凱思——並不奇怪！因爲那時候很暗，我們根本沒想到這上面會有留言！

（門輕輕關上的聲音。坐墊型椅子吱吱響了幾聲。）

亞克隆斯基——我們是不是該準備作報告了？這二十小時一天的時間雖然沒浪費掉，但是也將近結束了！你還贊成開發這顆行星嗎？

馬凱思——嗯！我們並未在利奇亞看到任何危險的證據！葛利維事件也許值得考慮，不過，如果他眞的陷入危險狀態，神父應該不會隨便離開。同時我想，地球人也不會故意侵害這個地方。這裏在精神和經濟等方面，都太穩定了！

（危險！危險！在葛利維的夢裏，有人這樣警告說：快要爆發了！這和一六七八年的天主教復活陰謀事件完全一樣！這時，像變魔術般地，葛利維的眼睛突然睜得滾圓，嘴巴感覺疼痛不堪。）

亞克隆斯基——我們到北方之後，一直沒得到這兩個人的訊息，你認爲這是爲什麼？

馬凱思——不知道！在聽到路易山傑斯的解釋之前，我們怎麼猜測都沒用！也許，等葛利維頭腦清醒一點之後，我們就知道了！

亞克隆斯基——我眞擔心！好像有什麼不好的預兆！這個城市是不是位在這顆行星的通訊網中心，所以我們就選擇了這裏！可惡！接連發生幾件事，沒有收到訊息、葛利維生病、神父又不見踪影……在這裏，莫名其妙的事可眞多！

馬凱思——地球中央的巴西，至今也還有很多無法解決的問題啊！你又何必舉火星和月球作例子！

亞克隆斯基——他們還可以找出問題的重點。只要了解巴西周圍的事情，便可以找到許多線索，連那種會吃人的小魚，那叫做什麼？對！叫做吃人魚的，也是一樣。可是利奇亞並非如此！我們甚至連本身對利奇亞了解的片段知識到底是本質的、還是偶發的，都無從辨別！也許，這裏藏了許多我們所無法想像到的秘密呢！

馬凱思——亞克隆斯基，別用禮拜天頭條新聞的口吻說話，好嗎？你太小看自己的智慧了！你說「無法想像的秘密」是指什麼？利奇亞人會吃人嗎？他們是受森林中未知之神指使的魔鬼嗎？還是故意戴上善良的假面具，其實心理乖僻、邪惡，會使人心跳停止、血液凍結、骨頭戰慄的壞人？如果這是你的看法，我希望你能自動取消，因爲那只是你自認害怕的抽象觀念而已！我不想認眞談論這個問題，也不想認眞去考慮這個問題！

亞克隆斯基——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不管怎樣，現在先別下結論！假如神父與葛利維眞的沒事，我可能也會贊成你，我畢竟沒理由反對開發這顆行星啊！

馬凱思——那樣就好！路易山傑斯一定也會贊成，我們全體的意見就都一致了！我想，葛利維應該沒有反對的理由！

（葛利維正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的會議室裏，當著滿座的委員，戲劇性地比劃著一根指頭，用與其說是勝利，不如說是悲哀的心情向拉蒙・路易山傑斯神父證言。可是當他說出自己名字的那一瞬間，夢突然醒了。他發覺室內變得稍微明亮些，是利奇亞式的濡濕的、帶著灰色色調的黎明，正揭起了一天的序幕嗎？

他剛才向委員們說了些什麼呢？那確實是一句日後也可派上用場、具有決定性、不容辯駁的有力證辭，可惜他已經想不起來了。現在停留在他腦中的，只是那句話裏的餘味，但那是毫無實質意義的。、

亞克隆斯基——天亮了！我想，我們應該採取行動……

馬凱思——直昇機有沒有繫在木樁上？這裏的風確實比北部強。

亞克隆斯基——嗯！也蓋上了防水帆布。目前的工作只剩下掛上吊床了。

（亞克隆斯基無意識地轉了幾圈。）

馬凱思——噓！那是什麼？

亞克隆斯基——嗯？

馬凱思——你看！

（腳步聲十分的輕微。葛利維知道那是誰。他勉強把眼睛睜開一條縫，可是只看到天花板，看到均勻的色澤和弧度逐漸縮小的圓形屋頂。隨卽又被拉入輕飄飄的夢霧裏。）

亞克隆斯基——有人來了！

（腳步聲近了。）

亞克隆斯基——是神父！從這裏可以看到！好像平安無事，只是步伐很沉重！可能太疲勞了！整夜在外面流浪當然會這樣。

馬凱思——到門口迎接他吧！否則他走進屋裏，看到我們，一定會嚇一大跳！他絕對想不到我們會到這裏來！我順便要去把吊床拿出來。

亞克隆斯基——好啊！

（腳步聲停止了。一陣石子相碰的刺耳聲之後，接著就是門轉動的聲音。）

亞克隆斯基——神父，你回來了！我們也是剛到哩！咦？怎麼了？你也生病了，馬凱思——

（有人在跑步。葛利維想抬起頭來，可是沒有用，反而使頭部更沉入吊床上的硬枕頭裏。他努力克服極度的痛楚，發出一聲呼叫）——

葛利維——馬凱思！

亞克隆斯基——馬凱思！

（葛利維喘了一口氣，終於放棄長期的奮鬥，又沈沈地睡着了。）

4

走進休提卡的房屋，關上門後，路易山傑斯用充滿期待和興奮的眼神，看著柔和明亮的玄關。他不知道自己想看些什麼，事實上，休提卡的房屋和他的宿舍完全一模一樣，想看到別的什麼是不可能的。因爲他們的宿舍裏除了實驗室的器材和幾個由地球上帶來的裝飾品外，一切家具都是利奇亞人提供的。

「我從各個博物館刮取了金屬隕石，照你所說的那樣打扁！」他在脫雨衣和雨鞋時，休提卡在他後面說：「結果正如你所說那樣，產生了明顯而強烈的磁力。我們已經下了命令，讓所有的人從利奇亞的各個角落尋找鎳鐵隕石，送到這裏的電氣試驗場來。天文台如果發現有隕石下落的可能，也會發出預報。可是很遺憾，這裏很少有隕石會掉落下來。據天文學者說，你們的行星上經常會發生『流星雨』，可是這裏從來沒有過！」

「說的也是！那應該在一開始就考慮到了！」路易山傑斯一面跟隨利奇亞人走到起居室裏，一面這樣說。這裏以利奇亞人的標準來說，是很平常的一個房間。除了他們兩個人之外，沒有第三者在。

「噢！那很有趣！爲什麼呢？」

「我們所居住的太陽系裏，有一種如砥石車的巨大物體，會在普通大小的行星軌道上散落無數的微小星星，並且在環狀的軌道上環繞著。」

「爲什麼呢？根據調和的原理嗎？」休提卡說著坐下來，請客人坐在另一個坐墊形的椅子上。「我們常會懷疑那種原理是否眞實！」

「我們也是一樣！可是在這種情形下，這種原理就不適用了。在軌道上的小天體，偶爾會互相碰撞，結果降下麻煩的隕石。」

「爲什麼會形成那種不安定的星群呢？令人費解！」休提卡說：「你能不能說明給我聽？」

「我沒辦法說得很詳細，不過——」路易山傑斯說：「有些人認爲在那軌道上面，存有固定的行星，它們會基於某種原因爆炸。我們的太陽系裏，曾經有一顆衞星發生過那種情形。該衞星所隷屬的行星，周圍遂形成一個由破片組成的圈子。有人認爲那是太陽系形成時，沒有凝固成行星的材料。這兩種想法都有其缺點，可是都互相補充對方的缺陷。所以，兩者都有某種程度的眞實性。」

休提卡的眼睛顯露出利奇亞人深思時特有的「內層的閃動」，似乎懷著不安和憂慮。

「那兩者似乎都不值得採信。」他停了一會兒又說：「根據利奇亞人的理論，無法確認的問題，本身就是無意義的。」

「可是，地球上確實有很多深信那種理論的學者，我的同伴葛利維就是其中之一。」

路易山傑斯突然露出笑容。費了許多時間勤學到利奇亞語的結果，使他不僅能和利奇亞人交

談，也能和利奇亞人討論觀念性的問題，這是他學習其他語言從未體會過的樂趣。

「可是，收集那種落石可能很困難吧！」他說：「是不是有附帶的獎勵？」

「嗯！大家都了解這件事的重要性，所以都很熱心！」

他的回答跟神父的問題稍有出入。神父在記憶裏搜索利奇亞語中與「獎金」相等的字詞。可是除了剛才他所用的「獎勵」之外，找不到更恰當的了。他發覺利奇亞語裏也沒有「貪欲」這句話。如果具體地舉例說發現一顆隕石就發給一百元等等，這位利奇亞人可能會覺得迷惑，所以神父決定放棄這個話題。

「如果落石下降的可能性非常小，」他找到替代的話：「那麼，無論大家如何努力搜尋，也達不到足夠供給研究的數量；同時，所找到的東西與其說是金屬，倒不如說是石頭。所以，應該設法擬定一種挖掘鐵的新辦法。」

「我知道。」休提卡遺憾地說：「可是目前根本沒有別的辦法可行。」

「如果能在這顆行星上找到微量的金屬就好了……這裏並沒有礦脈，我們即使使用精煉法也沒有用。嗯……休提卡先生，鐵細菌怎麼樣？」

「有那種東西嗎？」休提卡露出疑信參半的表情，歪著頭問。

「我也不知道！請你向貴國的細菌學者請教看看。這裏如果有地球上稱的那種細菌，就應該有能使鐵還原的元素。這顆利奇亞自有生命以來已有數百萬年了，理當有過那種突變，而且應該很早就有了。」

「如果是那樣的話，爲什麼以往都沒發現？利奇亞的細菌學是所有學問中最進步的。」

「那可能是——」路易山傑斯熱心地說：「因爲你們不知道應該從何處着手，同時，這種細菌可能和鐵一樣少。地球上由於鐵礦豐富，那種細菌和原生動物的繁殖機會也比較大，在一大片礦床上，此種細菌往往成爲化石的鞘，可找到幾億以上的數量。也有人認爲礦床是由於此種細菌所造成的，不過我不相信。細菌會使二價鐵氧化成三價鐵，得到熱能。只要氧化和還原的程式和溶液的Ph值配合得當，這種變化是一定會產生的。如果這兩種條件都是腐敗的細菌，會產生同樣作用。地球上的細菌在礦床上繁殖的原因是由於有鐵；可是在利奇亞，這種程式必須倒過來。」

「那麼，馬上着手進行土壤調查計劃！」休提卡說。他的肉垂變成穩定的淺紫色，發亮地顫動著。「利奇亞的抗菌研究中心，爲了發現對醫療有效的新品種微細植物，每個月都要檢查幾千種的土壤標本。如果那種細菌確實存在，我們遲早會發現。」

「當然存在！這裏的細菌當中，有沒有一種硫黃凝集性的眞性厭氣性菌？」

「嗯——有啊！」

「你看！」神父滿意地靠在椅子上，兩手平放在大腿。「這裏一定有豐富的硫磺，否則不會有那種細菌。如果發現了鐵細菌，就請告訴我吧。我打算用培養基培養，帶回地球去，放在地球上某兩位科學家的面前，看他們還有什麼話說！」

休提卡挺直了背，莫名其妙地探出上身。

「抱歉！抱歉！」路易山傑斯趕緊說：「我把我們國家的不雅用語照樣翻成了利奇亞語。其實，那只是一種形容詞。」

「我想我聽得懂。」休提卡說。路易山傑斯在心裏想，他眞的聽得懂嗎？利奇亞的詞彙雖然豐富，可是好像沒有比喻性的俗語；利奇亞人也沒有詩或其他文學創作藝術。「當然，你可以先不管此種計劃的成效如何，而先去實行看看。假如你眞的這樣做，我會覺得莫大的光榮。在社會科學範疇裏長期困擾我們的是，如何給予發明者適當的報酬。一種新的構想帶給人們的貢獻，往往不是有形的報酬所能代替的。想到這一點，令人非常絕望。因此，無論發明者向社會要求什麼，都非常合理。」

路易山傑斯起初並不太了解他的意思，後來仔細一想，覺得他的話很有道理，只是以自己的立場來說，無法完全茍同。如果對地球上的人類講這種話，會令人覺得肉麻，可是休提卡顯然是非常認眞的。

距離調查團提出利奇亞調查報告的時間已經愈來愈近了，不過這樣也好！路易山傑斯覺得能聽到這麼冷靜、中肯的想法的機會不多；況且，休提卡的話很具理性，雖然在他心裏有一種不安的感覺在向他發出警告，不過，那並不是來自戒律或信仰——利奇亞人並不知有神。但是，他們的行爲和思想都合乎道德，因爲對他們來說，只有那樣才是最合理、最富效率，同時也最自然。除此之外，他們好像什麼都不需要。

他們從來不會產生陰鬱的想法嗎？行爲毫無意義、聰明才智毫無用途、從不因生命的空虛而恐懼、沮喪、疑惑，軟弱的生物，怎麼會存在於這個世界上呢？一位著名的無神論者曾經說過：「在被神稱爲絕不動搖、絕望的穩固基礎上，靈魂方能安全建造居處。」

利奇亞人有那樣的思想和行爲，只是因爲他們不是人類，也從未被逐出伊甸園，因此無須背

負稱作原罪的沈重負擔嗎？利奇亞從來沒有過冰河期、也未經歷過七億年一次的氣候大變化。這兩點對一位心思細密的神學者而言，是不可忽視的地理事實。他們不僅免去了原罪的重擔，也免去了亞當的詛咒。

如果眞是這樣，人類能忍受跟他們混居嗎？

「我想請教你一些問題。」一會兒之後，神父說：「你不要覺得對我有所虧欠，按照我們的觀念，一切知識都是公有的財產；可是，我們四個地球人必須很快作出一些困難的決定。你可能知道那是什麼！我覺得我們對利奇亞所知的，還無法下那樣的結論。」

「那當然，你就問吧！」休提卡立刻囘答說：「我知道的事，一定奉告。」

「那麼告訴我，你們會死亡嗎？我知道你們的語言中有死亡這句話，不過好像和我們的用法不太一樣！」

「死亡就是停止變化、恢復存在。」休提卡說：「例如，機械是存在的，但是像樹木之類會穩定成長的生物，一旦停止成長，就是死亡。」

「那你本身呢？」

「一切都是一樣。連『傳訊樹』那麼巨大的東西，遲早也會死亡。地球上是不是也這樣？」

「是的！」路易山傑斯說：「是的！如果詳細說明，可能要花很多時間，不過，我經由許多理由認爲你們可以避免那種不好的結局。」

「據我們的看法，那並非是不好的結局。」休提卡說：「利奇亞是由於死亡才存在著的。植物會死亡，所以才產生瓦斯和油；爲了提供食物給生物，所以某種生物必須死亡；爲了使疾病痊

癒，所以細菌必須死亡，濾過性病毒必須停止繁殖。至於我們本身的死亡，則是爲了提供別人生存空間——至少在能有效降低人口出生率之前，不得不如此，而目前，我們還無法降低人口出生率。」

「照你的看法，那是理想的結局嗎？」

「當然啦！」休提卡說：「利奇亞行星的資源雖豐富，但並非無窮無盡。再說你們不是說過，其他行星上也有居民嗎？所以，利其亞行星若人口過剩，也無法移居到別的行星上。」

「不管任何生物都無法使確實存在的東西竭盡！」路易山傑斯唐突地皺皺眉頭，看著忽紫忽綠的地板說：「由地球幾千年的歷史，我們得到這個結論。」

「可是，竭盡是什麼意思呢？」休提卡說：「任何小東西，無論是一粒石子、一滴水或一塊土，的確都可無限地分析下去，從而得到的知識也是無窮的。可是，一定量的土壤，其中的硝酸鹽會消失。當然它不是無緣無故的消失，而是耕種方法不當時就會消失。以剛才所說的鐵作爲例子，如果利奇亞的鐵生產量超出需要量，那麼，藉由收集落石或進口來增進經濟上的成長，實在是一件毫無意義的事。這並不光是知識的問題，而是能否利用知識的問題。如果無法充分利用，再多的知識也沒用！」

「的確，你們沒有豐富的鐵，也可以生活得很好。」路易山傑斯贊同地說：「利奇亞的木製機械很精巧，各行業的技術人員都不會感覺不方便。人們可能遺忘了，不過，地球上也曾大量使用木製的器具。我們家到現在還有一架木製的咕咕鐘。以地球的時間單位來說，那應該是兩世紀前的產品了。除了鐘擺是鉛製的以外，其餘部分都是木製的，照樣有將近百分之百的準確性。自

從船隻改用金屬製之後，雖然經過無數年代，但是船上樑的支點卻還必須用木頭做。」

「木材是一種多用途的優秀材料。」休提卡也同意他的說法。「和陶器、金屬比較起來，木材唯一的缺點就是品質無法固定，所以必須充分了解各種木材的品質差異；另外，複雜的零件可以利用陶器模型來製造。就是讓木材在成長期間即接受模型的壓力，以增加密度，成爲所需的形態。大型零件可直接使用柔細的沙岩磨磋，再用石板加工。石板對木材成品來說，是不可少的工具。」

不知什麼原因，路易山傑斯突然覺得有點愧疚，也許是剛才提到故鄉德國製咕咕鐘時的感覺所擴大成的。

利馬郊外的神父家裏，應該已經換裝了不佔地方、寧靜又準確的電動報時器；不過，那種電動報時器除了最新的技術之外，還含有可鄙的商業氣息，所以大都像患有嚴重氣喘病似地哮喘著，在人們意想不到的時候發出低沉的呻吟聲。它們的外表都是流線形，不是太大就是太醜，大都無法正確報時。由於內部是以定速馬達轉動的齒輪，所以無法調整快慢。由工廠送出後，便開始以自己的速度轉動著；而木製的咕咕鐘則不然。每隔十五分鐘，咕咕鐘的兩扇木門便自動打開，跳出一隻鶺鴒用悅耳的聲音報時。一個小時的時候，鶺鴒會再度出現，然後杜鵑鳥也隨之出現在杜鵑鳥叫以前，會聽到很柔和的鐘聲。對咕咕鐘來說，午夜和正午是不同的。時間變成了時鐘下的產品。咕咕鐘的正確性非常高，一個月幾乎差不到一分鐘；同時，使用方法非常簡單，只要每晚臨睡前將三顆鉛錘拉上就可以了。

製造這個鐘的人遠在路易山傑斯出生之前就去世了。神父在有生之年至少買過一打便宜的電

鐘，全部都很快就故障。其實那也是在製造廠商的計劃之內。那些廠商都是前世紀末葉狂掃美國、具有浪費傾向的「計劃性衰退」之後裔。

「是嗎？」他謙虛地說：「能夠的話，我還想請教您一個問題，不過，這算起來是同一個問題。剛才我問的是利奇亞人會不會死亡，接著要問的就是你們如何出生。我常常看到街道旁的民房裏有許多大人，不過卻從未看過小孩子。您能不能告訴我其中的理由。我想你大概是單身漢，如果你不方便說的話，那就……」

「沒那囘事！我們之間沒有不能談的。」休提卡說：「你一定知道，利奇亞的女性都有貯藏卵的肚囊。那對我們而言是一種幸運的突變，因爲這顆行星上有許多會偷竊卵的種族。」

「我們地球上也有一種動物具有這種構造，那叫做有袋類動物。」

「我們的女性每年會產一次卵，把卵貯藏在肚囊裏。」休提卡說：「然後外出尋找自己所喜愛的男性，以使卵受精。我至今仍然單身，就是因爲一直沒有受到女性垂青。明天是第二個結婚季，我可能會被選上。」

「是嗎？」路易山傑斯很謹愼地問：「那麼，那種選擇的標準是什麼？感情嗎？還是理智？」

「感情和理智根本是同一個東西。」休提卡說：「我們的祖先並未忽視遺傳學上的需求，所以，我們的感情絕不會和優生學的知識互起衝突，也沒有理由互相抗拒。相反的，我們的感情會很自然地配合著優生學上的需求。

「結婚季結束後，隨著就是『移動日』。那時卵子都已受精，等待孵化。不過你這次看不到

的，因爲那已是你們囘去後的第二天，到時候利奇亞人全部都要到海邊保護女性，以免她們受到其他肉食動物的侵害。然後，女性就儘可能地游到海底深處生小孩。」

「生在海底？」路易山傑斯難以置信地問。

「嗯！生在海底。然後大家都囘到家裏，在下一個結婚季來臨之前，照常工作。」

「可是……小孩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他們會自己成長。當然也有很多會死掉，而且多半是被與我們同類的大蜥蜴吃掉的。所以我們一看到蜥蜴就會盡量撲滅。但是無論如何，大部分的小孩到了一定時期就會囘到自己的家裏。」

「囘到自己的家？休提卡先生，我聽不懂！他們不會溺死嗎？還有，你說他們會囘來，可是我連一個都沒看見過？」

「你看過的！」休提卡說：「而且應該經常聽到那種聲音才對！你本身不是也——噢！對！你是哺乳類，難怪會不曉得。你們是把小孩放在巢中養大，所以能辨別自己的孩子，而孩子也能辨別出自己的父母。」

「嗯！」路易山傑斯說：「一點都不錯！」

「可是我們不能夠那樣！」休提卡說：「請你到這兒來一下，我讓你看看——」

休提卡打開門。神父看看外面，發覺天快亮了，內心裏不覺一楞。滿佈雲彩的東方天空，微微露出珍珠色的曙光。樹林裏吵雜的「嗡嗡」聲、「咯咯」聲不斷持續下去，偶爾還有一些尖銳的「咻咻」聲。翼龍的影子飛過街上的天空，緩緩飛向海邊。遙遠的水面，還有一些朦朧的影子

。看起來像是利奇亞人的滑翔機，不斷從水面上躍起，緩緩越過波浪，可是在六十碼的地方又再度落下。海岸的沼澤處，可以聽到沙啞的咆哮聲。

「你看！你聽到了吧！」休提卡輕輕地說。

那是想爬上岸的生物嗎？或者是一種和利奇亞人相似的生物？這實在很難辨別！此時，那種生物又發出抗議般的沙啞聲。

「那些孩子們最初的遭遇非常艱困。」休提卡說：「可是，他們總算度過最艱難的時期！他們已經上岸了。」

「休提卡先生！」路易山傑斯說：「你說的小孩是不是——肺魚？」

「嗯！」休提卡說：「那就是我們的小孩。」

5

亞克隆斯基打開門的時候，路易山傑斯踉蹌了一下。如果要仔細解釋的話，可以說是由於肺魚不斷咆哮所造成的。因爲回來得太遲，又擔心葛利維的病，以及發覺葛利維一直都在撒謊的多重衝擊，使得他更加難過。他在下著毛毛雨、尚未全亮的天空下走回自己的屋子時，對單獨留在家裏的葛利維懷著愈來愈強烈的愧疚；另外，爲了滿足好奇心而忽略了看護義務後，突然發現亞克隆斯基和馬凱思回到這裏的震撼，也是造成他幾乎昏倒的原因。

不過，從休提卡那兒回自己家的途中，不斷有利奇亞小孩的呻吟聲，由近至遠地刺激著他的神經，才是造成他如此的最大因素。

他的意識只昏迷了一下子。等他拚命恢復自制力後，才發覺亞克隆斯基和馬凱思已合力扶著他坐在實驗室的矮腳凳上，並且攙著他的身體，讓他保持平衡，以便替他脫掉雨衣——這和不脫掉上衣就脫背心一樣，是位相數學上的難題。神父有氣無力地把自己的手臂由外衣袖子裏抽出來，揚頭看看馬凱思。

「馬凱思，眞對不起，讓你看到這種場面！」

「別說傻話了！」馬凱思平靜地說：「你不必說什麼！不管怎麼樣，今天晚上爲了讓葛利維安靜，我們已經筋疲力盡了，拜託你別再折磨我們！」

「我知道！我不是生病，我只是有一點累。」

「葛利維到底怎麼了？」亞克隆斯基問。馬凱思用手勢表示「噓！」

「不要緊，馬凱思！你一定也想問我。我眞的不要緊！葛利維是今天下午被植物刺傷，中了葡萄玳的毒。不！是昨天下午！你們到達後，他的情況怎麼樣？」

「很嚴重！」馬凱思說：「你不在，我們不曉得要如何處理，所以把你留下的兩片藥給他服下了。」

「眞的嗎？」路易山傑斯把兩隻脚沈重地放在地上，想要站起來。「你們不曉得應該如何處理，所以也不能怪你們，不過，藥量太多了！我還是去看一下比較好——」

「不要緊的！路易山傑斯，你坐著吧！」馬凱思的語氣很溫和，但是含有一股無法抗拒的威嚴。神父打從心底感謝這個魁武的人的善意，順從地坐囘長椅上。長靴從他的脚上脫落，掉在地板上。

「馬凱思，這裏只有我是醫生。」他有氣無力地說：「不過，你處理得很好！是不是沒有什麼嚴重症狀？」

「對！他看起來很虛弱，不過整晚都淸醒著，到剛剛才睡着。」

「好！那就好！明天可能需要作葡萄糖靜脈注射。在利奇亞這種地方，服用太多水楊鹽酸恐怕會有麻煩。」他嘆了一口氣：「我睡在他的房間，萬一他有什麼變化，我可以照顧。好吧！其

他的事明天再說吧！」

「如果你們沒有遭遇到棘手的問題，當然可以了！」

「噢！」路易山傑斯說：「很遺憾！棘手的事情太多了！」

「是嗎？」亞克隆斯基說：「我猜得一點也不錯！馬凱思，我不是說過了嗎？」

「很嚴重嗎？路易山傑斯？」

「不——不會給我們帶來危險！這一點是可以確認的！我們大可先休息一下再來討論。你們大概也很疲倦了！」

「我們確實很累了！」馬凱思同意地說。

「可是，爲什麼從不跟我們聯絡呢？」亞克隆斯基以埋怨的語氣說：「我們都擔心極了！如果眞的發生什麼困難，也應該——」

「絕沒有導致性命危險的事，」路易山傑斯很有耐心地說：「至於爲什麼沒跟你們聯絡，我也和你們一樣莫名其妙。在昨天晚上以前，我一直以爲和你們有定期的聯絡，因爲那是葛利維的工作。我以爲他很盡責。他生病以後，我才知道他並沒有……」

「那麼，只好等他醒來後再問他了！」馬凱思說：「不管怎樣，我們都該睡了！坐直昇機在濃霧裏飛行二千五百英里並不是件舒服的事。我眞的睏了，可是，路易山傑斯……」

「什麼事？」

「我先告訴你，我實在不喜歡再這樣拖延下去！明天，我跟亞克隆斯基都必須把調查工作作個結束。再過三天，太空船就要來接我們囘地球了，在那之前，我們必須把該知道的一切以及囘

地球後該說的一切都作個整理！」

「嗯！」路易山傑斯說：「你說得對！我懂——。」

* * *

秘魯神父兼生物學家路易山傑斯比其他三個人醒得早，事實上，他不像其他三個人那樣，僅僅是純粹的肉體上的疲勞。他從吊床上下來，走到葛利維旁邊察看。這時，利奇亞陰沈的白日已經快要走到盡頭了。

葛利維依然在昏睡狀態，略微骯髒的臉蒼白而憔悴。這個被強迫服用過多種藥物、以至於到目前還無法清醒的病人，必須趕緊治療才行。幸好他的脈搏和呼吸已經接近正常。

路易山傑斯輕輕地走到實驗室準備葡萄糖注射液，然後開了一個蛋粉罐頭，做了一些蛋白牛奶酥放在加蓋的容器，再放入烤箱中——這是爲其他三個人準備的。

接著，神父又囘到寢室，在葛利維的吊床邊裝上注射點滴的架子。他把注射針插入葛利維手肘上方的靜脈中時，葛利維一點反應也沒有。神父用膠布把注射針固定好，再檢查注射液的滴落情形，然後囘到實驗室，坐在顯微鏡前的椅子上。在這天色漸暗的傍晚，他感到一股像吊在半空中的空虛感，以及如中毒般的疲憊。幸好他的腦子還很清醒。烤箱裏的蛋白牛奶酥開始緩慢地起泡，輕輕打著漩渦，一會兒之後，沁鼻的香味游過來。這表示奶酥的表面即將或已經變成淺褐色了。

外面突然下起了傾盆大雨，半晌之後又突然停了。短促而炎熱的利奇亞夏季已經快到了。這裏的冬天雖然漫長，但是並不寒冷，因爲這裏的緯度絕不會出現攝氏二十度以下的氣溫。即使是極地，冬季氣溫也比冰點高出許多，一般都在十五度左右。

「這是早餐的香味嗎？路易山傑斯！」馬凱思不知什麼時候也醒了。

「是啊！馬凱思。在烤箱裏，大約兩、三分鐘以後就可以吃了！」

「太棒了！」

馬凱思說著便退出去。工作枱對面放著那本從地球上帶來的深藍色燙金書。神父不自覺伸手取過來，翻到第五百七十三頁。看這本書，至少可讓他思考些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

他接著上次看到的雅妮塔部分看下去。「爲了減輕史魯拉的暴虐，和史留凡尼黨十二名傭兵的劣根性，另外，（如吉爾勃最初說過的）也爲了替馬克拉維斯守貞，斐莉佳答應滿足何努夫留斯貪淫的慾望。」等一等！這裏怎麼說斐莉佳是貞潔的？噢！對！前面有一句「吉爾利亞死後，被米開耶魯改宗時……」這樣一來就說得通了。斐莉佳的罪本來只是心靈的不貞而已。「……可是她擔心她的丈夫會運用權力，和尤堅尼斯．葉利米亞斯發生亂倫關係。曾經誘惑過雅妮塔的米開耶魯，同意她順從何努夫留斯的要求——」對！這樣就不矛盾了！米開耶魯對尤堅尼斯也懷有野心。「雅妮塔雖然很生氣，可是米開耶魯威脅她說（渥登說的），基於以前的經驗，在議論中爲了圖方便起見所說的善意謊言，並不構成罪過；不過，萬一她再使用這種手段……」

好！很好！他總算開始看懂這部小說的意思了。這位作家顯然在一步一步地澄清自己的意圖。他在心裏想：但願不要和書中虛構的拉丁家庭裏的任何一個人認識。他也不想成爲他們任何一個人的告解神父。

對！光看這些虛構的人物，就知道作者必是一位腦筋相當好的人物，在英語國家或其他任何國家，都算得上是一流的作家。如果不先入爲主地認爲是作者故意設計的人物和事件，這部小說的確沒有矛盾處，只要讀者很自然地、用感性的心情去閱讀就好了。書中的原文旁有十九世紀人加的註解，像爬藤般密密麻麻，不過仔細看都可以分辨得出。

「好了沒有？神父！」亞克隆斯基又走了進來。

「大概可以了！你先端出來自己吃吧！」

「謝謝你！要不要把葛利維叫起來一道吃？」

「不！他現在正在作點滴注射。」

「哦，我知道了！」

路易山傑斯終於了解問題的癥結所在了。只要這種印象不被幻滅所擊潰，他就能面對它！這個問題幾十年來，一直困擾敎會和修道院。他細心地再看了一遍。問題就是這樣——

「他掌握霸權她順從嗎？」

令人奇怪的是這句話中間並沒有逗點，可是，這分明是兩個問題，所以答案應該是有兩個。何努夫留斯掌握過霸權嗎？對！掌握過！這部複雜的小說由始至終都以他爲主，連受神恩寵的米開耶魯也要對他妥協。雖然何努夫留斯本身並未察覺，不過這一切的罪過都必須歸之於他！這是深沈的罪孽？或者只是一項謠傳？但是不管怎樣，他的特權從未受到侵害。

可是，雅妮塔應該順從嗎？不！不應該順從！米開耶魯已經喪失了赦免或保留她的罪過的權力，所以，除了自己的良心以外，再也沒有聖職人員或其他人可以指導她了！由何努夫留斯深切

的責難看來，他的良心必然會走向否定自己的方向。史魯拉的悔悟和斐莉佳的改變，並沒有特別的意義。由於米開耶魯的背信，這兩人和其他人一樣都喪失了靈魂的領導。

因此，答案是很明顯的，那就是——

對！然後，不對！

然後，必須在這句話中加上一個逗點。這完全是作者在開玩笑！這位歷代最偉大的小說家，費了十七年完成的小說，中心主題就在這句話裏。作者隱藏了話中的逗點，也隱藏了他那惡魔式的空虛，連帶地使得崇拜他的讀者也變得空虛。

路易山傑斯顫抖著把書闔起來，眼睛看著工作枱的那一邊，又恢復了先前茫然的神態；不過，他的體內卻湧出一股難以抑壓的得意。在永恒持續的戰鬥裏，惡魔再度失敗了。

他茫然地凝視著外面濕漉漉的夜，無意中看到方形的透明玻璃窗外有一個結實的肩膀。路易山傑斯吃了一驚，原來，不知在何時來到的休提卡正準備離去！

路易山傑斯突然想到留言板上「內有病人」幾個字還未擦掉。不管休提卡爲了什麼目的而來，看到那幾個字後都會打退堂鼓的。神父趕緊探身抓起裝錄音帶的空盒子，用力敲著玻璃窗。

休提卡轉回頭，站在濛濛的雨中看著這邊。他的眼睛爲了躲避飄打的雨絲，用薄膜蓋了起來。路易山傑斯朝他點頭，疲憊不堪地從椅子上站起來，打開玄關的門。

烤箱裏，神父的晚餐正緩緩乾掉，開始發焦。

由於敲窗戶的聲音，亞克隆斯基和馬凱思也走了出來。休提卡由高處平靜地看著他們三人。在他光滑的皮膚以及細碎的、彩虹般的鱗片上，雨滴像油般地滑下來。

「我不知道裏面有病人！」利奇亞人說：「因爲，我今天早上送給路易山傑斯先生的禮物，他忘了帶回來，所以我才來拜訪！不管怎樣，如果不方便，我馬上就走！」

「不要緊！」路易山傑斯用堅定的口吻說：「只不過是普通的中毒而已，不是傳染病。我想沒什麼危險。這兩位就是前往北部的亞克隆斯基和馬凱思！」

「請多指教！那麼，昨天的傳訊並沒有白費！」

「傳什麼訊呢？」馬凱思以標準但不流暢的利奇亞語說。

「昨天晚上我受路易山傑斯之託傳訊給你們，可是克雷迪西奇・庫東那邊回答說你們已經不在了！」

「是的！」馬凱思說：「不過，路易山傑斯，這是爲什麼呢？你不是說聯絡方面由葛利維負責嗎？你還說過，葛利維生病後，你不知道聯絡的方法！」

「我不知道！現在還是不知道，所以我才拜託休提卡先生。他剛才說的就是這件事！」

馬凱思昂頭看著眼前這位利奇亞人。

「是什麼傳言？」

「要你們立刻回克雷迪西哥・蘇法斯市來，因爲你們離開利奇亞的日子就快到了。」

「是什麼意思？」亞克隆斯基問。他努力想弄懂他們談話的內容，可是他在語言方面的能力向來很差，只聽得懂其中幾個單字，所以顯得很不安。

「馬凱思，拜託你替我翻譯一下！」

馬凱思簡單扼要地把大意告訴他，然後說：

「路易山傑斯，你要傳的話就只有這些嗎？這些我們都知道，我們也知道快要離開這裏了！我們有日曆啊！」

「我知道！可是你們以往收到的傳訊是些什麼，我並不知道。假如你們眞的接到了，那麼葛利維和你們通訊的方法顯然是自創的，所以我就想到他行李箱中的送訊器；可是我又想到他可能直接與噴射班機保持聯絡。話再說回來，他也許告訴你們我被殺死，他正在尋找兇手，或者告訴你們回地球的日期要延後……總之，不管他以前對你們說了什麼，我還是必須通知你們趕快回到這裏才行！

「等我到了通訊中心，我才發覺勢必要改變傳話的內容，因爲我無法直接通訊。通訊內容如果太複雜，透過外星人的翻譯後也許會被歪曲。由克雷迪西奇・蘇法斯市發出的通訊一定要透過那棵『傳訊樹』。」

「眞的嗎？」馬凱思向休提卡求證。

「眞的嗎？」休提卡跟著重覆了一次，他的肉垂由於困惑而出現了斑點。路易山傑斯和馬凱思雖然是用利奇亞語交談，可是碰到像「殺死」、「兇手」等利奇亞語中所沒有的詞句時，他們還是必須用英語發音。

「什麼是『眞的』？我聽不懂！是不是意味著有確實的根據？這應該由你們來判斷！」

「但是，確實是那樣嗎？」

「是的！」休提卡說：「在我所知的範圍內確是如此！」

「嗯！」路易山傑斯不知不覺中急躁起來。「當時，幸好休提卡在『傳訊樹』出現，熱心地

幫我的忙。你們應該知道，我只能傳達一些要點，無法說得太詳細。因爲那當中必須透過兩個利奇亞人，才能把話傳給你們。因此，我只能以最大的聲音呼喚你們馬上趕回來，而且祈禱這句話能傳到你們那兒！」

「你們好像有什麼麻煩……這和有病人一樣！」休提卡說：「我還是回去比較好！人有了麻煩時，往往不喜歡外人在場。現在你們有麻煩，我厚著臉皮待在這兒，萬一輪到我自己有麻煩，就不能要求別人不來打擾了！改天我再把禮物送來給你們好了！」

休提卡並沒有說什麼客套的告別話，立刻轉身離去；他懇切的態度給在場三人很好的印象。路易山傑斯用一種孤獨而無奈的心情目送他。不管在任何時候，利奇亞人永遠能看透事情的本質，不會被一味的懷疑困住，地球上最睿智、最果斷的人也無法勝過他們。他們絕不會在思考的黑夜中迷路。

可是，這也是天生的嗎？如果路易山傑斯的想法正確的話，利奇亞人是無須透過教會和解釋等的媒介物，而直接受到宇宙間第二個權威的支持！不會優柔寡斷、不會自尋煩惱，就是該種權威在他們身上顯現的最佳證據；雖然擁有自由意志，但因而經常感覺迷惑的只有神的兒子！

路易山傑斯很想請休提卡晚一點再回去。他們的議論很快便可結束。能有一個純理性的朋友在一旁，對他們也許比較有利；不過，過於依賴朋友說不定也會暴露出自己的弱點。

「我們到裏面詳細檢討吧！」馬凱思說著，關上玄關的門，轉回起居室。他說這句話時，還是用利奇亞語，隨後發覺了，才皺皺眉，轉向休提卡走出去的方向，改用英語說：「還好大家都少睡了一會兒！不過時間已經很緊迫了，如果想在太空船到來前作好結論，必須趕快好好研究一

下！」

「可是我們很難有什麼進展！」亞克隆斯基提出異議，不過他還是隨著馬凱思走進來。「不聽聽葛利維的意見，我們能下結論嗎？這件事必須綜合大家的意見。」

「說得也是！」馬凱思說：「我的想法跟你一樣！我也不想這樣，可是沒辦法！你以爲如何呢？路易山傑斯？」

「能夠的話，我想再等等！」路易山傑斯坦誠地說：「假如我說了什麼，坦白說，我是稍微和你們妥協了！你們不要完全相信我。葛利維那件事，也是因爲我們太信任他了！在現在的狀態之下，相信對方等於不相信對方！」

「你的毛病就是別人在腦子裏想的事，你卻明白地說出口！」馬凱思苦笑著說：「不然，我們還有比較好的方法嗎？」

「沒有！」路易山傑斯承認：「就像你剛才說的，時間已經很緊迫了，所以只好讓葛利維缺席了！」

「不！不行！」寢室門口突然傳來葛利維的聲音。由於身體還很虛弱的緣故，聲音聽起來格外尖銳刺耳。

在場的三個人都嚇了一跳。葛利維只穿一件內褲站在門口，手扶著柱子。路易山傑斯看到他肘上的膠布痕跡，而且在針孔部位稍呈灰色的皮膚下方，也有一塊醜陋的暗紅色血塊。

6

一時大家都沈默了。

「葛利維，你瘋了嗎？」馬凱思突然生氣地說：「在病情惡化之前，趕緊回吊床上去吧！你生病了，你不知道嗎？」

「我並不如你們想像的那麼嚴重！」葛利維發出刺耳的笑聲說：「其實，我已經恢復很多了，嘴巴的腫也消了，燒也退了！我不在的時候，你們即使進行一丁點的討論，我也不會原諒你們！我也是調查團的一員，你們沒有權力排斥我！你們聽著！如果你們利用我不在的期間做了任何結論，我絕不會原諒你們！」

大家都聽著他說。錄音機已經開始轉動了，錄音帶「咻咻」地一直滑進一個密封的容器中。馬凱思和亞克隆斯基相繼以無可奈何的眼神看著路易山傑斯。

「怎麼樣？路易山傑斯？」馬凱思皺著眉頭說，隨即把錄音機關掉。「他隨便離開吊床不要緊嗎？」

路易山傑斯已經走到葛利維的身旁察看他的口腔。腫確實已經消了，留下的裂縫也已長出肉

芽。只是葛利維的雙眼還有點充血，這表示毒血症還未全部好轉；除此之外，就沒有海葱中毒的症狀了。葛利維的外表確實非常憔悴，不過這是疾病初癒的自然現象，也是體內蛋白質大量消耗的結果。至於他肘上的血塊，施行冷敷後即可消失。

「當事者在了解這種危險狀況之下，如果還一味堅持的話，我們也沒有權力阻止他，幸好不會有直接的危險。葛利維現在必須做到的是，不要一直站在這裏，要穿上衣服、用毛毯把脚蓋起來，然後吃一點東西。我來替你弄吧！你恢復得很快，不過恢復期裏如果不和醫生合作，很可能會再度成爲病人！」

「好！我接受你的建議！」葛利維接口說：「我並不是逞強，我只想讓你們聽聽我的理由。請扶我到椅子那裏吧！我還沒辦法走得很好。」

路易山傑斯總共花了三十分鐘的時間，才把葛利維安置得盡量減少身體痛苦。葛利維表現得非常固執，好像故意想拖長被服侍的時間似的。最後，路易山傑斯終於調好一杯非常美味、將來極可能成爲利奇亞主要輸出品的庫卻特的綠茶，說：

「好！馬凱思，打開錄音機！開始討論吧！」

「眞的不要緊？」馬凱思問。

「百分之百不要緊！好！打開吧！」

馬凱思把鑰匙挿入錄音機的開關，然後再把鑰匙收回衣袋中。如此一來，整個討論都會列入紀錄中了。

「好！葛利維！」馬凱思說：「所謂的飛蛾撲火正好拿來形容你！你眞是自投羅網！那麼，

你先說說沒跟我們聯絡的理由吧！」

「我根本不想和你們聯絡！」

「喂！等一等！」亞克隆斯基說：「葛利維，你的話會被錄下來，別冒冒失失，一開始就讓自己陷入困境！也許你的嘴巴復原了，但是腦筋還沒恢復！你沒和我們聯絡的理由，不管是因爲傳訊樹或其他問題，也許你不知如何利用這裏的通訊設備？」

「不是！」葛利維堅持說：「不要緊的！亞克隆斯基，你不必掩護我！也不必替我做不在場證明！我也知道自己的處境危險。我能不能維持自己的立場，關鍵完全在於我能否控制情勢。沒想到我的計劃竟由於被鳳梨刺傷腳而泡湯了！昨天晚上我一直想在神父囘來前把事情告訴你們，但是……」

「你看起來還滿鎮定的，嗯？」馬凱思說。

「說得是！我雖然有點沮喪，不過我是很實際的人，馬凱思，我對自己所做的事絕對有充分的理由，希望你們聽完之後會由衷地贊成！」

「好！」馬凱思說：「你說說看！」

葛利維很鎮定地兩手交握，放在大腿的便服上，臀部整個坐在椅子裏，看起來像是一個聖職人員。很顯然的，他覺得自己的立場非常嚴正，他說：

「首先，我剛才已經說過了，我不想和你們聯絡，所以才一直沒有找過你們。傳訊樹的問題，本來我也可以效法神父那樣來解決，只要交代那些蛇，讓他們代傳就好了。當然我不會說利奇亞語，不過神父能，我只要拜託神父或學會通訊方法即可。技術方面的事我全都懂得。馬凱思，

你如果去看看那棵樹，你就明白了。本質上，他們是用樹下的水晶石做爲半導體，水晶具有壓電性質。每當在樹根上加壓時，就能以無線電波光譜的型態發電。說起來這很奧妙，在宇宙的其他地方，都找不出這樣的東西，我敢打賭！

「可是，我企圖在我們之間製造出距離，所以不想讓你們知道這邊的情況，好讓你們做最壞的猜測，最好讓你們誤認這是蛇在作弄。我已經打算好了，如果你們囘到這裏的話，我就索性告訴你們，是因爲受蛇的作弄，所以無法和你們聯絡。現在，我不需要說得太詳細了。我有很多那一類的計劃，不過都派不上用場了。假如我的計劃能一一履行，不管神父如何反對，也無法改變我所下的結論！」

「眞的不需要關掉錄音機嗎？」馬凱思平靜地問。

「不需要！你把鑰匙拿著，繼續聽我說吧！我幾乎就要成功了，不料卻踩到鳳梨，眞是太不幸了！我病了以後，神父負起了聯絡工作，才發現事實。如果沒有這一層變化，在你們囘這裏之前，你們將一無所知，那麼，事情就到了無可挽囘的狀態了！」

「說的也是！我們一定不會發現。」路易山傑斯一直凝視著葛利維。「可是，你踩到鳳梨並不是偶然的！假如你不把時間花在揑造出一個醜陋的利奇亞，而按照本身所負的使命觀察利奇亞，你對這顆行星的常識就不僅於此；那麼，你對那種鳳梨也會格外小心——至少你也能跟利奇亞人交談！」

「可能吧！」葛利維說：「可是那對我來說，也是同樣的！因爲，對利奇亞知道了某種事實之後，對其餘的一切就不會放在心上了。你們知道那些就夠了；可是，神父，我跟你不同！在這

種極端的狀況下，我不想去注意那些無聊的細節，也不相信分析事實就能了解一切！」

「你說這些有什麼用呢？」馬凱思說：「我們相信你現在不會是在撒謊，也相信你有自己的想法。你認爲說出理由之後，我們就會原諒你、或者不責怪你嗎？不管怎樣，先讓我們聽聽你眞正的理由吧！」

「對！這樣才對！」葛利維的神情稍微開朗了。他探出上半身。兩顴在耀目的瓦斯燈照耀下，顯得更形突出、憔悴。他有氣無力地指著馬凱思說：

「馬凱思，你知道我們坐著這個地方的下面有些什麼嗎？首先，你知道這裏有多少金紅石嗎？」

「當然知道！」馬凱思說：「我是聽亞克隆斯基說的！從那之後，我就開始研究實用的精鍊方法。如果決定開發這顆行星，地球上鈦不足的問題在一百年之後便可獲得解決。這一點我打算寫進我的書面報告中，可是那又怎麼樣？遠在我們降落這顆行星、正確知道其質量前，我們就明白這一點了。」

「那麼，偉晶岩呢？」葛利維溫和地說。

「嗯！那又怎麼樣？」馬凱思更加莫名其妙了。「偉晶岩應該也十分豐富，不過我沒有實際調查過。鈦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可是我不知道鋰也那麼重要！使用鋰做爲火箭的燃料，已經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幸好那已經相當落伍了！」亞克隆斯基說：「那種粉化鋰引擎經常會像彈頭那樣爆炸；稍微從供給系統漏出一點就會爆炸！」

「可是，在地球上每一英噸要二萬美元，從一九六〇年代到現在一直沒有降低過！聽了這個，你沒有什麼感覺嗎？」

「我倒想聽聽你有什麼感想！」馬凱思說：「我們雖然來到這裏，但是我們誰也別想大飽私囊！就算這顆行星內部全是純白金也是一樣的，因爲單從價格上來看，只要此處蘊藏豐富鋰礦的消息一走漏，地球上鋰的行情就會迅速下跌，所以用長遠的眼光看，可以說不會有什麼利益！」

「是炸彈！」葛利維說：「是眞正的炸彈！是核融合炸彈。雖然不能用作爲電力控制的核融合，可是氘鹽會產生從未有過的百萬噸級強烈爆炸！」

路易山傑斯突然覺得身體又不舒服起來，一陣倦怠感向他襲擊而來。葛利維所想的正是他最害怕的，當豐富的礦藏使利奇亞行星聲名大噪之後，某些人會熱中於在此挖掘鋰，使一切變得現實化，這是他最擔心的。他一直盡量避免去想。

「葛利維！」他說：「我要取消剛才說過的話。如果你不踩到鳳梨刺，我很可能也會發現你的陰謀。昨天，你說你爲了尋找偉晶岩才遭到那種事故，你還說利奇亞是大規模生產氘的最佳場所，你以爲我什麼都不懂嗎？即使你不踩到鳳梨，光是那些話也足夠令我起疑了！你對我的認識顯然和對利奇亞的認識一樣，尚有待加強！」

「用嘴巴說是很簡單的！」葛利維帶著優越感說：「尤其是當錄音帶在轉動的時候！」

「當然簡單！因爲對方在協助你嘛！」路易山傑斯說：「但是，把利奇亞看成氫彈的大寶庫，可能是你一開始就有的想法；不過，這不是你的目的！你眞正的目的是想讓利奇亞由宇宙中消失。你非常厭惡這個地方，不僅因爲它使你受傷！所以你才強調說利奇亞是炸彈的來源，而把其

餘的事實抹煞掉！假如你的主張得逞，基於安全問題，利奇亞一定會遭到封鎖。」

「完全正確，只有讀心術錯誤！」葛利維用輕蔑的口吻說：「既然和尚也知道了，那就沒有人不知道了——同時，只責難我最初的動機，而企圖抹煞我的功勞，這種人簡直就是混蛋！馬凱思，你想想看吧！這是以往任何調查團都沒碰過的大好機會！我們能夠發佈使這顆行星成爲熱原子核研究所和生產中心的命令！這裏有無盡的重要原料。更重要的是，這裏的原子核知識極不發達，一點都沒有擔心的必要。放射性元素、原子的相關知識、以及成爲研究關鍵的材料，都必須由地球上運來。因爲這些蛇族顯然都不知道。各種儀器和基本粒子加速裝置等機械，都是用蛇族們所缺乏的鐵所製成的，依據的也是蛇族們聞所未聞的磁力和量子理論。有了機械之後，我們可以就地招到許多低薪勞工；而且，只要細心一點，根本不用擔心他們會偷竊這種複雜的技術。

「對這顆行星，我們只要報告爲『不良——三E』，在以後的一個世紀裏徹底把利奇亞封鎖起來，既不作爲太空站、也不用做其他基地。另一方面，我們把事實向聯合國監視委員會陳述，請求將利奇亞變成所有行星聯邦的三A級軍械工廠——這件事當然必須由有相當權力的人來作決定。至於這卷錄音帶，必須視爲最高機密，必要時還可以用來證明我們的清白！」

「這樣做是針對什麼呢？」路易山傑斯說。

「嗯？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我們儲存那種武器有什麼用途呢？如果只是爲了核子炸彈，有必要使用整個行星嗎？」

「爲了作爲聯合國的軍械。」葛利維冷淡地說：「不多久以前，地球上曾出現許多麻煩的國家。相信不久之後，那種情勢將再度發生。同時，你別忘了核融合炸彈的壽命只有幾年而已，它

無法像核子分裂炸彈那樣長期儲存；氚的半衰期也很短；鋰—6的壽命也不長……說這些你可能聽不懂，不過這是千眞萬確的。聯合國的警察聽到能獲得無窮的核融合炸彈，一定會很高興。許多麻煩的問題也可以解決了！

「稍微像我這樣思考一下，馬上就可以知道，行星間的和平是不可能永久持續的。遲早——對！等我們找到一顆酷似地球的行星時，這行星上的居民也許拒絕加入我們，所以可能會爆發一場瘋狂的戰爭。又假如下一個發現的行星是另一個聯合行星的前哨星，他們的集團比我們大，那該怎麼辦？這件事遲早總會發生！如果我們能用核融合炸彈摧毀敵人的基地，就可以使人命的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是不是沒有比這個更理想的了？」

「是指我們這邊的人命嗎？」路易山傑斯突然插嘴說。

「難道會是敵人那一邊嗎？」

「嗯！他說得確實有理。」亞克隆斯基說：「馬凱思，你覺得怎麼樣？」

「我還是不太清楚。」馬凱思說：「葛利維，我還是不了解你爲何要設計這種陰謀式的策略。你現在說得很坦誠，你的話也頗有可取之處；可是，你爲什麼要暗中欺騙我們，讓我們在不知不覺中附合你的主張呢？你不相信自己的說服力量嗎？」

「不！」葛利維以生硬的語氣說：「我從來沒參加過這樣的調查團——沒有正式的團長，團員的數目也剛好是偶數，意見不合時也無法表決。團員腦中的僞善觀念和三百年前形而上的科學家們相差不遠。」

「你說得太過分了，葛利維！」馬凱思說。

「我知道，我換一個說法吧！神父是一位偉大的生物學者。我看過神父作實驗，但並不怎麼樣——大家都看到了，他剛解救了我的性命，所以他和我們三個人一樣是科學家，可是那是在能把生物學稱爲科學的時候。」

「這就令我困惑了！」路易山傑斯說：「你多少應該受過一點歷史教育，知道耶穌教徒頭次到巴拉圭、北美等未開發地區探險的事，那麼，對我在這裏的事應該不會覺得奇怪！」

「說得好！可是照我的看法，那和解決這個矛盾毫不相干。我曾經到過巴黎聖母院的實驗室，看到無數的完全無菌動植物的小天地。那裏創造出無數生理學上的奇蹟，我看到那個情況時，心裏不禁懷疑，那麼偉大的科學家怎麼會兼任聖職者的工作呢？直到現在，我還覺得奇怪，他們的腦子到底那一部分要裝信仰，那一部分要裝科學呢？」

「那不是在腦子裏區分的！」路易山傑斯說：「兩者可融成一體。」

「我以前問你時，你也這樣說過！但這不能算是答案，我聽過你那樣說之後，更感到自己的計劃確有必要。我絕不會在利奇亞冒那種將信仰和科學結合爲一的危險；不只如此，我一直想讓神父走投無路、讓神父孤立。所以我採取了那種陰謀的作法。也許我的作法太不高明了，我早該知道主事者是必須要有嚴格計劃的。」

路易山傑斯在心裏想：葛利維馬上就會明白，即使他不動用半根指頭，他的目的還是能夠達到的！到時他會有什麼反應呢？當然，這位獻身於科學、渴望人類擁有光榮的人所能臆測的只是失敗而已，他將發覺人多麼脆弱！可是，他能透過自己的苦惱了解路易山傑斯發現神時的脆弱心情嗎？可能沒辦法！

「可是，我不認爲我的努力是錯誤的！」葛利維：「只是很遺憾，我失敗了！對我的失敗，我只覺得遺憾！」

7

沈悶的氣氛持續了一會兒。

「就是那個理由嗎？」馬凱思說。

「就是那個理由——哦！還有一點，爲了愼重起見，我要先告訴你們，我的一票要投給主張封鎖這顆行星的一邊——這就是我的大前提。」

「路易山傑斯！」馬凱思說：「接著換你說吧！你應該有優先發言權，因爲你看起來好像有點處於下風。」

「不！不要緊！馬凱思，還是你先吧！」

「我還沒準備好，不過，要我先說也可以……亞克隆斯基，你呢？」

「嗯！」亞克隆斯基說：「我是個地質學者，無法同時了解太困難的道理，我非常贊成葛利維的意見，不過也不特別排斥其他的意見。我認爲利奇亞是一顆相當不錯的行星，寧靜、自足，那種叫做庫卻特的綠茶也非常可口，嚴格地說是屬於可生食的食物。根據我的調查，這裏沒有什麼問題，可以當做太空站，不過符合此種條件的行星還有很多，並不是非此不可。

「就像葛利維所說，這裏可以成爲理想的軍械工廠。至於其他方面，可任其像陰溝裏的水那樣停滯不前。事實上，這裏的缺點和水溝裏的污水一樣，到處皆是。這顆行星上所能生產的只是鈦而已。地球上的鈦並不像葛利維所說的那麼缺乏。這裏的寶石並非特別高級，不值得跑五十光年的距離到這裏來，地球上就有很多。我的意思是，在這裏設置太空站，然後把其餘的一切通通忘記！或者像葛利維所說的，使這裏成爲大規模的軍械工廠。」

「你到底要選擇那一種？」路易山傑斯問。

「這……神父，你認爲那一種比較重要？太空站到處皆可設置，可是能利用爲熱核實驗場的行星卻非常之少；利奇亞是頭一個可供這種利用的行星——至少我所知的範圍是如此。它既有這種稀罕的價值，爲什麼要讓它成爲平凡的基地呢？爲什麼不揮動奧坎的剃刀——用存在無須多過於實際需要的法則呢？這個法則和以往的科學問題都能配合，這一次應該也不會例外才對！」

「奧坎的剃刀並不是自然的法則。」路易山傑斯說：「那是一種促進學生發問的方法，簡單說，只是一種教育手段。還有，亞克隆斯基，以現在的立場，我們必須做的是使一切事情都適當、合理、簡便地解決。從任何角度看，你都沒有把事情弄懂。」

「我知道！那麼，請你說明吧！」亞克隆斯基溫和地說：「我並不是固執的人。」

「那麼，你也贊成封鎖這顆行星嗎？」馬凱思問。

「當然，我是打算那樣的；不是嗎？」

「爲了便於記錄，我想清楚地問你究竟是『是』或『不是』。」馬凱思說：「路易山傑斯，終於輪到我們了！我先說，我已經準備好了！」

「當然，你先請吧！」

「那麼，」馬凱思和平常一樣用鎭定、平穩的語調說：「我認爲你們兩個都是傻子！由於你們都自認是科學家，所以你們可算是有害的傻子。葛利維，你玩弄手段，製造假象，你的做法不值得我多費唇舌，我不願再和你多說，但是我也不會把你的高見由錄音帶中洗掉。所以你也無須反駁我，以穩固你的立場。總而言之，我依照你所希望的那樣，只看你這樣做的目的。」

葛利維的優越感顯然受到了很大的打擊。「你繼續說下去吧！」他說了這句話，然後把毛毯用力裹緊。

「把利奇亞當成兵器工廠實在太過份了！」馬凱思說：「你所舉出的理由完全是你自己揑造的，例如低薪勞工——你想給利奇亞人什麼報酬呢？他們根本不知道錢是什麼。給他們東西嗎？他們擁有一切所需的東西，而且對目前的生活方式十分滿足；我敢保證，利奇亞人對我們地球人的成就一點也不羨慕。他們渴望作太空飛行，不過他們能以自己的力量達成。他們已經有結合式的離子噴射機，在一百年之內尚不需要用到哈代的超速裝置。」

他還視在瓦斯燈籠罩下顯出優雅、柔美曲線的牆壁。

「同時，這裏可能不需要用具有四十五種專利零件的眞空吸塵器來清掃。你打算給在熱核工廠工作的工人什麼報酬呢？」

「知識啊！」葛利維冷冷地說：「他們想知道的知識很多。」

「什麼樣的知識呢？他們所渴望獲得的知識正是你最不願意他們擁有的，也就是你如何使他們的勞務力變成實際價值的方法。那麼，你打算敎他們量子力學嗎？那太危險了！即使敎導他們

原子核物理學、或哈代的理論，也是非常危險的。或者，告訴他們從金紅石中抽取鈦的方法和收集充分的鐵，使電動力學發達之法，幫助他們由目前的石器時代，不，應該說是陶器時代，過渡到塑膠時代嗎？你大概不會那樣做吧！事實上，由各種角度來看，我們幾乎沒有什麼可給予他們的。以你的做法來看，我們的知識必須絕對保持機密，若在這種條件下，他們是不會工作的。」

「那麼，必須用別的方法囉！」葛利維直截了當地說：「只要我們認爲必要，無論如何都要讓他們做。在這個行星上引入通貨制度是很簡單的。把註明有一美元價值的紙片拿給那些蛇，假如他們問起理由，那就告訴他們，這是認眞做一天工作的結果。」

「爲了達成目的，最好同時用自動手槍抵住他們的腹部。」路易山傑斯揶揄地說。

「用槍幹什麼呢？你沒想到還有其他辦法嗎？槍除了端在別人面前之外就是扔掉，還有其他用途嗎？」

「議題變成奴隸制度了！」馬凱思說：「低工資勞動實際上可以用這個名詞加以囊括。我反對奴隸制度！路易山傑斯，你也同樣吧！亞克隆斯基，你呢？」

「我反對！」亞克隆斯基好像坐立不安地說：「不過，我認爲那是枝節問題！」

「別胡說了！我們到這裏的目的是什麼？我們要考慮的是人類的利益以及利奇亞人的利益。否則派遣這樣的調查團，簡直是浪費時間和財力！想要獲得低廉的勞動力，無異是把整個行星奴隸化了！」

「用什麼方法呢？」亞克隆斯基說：「除此之外，還有這樣的行星嗎？就我們所知的範圍，再也沒有住著智慧生物的行星了！我們總不能把火星上的沙蟹當作奴隸吧！」

「我們本身也會產生利害衝突！」路易山傑斯說：「這也應該列入考慮。你知道有了奴隸之後，人類會變成什麼樣嗎？那是一種殺人行爲！」

「爲了金錢而工作的人很多，不需要非把它稱爲奴隸制度！」亞克隆斯基說：「以我本身來說，領到以辛勤工作換來的支票，心裏十分欣慰。」

「利奇亞並沒有錢的觀念。」馬凱思面無表情地說：「如果要引進錢幣制度，一定要採取強迫手段。強迫勞動就是奴隸制度，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

亞克隆斯基啞口無言。

「你說說看吧！」馬凱思說：「對不對？」

亞克隆斯基只得說：「可能是吧，可是你鎭定一點吧！馬凱思，別那麼激動！」

「葛利維呢？」

「硬說成奴隸制度只是中傷而已！」葛利維不悅地說：「那是故意強調陰暗的一面。」

「你再說一次看看！」

「嘖！嘖！不要那樣！也好！馬凱思，我知道你反對，可是，我想我能找出一種最妥善的支付方式。」

「如果你能實際證明出來，我就馬上相信！」馬凱思說著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傾斜的窗沿邊，凝視著如潑墨畫似的雨夜景色，一會兒才又走回原處坐下。

路易山傑斯從沒想過他會有這麼深沈的困擾。神父對馬凱思的行爲覺得意外，更對自己的反應覺得驚訝。利奇亞沒有貨幣制度一事，他以前從沒注意過，現在馬凱思在無意中提起，使他產

生一種與自己的信仰難以一致的矛盾。他突然想起某本書的一個章節，曾談到這個問題——那是遙遠的一九五〇年代的書——

古老的教堂老掉了牙，
涅謝克已深固得無法取締，
芻村被人以脂肪裹了起來……

詩中的涅謝克就是將錢借給別人以圖利的一種行爲，古時叫做放高利貸。但丁認爲這是一種會入地獄的罪過。現在，非基督徒的馬凱思也說金錢本身就是奴隸制度的一種形式。路易山傑斯很想在腦中思索馬凱思說過的話，可是那正是他痛苦的泉源。

「那麼，我接著就說說我的想法吧！」馬凱思繼續說：「關於你說的我們的秘密會自動被隱藏的觀念，我該怎麼說呢？你說過，利奇亞人無法得知秘密情報，所以學不到洩露秘密的技術，因此，我們根本用不著保密。這一點，你的想法也錯了。利奇亞人的腦力非常好，只要他們想學習，很快就能熟知一切。他們已經掌握許多重要的線索了……我幫助他們研究瓷器，結果，他們奇蹟似地吸收了完整的知識，靈活地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我也有這種經驗！」路易山傑斯說：「我教他們一種蒐集鐵的方法，我只稍作一點暗示，他們就自行達成了一半的目標。將來可能會繼續有長足的進步。他們可以說是能舉一而反十。」

「如果我是聯合國當局，我一定把你們當做叛國者處理。」葛利維尖銳地說：「馬凱思，現在是不是應該爲你自己關掉錄音機了？不過還來得及，你不妨解釋說，那是利奇亞人以自己的聰明才智發明的，但是爲了恭維起見，故意把功勞歸於你們！」

「我才不上你的當！」馬凱思說：「錄音機還在轉動，我不會關掉的！如果你想重新考慮，那就寫在你的報告書裏吧！你想威脅我，讓我替你保守秘密，那是不可能的！」

「我是爲你着想！」葛利維說。

「果眞那樣，我非常感激！可是我們還沒說完，只就你正在進行中的目標來說，那是不可能的！我認爲那一點用處都沒有。不管這顆行星蘊藏了多少鋰，不管地球上鋰的價格多麼昂貴，都不表示你已經控制金礦了！」

「因爲，眞正的問題在於如何把鋰運到地球上。鋰的密度太低，一艘太空船絕不能載運一噸以上，所以價格也必須提高。我想你應該知道月球上也有鋰，而月球離地球只有二十五萬英里，從那裏運鋰到地球已經太不經濟了，更何況是距地球三百零十四兆英里的利奇亞——所謂五十光年就是這麼遙遠。不單是鋰，就是運鐳也會虧本！

「若從地球輸入所需的重型機械，就地利用鋰，也是不經濟。這裏並無足夠製造大型磁鐵的鐵礦。你要運迴旋加速器和質譜儀來，必須向聯合國支出很多預算啊！是不是？亞克隆斯基？」

「我不是物理學家！」亞克隆斯基微微皺著眉頭說：「不過，從礦石中提煉金屬確實相當不易。假如任其保持鋰的原態，在利奇亞這樣的空氣中，很可能會像燐那樣燃燒掉，所以必須貯存在倉庫裏，並且放在油中。這樣一定得花費一筆龐大的經費。」

馬凱思的視線由葛利維移向亞克隆斯基，最後又移回葛利維臉上。

「的確如此；但是，這只是個開端，這個計劃從頭至尾都是妄想！」

「那麼，你認爲有更好的計劃嗎？」葛利維以十分鎮定的聲音問。

「利奇亞人有很多地方應該向我們學習；不過，他們也有不少優點值得我們效法。利奇亞的社會組織像人體結構般完美。這種組織無須透過對個人施加壓力，即可自然完成。這是一個徹底建立於互信的自由世界，人們不至於漫無秩序，也不至於被束縛在家族的農地裏，成爲甘地主義的奉行者——當然更不會像流浪的山賊般流於分配制度。一切都非常均衡；不是隨時可能崩潰的均衡，而是一種如同純粹的化學平衡般。

「在利奇亞建立核融合炸彈工廠的想法，是聞所未聞的時代性錯誤。這就像用奴隸划太空船那麼荒謬！不僅如此，所有的新式炸彈和反社會武器，和古代用做爲拷刑器具的鐵靴一樣不是秘密！眞正的秘密不在別處，就在這利奇亞！

「同時，比一切事情——不！葛利維，我還沒說完——更重要的是，就像我們在某些領域裏勝過利奇亞人一樣，利奇亞人在純技術方面比我們進步數十年。他們將組織化學、免疫力學、生物物理學、地質分類學、分子遺傳學、淡水生物電氣學以及其他至少五十種的學問重新加以分化、融合，得到輝煌的成果。各位如果曾經費心觀察過，就知道我的話並不是憑空杜撰的。

「因此，我不但要投主張開發利奇亞行星的一票，我還認爲我們可以在這裏做的事情很多，單是開發似乎太消極了！利奇亞不但有利用價值，而且具有取之不竭的價值！我們應當覺悟，積極地推薦這顆行星！」

馬凱思從窗子邊站起來，環視大家，最後意味深長地看著路易山傑斯。神父對他露出微笑，心裏固然覺得讚嘆，但又感到沈悶與矛盾，只好不自在地注視自己的鞋尖。

「怎麼樣？亞克隆斯基？」據說，在獨立戰爭期間傷兵接受手術都未施行麻醉，而只是在嘴

裏咬一顆子彈。現在，葛利維就好像把那顆子彈吐出來似地說：

「你認爲怎麼樣？這一篇裝飾華麗的辭藻，你喜歡嗎？」

「嗯！喜歡！」亞克隆斯基緩慢而率直地說。他在被問到什麼時，經常毫不客氣地回答，使對方感覺不悅，不過這正是他的優點。

「馬凱思說得很有道理，他絕不會隨便亂說的！馬凱思還有一個優點，他並沒有一開始就使用計謀矇騙大家，使大家贊成他；他只是說出自己的想法。」

「噢！你這不懂事的人！」葛利維辯解說：「我們到底是科學家？還是童子軍呢？喜歡幻想的社會改革家竟然佔了半數以上！凡是有理性的人都會贊成我的做法。」

「也許吧！」亞克隆斯基說：「不過我不太清楚，愛幻想的改革家那點不好？改革社會不好嗎？難道你喜歡成爲醜化社會家嗎？我覺得你的話中有許多漏洞。以我的立場，我不喜歡被你遊說，也厭惡被稱做不懂事的人！」

「實在太過份了！」

「聽著吧！」亞克隆斯基迫不及待地說：「在眞正吵架之前，我必須先說明一點。我認爲你的意見比馬凱思的正確，可是我不喜歡你的做法！也不以爲然！我承認，由於馬凱思的分析，使我看見了你話中的許多漏洞，不過，我還是認爲你的意見比較優秀——不過，相差的也極爲有限。」

他停下來喘了一口氣，眼睛瞪著物理學者。然後繼續說：

「極爲有限！葛利維，只是這樣而已！這點你要記住！」

馬凱思站了一會兒，然後聳聳肩，回到自己的坐椅上，雙手很不自然地交叉放在大腿上。

「我已經盡了力了！路易山傑斯！」他說：「可是，以現在的情勢看來，是不分勝負！接下去就看你了！」

路易山傑斯深深吸了一口氣。他下面要說的話將會令他痛苦一生。雖然，時間終究會洗去一切，但是只有這種痛苦是永遠消弭不了的。這個結論是他費了許多時間由痛苦、迷惑和矛盾中得來的。他相信這個結論必須付諸實行。

「你們的意見，我都不能贊成！」他說：「只有葛利維例外。葛利維說過應該把利奇亞報告成不良度三E的行星。我也認爲利奇亞行星應該列爲X1的特別部類。」

馬凱思的眼睛由於過度的衝擊而模糊了。連葛利維也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X1——那不是隔離的記號嗎？」馬凱思沙啞著聲音說：「事實上……」

「對！馬凱思！一點都不錯！」路易山傑斯說：「我的意思就是隔斷人類和利奇亞人的一切接觸！不只是現在或以後的一百年期間，而是——永遠。」

8

永遠！

這句話似乎不像他所擔心的那樣——或者不像他所期待的那樣——給予大家太大的衝擊。大家都太疲倦了，所以顯然是連那種力氣都沒有。他們以一種茫然了無生氣的狀態接受這意料不到的結果，好像這只是一句無意義的話。

葛利維和馬凱思之中至少有一個受到相當嚴重的打擊。還能清楚說話的只有亞克隆斯基。他第一個定下神來，故意用手掏著耳朵，好像正在等待傾聽路易山傑斯訂正剛才那一番話。

「那麼，」葛利維想說話，頓了一下，最後還是像無奈的老人那般搖搖頭。

「那麼……」

「說出你的理由吧，路易山傑斯！」馬凱思不斷地把拳頭握緊又鬆開。他的聲音很穩定，不過路易山傑斯能感覺出他的沈痛。

「好！好！不過先聲明一點，我的話雖然囉嗦了點，但對我而言，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不希望你們認爲這是我所接受的特殊訓練或我的偏見下的產物；也就是說，我不希望你們認爲

我所說的只是很有趣的精神心理分析，與主題無關，而完全加以否決。我對利奇亞的觀感乃是依據全面性的實際因素。這些實際因素推翻了我原本的觀感。我想讓你們聽聽這個事實。」

這篇序言是以淡淡的學者口吻說出的，其中含有暗示成分，所以果眞生效了。

「他所要說的是——」葛利維又恢復了原來的急躁，他說：「他想讓我們知道他所說的道理是屬於宗教性的。可是，如果他是要講道，我們怎麼受得了！」

「噓！」馬凱思打斷葛利維的話說：「你聽著，不要插嘴！」

「謝謝你！馬凱思！那麼，我就開始講了！這顆星套句英語解釋，可以稱做『陷阱』。要說我的看法，不如說說我爲什麼會有這種感覺。下面，我就簡單地說一下。

「利奇亞是一個樂園。和利奇亞相似的行星還有很多，不過，最相似的是亞當時期之前的地球；就是未遭遇冰河期前的地球。利奇亞從未有過冰河期，在這裏，地球人類所不可能擁有的樂園式生活一直傳下來。」

「那只是神話而已！」葛利維不悅地說。

「我只是使用自己用慣的辭彙。即使不用這個辭彙，你們也應該知道我說的是實情。這裏有混合了所有生物的原始森林，裏面有各種進化程度的植物，大家都和睦共存、相安無事。這種現象也發生在動物身上；因爲利奇亞並沒有獅子和羊，所以我們看不到獅子和羊共眠；不過這可以拿來形容利奇亞。關於寄生的情形，利奇亞比地球少得多了。肉食性動物除了海底之外，非常少見。大部分的陸上動物只吃植物。在利奇亞這種巧妙的環境下，植物不太會互相攻擊，而是合力奇襲動物。

「由社會生態來看，這是一種異常現象。其中最特異的就是其合理性，以及極端地全力以赴，執著於一對一的對應。由某個角度看，就像發明集合體原理的人爲這顆行星編了一支芭蕾舞似的。

「在這個天國裏，支配這個種族存在的，那就是利奇亞人，也就是利奇亞的人類。這種動物具有理性，並沒有遭到強迫、也沒受過教導，就自然地遵守著我們地球人類所發展出的最高道德律。他們不需要法律來強迫施行此種道德律，也沒有明文的法則；可是，每一個人都以理所當然的態度順從著。沒有罪犯、沒有落伍者，也沒有任何一種精神異常者；這裏沒有人被規格化——規格化乃是我們人類對理論性的困擾所採取的一種流於偏頗的解決方式——不僅如此，他們還有高度的個性，在正常的情況下，過著屬於自己的生活。但是不知道什麼緣故，沒有人會做出違犯社會大衆的行爲。利奇亞語中甚至連適合那種行爲的詞彙也沒有！」

錄音機發出輕微的「嗶嗶」聲，這是即將自動換錄音帶的訊號。必須暫停八秒鐘。路易山傑斯突然想善用這段短暫的時間。等聲音再度響起時，他趕緊說：

「馬凱思，我們在這裏休息一會兒！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聽到這兒，有什麼感想？」

「我剛才已經說過了。」馬凱思緩慢地說：「以嚴密的精神遺傳學體系爲基礎的社會科學，在此地非常發達！我想這就夠了！」

「我知道了！我再說下去！最初我也是這麼想，後來我發現許多與那個有關的問題。例如，在利奇亞看不到一個落伍者，想想看吧，連一個都沒有！他們所遵從的規則，正是我們想達到的標準；會有這樣的事嗎？如果有的話，要說是偶然的一致，那太牽強了！想想看，就這個事實，

我們所無法了解的已經就這麼多！在地球上，我們從來沒看過以基督教戒發展成的社會，包括摩西的十誡在內。當然教義上有重覆的地方，所以，神知學和好萊塢．吠檀多哲學的合成宗教才會盛行於二十世紀。不過，地球上有異於基督教的倫理體系，絕不會發展成與基督教教義相同，都是受基督教影響或影響了基督教，但是在理論方面都跟基督教截然不同。

「然而，這個距離地球五十光年的利奇亞呢？這個你們認爲好像袋鼠的異人種，除了基督教特有的名稱和象徵性附屬品之外，儼然就是正式的基督徒。我不知道你們聽到這裏有何反應，不過，我認爲這是十分嚴重的問題。如果不做某種假設，根本無法理解；這是數學上絕對不可能的。現在，我來談談那種假設。」

「你說得再快，也不可能太快的！」葛利維很不悅地說：「我眞無法想像，在這個距地球五十光年的宇宙偏僻處，還有人談論神權的夢話！」

「神權的夢話？」路易山傑斯出乎意料之外地憤怒。「你的意思是，地球上的眞理到了宇宙空間就變得可疑了嗎？不過，量子力學在利奇亞好像仍然行得通。你仔細想一想就知道我不是在說神權的夢話。我在秘魯時相信神創造宇宙，現在也是一樣，我不認爲這是偏見。你仍然堅信自己所相信的，我也是如此，這是神的意志；我們必須完成神的意志！」

和往常一樣，這種偉大的言論令他由衷地感動。但是，很顯然的，這屋裏的另外三人絲毫無動於衷。他們已經無可救藥了嗎？不！主的國度的門扉儘管被異端旗幟的陰影所籠罩，也不會關上的！他們還是有希望的！路易山傑斯心想著，半晌，他繼續說：

「前些時候，我偶然地感覺自己從一個緊急出口逃出來了。因爲休提卡對我暗示說，他們渴

望能降低人口出生率，希望能有類似家庭計劃的政策在此推行。我一問之下才知道，地球上被教會所禁止的家庭計劃，在利奇亞絕不可能推行。他們只考慮教會在幾十年前正式承認的一種限制受胎制度。從這麼微小的問題，我們也可以得到一種警剔。這裏的種族若無其事地讓我們看見了一種聖人式的生活。請各位注意，如果回教徒前來訪問利奇亞，一定不會有什麼感覺。當他們發現這裏所採取的是一夫多妻制，一定會對他們的婚姻制度起反感。道教信徒、祆教教徒和古希臘人也是如此。可是對我們四個人來說——包括你，葛利維！你運用策略，倡導不可知論，愚弄基督教的理論和教條，但是最後卻加以支持、擁護了。總而言之，我們四個人能在利奇亞碰頭，可說是很難得的一種偶然。天文學上經常使用的龐大數字，已經不足以形容了。這是超越時空的偶然，想正確算出或然率，必須先倡導肯特（Canter）的集合論才行！」

「稍停一下！」亞克隆斯基說：「你使我莫名其妙，我不太懂人類學的事情，聽到這裏有點不知所云了。原始森林中各種生物和平共存，這我還可以了解；超過了這個，我就沒有判斷的標準了！馬凱思，他說的是不是都正確？」

「嗯！可能是吧！」馬凱思慢慢地說：「可是，如果有意見的話，我們的意見可能就要分歧了。路易山傑斯，你繼續說下去吧！」

「好！我還有很多事情要說！我終於說到這顆行星的事，正要說明利奇亞人的事情。我剛才說的只是一些較爲明顯的事實，其他還有很多。利奇亞沒有國家、沒有地域間的競爭，但是看看地圖就知道，這裏有無數的小島和群島，都被數千英里的海隔開著，按照道理說，他們之間應該會有激烈的競爭，可是他們連競爭意識都沒有。他們也有感情和熱情，但絕不會採取無理智的舉

動。語言也只有一種，從來沒有出現過第二種，就利奇亞的地理環境而言，這也是不應該有的現象。一切大大小小的事物都和自己原有的世界融和無間、和平共存。換句話說，像這樣的人種照理是不該存在的，可是——卻存在我們眼前。

「馬凱思，如果用比較前進一點的想法來看，利奇亞人才是我們所見過最完美的楷模。理由很簡單，他們現在做的就是人類被逐出伊甸園之前所做的事。更進一步地說，利奇亞人對我們而言，是毫無用處的！因爲在神的國度實現以前，人類絕不可能達到那種標準。人類天生具有與利奇亞人不同的型格，我們也可以稱之爲原罪，不管努力幾千年，仍然與未來行爲指標隔著很長的距離。可是，利奇亞人從未離開過那個指標。

「在此，絲毫不容忽略的是，此種行爲指標在地球和在利奇亞都是相同的。這也是不該有的——然而事實就是如此。

「我還要舉出幾個與利奇亞文明有關的事實。不管你們怎麼評價其可靠性，利奇亞人是理性的動物，和任何型態的地球人都不同。利奇亞沒有神、沒有神話和傳說，也不相信超自然；沒有傳統、沒有禁忌、也沒有信仰。只擁有能對個人或個人命運作無限改良的信條。利奇亞人就像是有理性的機械。他們和計算機唯一的不同點就是他們具有道德律，並且能加以實現。

「同時，這裏必須注意的問題是，這種現象相當不合理。道德律本是根據一開始就『假設』的一套公理和一連串的命題，可是利奇亞人並不覺得那是『假設』的。利奇亞人——例如休提卡——相信個人的尊嚴。爲什麼呢？那確實不是由理性產生的。因爲他們無法根據理論想出那種命題。這是公理；還有，休提卡曾根據人類皆平等的觀點，認爲人們有受法律保護的權利。爲什麼

呢？順著一個命題而理性地行動，這是可以做到的；可是，根據理論來想出命題卻是不可能的。因爲那是假設的。假定對道德律的責任會由於個人的年齡或生長環境而改變的話，也許還能產生理性的行動。可是在那時候光靠理性無法達到標準。

「先從信仰開始說。『我相信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這不外乎是表明信仰。但是從利奇亞文明的結構來看，人是不能只靠理性而到達地球上西歐文明基礎的基督教原則……這本來是不可能的！理性主義者的公理，在別人眼中看來，也許是一種瘋狂的舉動。」

「所謂的公理，」葛利維不悅地說：「無法只靠信仰去達到。達到的本身就不可能。公理意味著一種自明之理，這也就是公理的定義吧？」

「在物理學者們粉碎這種定義之前的確是的。」路易山傑斯半帶威脅地說：「與公理平行的直線只有一條。這也許是自明之理。但那還不是一樣嗎？質量不變也是自明之理。葛利維，你也是物理學者，你何不試著踢踢石頭說：『我攻破巴克雷神父所定的法則了！』」

「好奇怪！」馬凱思低聲說：「利奇亞人本身未發覺自己的文明受巧妙的公理所支配！我從沒這麼有系統地想過，只是一直掛慮利奇亞人思想背後所隱藏的某種力量。經過我粗淺的探索，才發現利奇亞人有相當愼密的地方。例如他們在靜態化學領域中的成績，就是純理性的產物。可是回溯基本的假設，那兒就有命意。怎麼知道『物質存在』呢？怎麼根據理論來推測呢？照我的意見，這根本是靠不住的概念。如果我主張說原子只是眞空中的一個洞，他們可能無法駁斥！是不是呢？」

「可是，他們的科學體系也有用處。」葛利維說。

「我們的固體理論也是如此，只不過我們是由原理出發。」馬凱思說：「效果如何並不是問題，眞正的問題在於製造效果的是什麼？我不了解利奇亞人所創造的龐大理性產物是如何存續下去的！任何地方都看不到根據。仔細想想，『物質存在』也是一個瘋狂的理論。一切事實不都表示著正反兩個方向嗎？」

「我告訴你，」路易山傑斯說：「也許你不相信，不過我還是必須說，那是由於有明確的根據，所以才存續下去的。這看似簡單，其實卻是一切疑問的解答。不過，必須先附帶一種關於利奇亞的事實——」路易山傑斯環視在場的三個人，然後沉下聲音說：

「利奇亞的胎兒會在母體外完成肉體上的再演！」

「那是什麼意思？」亞克隆斯基問。

「你們曉得利奇亞人的小孩怎麼成長嗎？他們首先是單細胞動物，然後變成淡水水螅或單純的海蜇般的後生動物；接著急速變化，成爲類似兩棲類、爬蟲類的混合下等哺乳類，最後才以人的型態出現。你們地質學者不曉得如何稱呼這種過程，不過，生物學上將此種過程稱爲重演！

「這表示胎兒在一短縮的期間內，由單細胞組織變成了個體，回復到我們祖先的發育階段。例如說，稍微成熟的胎兒具有鰓，雖然沒有作用，但確是事實。胎兒從胎內出生之前還具有尾巴，所以，有些嬰兒會帶著尾巴出生。直到現在，我們人類還有控制尾巴的肌肉，——在女性方面，已蛻變成前庭的輪狀收縮肌。第十個月的胎兒，循環系統仍然和爬蟲類一樣，如果變化不完全，出生後會成爲心臟動脈異常的『藍嬰』——這是地球爬蟲類特有的現象——也就是變成靜脈血與動脈血混合的心臟缺陷者。」

「我知道了！」亞克隆斯基說：「我聽過這種事！我只是不曉得『重演』這句話，也不知道有這麼深刻的相互關係而已！」

「利奇亞人在成長階段也進行這種一連串的變化，不過，他們是在母體外進行。整個利奇亞行星就是一個巨大的子宮。利奇亞女性在自己的肚囊裏產卵，等卵子受精後，再到海裏把小孩孵出。剛被孵出的小孩並不是進化的爬蟲類，而是利奇亞人的小型縮影。不僅如此，由受精卵孵化出的是與八目鰻相似的魚類，牠們先暫時在海中生存，等長出原基性質的肺，成爲肺魚之後，才到海岸居住。肺魚一旦乘浪爬上海岸的沼澤地，胸部就長出軟軟的脚，在泥地裏爬行，成爲兩棲類，學習忍受離開海洋的艱苦生活；等四肢漸強壯，便成爲我們偶爾在山裏看到的那種動物，它們像大青蛙似的在月光下跳躍，而且常遭鰻魚追擊。

「牠們大都能擺脫鰻魚的追逐而逃生，然後帶著跳躍的習慣回到森林，並在森林裏繼續重演的變化，成爲與蜥蜴相似的爬蟲類。那就是我們在樹林中看到的會跳躍的動物。最後變化的是循環器官——從靜脈血與動脈血稍有混雜的蜥蜴型循環系統，變成地球鳥類型循環系統，這時僅僅腦部有含氧的動脈血，同時變成和哺乳類同樣的溫血動物。最後，他們完全成人了，從森林裏走出來，變成開始接受教育的利奇亞年輕人，加入一般人們的生活。

「不過，他們在這時已經熟習種種順應環境的技能，所以只須學習本身的文明即可。他們的本能會更加成熟，達到駕馭自如的狀態，與大自然的關係也臻於完美和諧。由於他們的心態已經超越了青春期，所以他們的知性不會再迷惑——總之，在任何一方面，他們都具備了成爲社會一分子的條件。」

馬凱思強忍著湧出的興奮，兩手緊緊交握，抬頭凝視著路易山傑斯。

「可是——那的確是非常寶貴的發現。」他喃喃地說：「光是這個發現，你就不虛此行了。那麼優雅、那麼偉大的發現和分析，眞令人目眩神迷！」

「那的確稱得上優雅。」路易山傑斯有氣無力地說：「是會使得我們幻滅的優雅！這跟神的恩惠不一樣。」

「有那麼嚴重嗎？」馬凱思以迫切的口吻說：「路易山傑斯，不管怎樣，你們教會絕不會去加以反對的！天主教神學家也承認人類胎兒再演的事實，和以同樣過程長期演變成的地質學史。這件事實，他們也會接受才對！」

「不管任何時候，教會都會接受事實的！」路易山傑斯說：「可是，你在不到十分鐘前還曾經說過，一個事實可同時指示幾個方向。教會對進化論仍然懷有敵意，尤其是和遺傳有關的部分。」

「不！應該說教會冥頑不靈！」葛利維說。

「坦白說，你們所說的事，我無法完全了解！」亞克隆斯基說：「現在，我們的立場是怎麼樣呢？」

「說老實話，現在的立場有兩個。人的確是像事實所確證那樣進化來的，可是神在中途介入，爲人類注入靈魂。這是教堂認爲值得相信的說法，可是他們並未明白加以承認。由歷史中可以證明，助長一切殘暴行爲的仍然是神的創造物——人類。另一種立場是主張靈魂由肉體進化來的。這種說法，教會極力排斥。不過，教會也知道第一種說法的證據過於薄弱——至少對我們四個

人來說，並不很重要！」

「爲什麼呢？」馬凱思說。

「巴斯拉會議的事，我無法一下子簡單扼要地說完。日後你們回到地球，再自己去研究吧！那不是最近舉辦的會議，好像是一九九五年的事！無論如何，爲了便於推理，我們先引用聖經上的基本前題，假設人是神所創造的，那麼，神是否把人類創造得非常完美？我認爲神不會故意把人造得笨拙、醜陋！人沒有肚臍，能說完美嗎？但是頭一個人——這也是爲了便於推理，就是指亞當，他並不是由母體中生出來的，所以應該沒有肚臍；可是，亞當究竟有沒有肚臍呢？描繪天地創造圖的大畫家，都爲亞當畫了肚臍。我認爲他們的神學觀念確實和他們的審美眼光一樣正常。」

「那又怎麼樣？」

「就是說，地質學上的紀錄和再演也無法證明進化論。由神是從『無』創出一切的第一公理看來，神給予亞當肚臍，地球給予地質學紀錄，胎兒再演，這些過程皆合乎道理。沒有了這一些，神的創造就不完全；有鑑於此，神才一一地賦予得宜！」

「太令人驚訝了！」葛利維說：「我一直認爲哈代的相對論是很深遠的！」

「嗯！這種觀念其來有自了！葛利維。最早提出那種理論的是兩世紀前一個叫做戈斯的人，而不是巴斯拉會議！不管何種思想體系，如果長期檢討，一定都會變成難以解釋。我的信仰爲什麼比馬凱思所謂『原子在眞空中產生洞穴』的意思更難懂呢？我也想不透，以長遠的眼光來看，我們只要能看透宇宙的本質，就會知道一切原本都不存在，所有的一切只是『無』，在無的空間

和無的時間裏移動，到那時，我還有神；可是，你們什麼都沒有了；除此之外，你我之間毫無差距。

「那些暫且不說，我們現在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這顆行星和行星上的居民——總算可以說出來了——被人類的根本大敵所支持，這裏是專門爲我們地球上所有的人類設置的巨大陷阱。我們除了逃避之外，毫無對策；除了對它說『惡魔，退吧』之外，我們一籌莫展；任何形式的妥協，都會使我們立刻破滅！」

「爲什麼呢？神父？」馬凱思平靜地說。

「先舉出幾個利奇亞的大前提吧！第一，只順從理性通常就夠了。第二，自明之理經常就是事實。第三，善行的本身就是目的。第四，信仰和正直的行爲無關。第五，正直的行爲沒有愛心也能夠存在。第六，和平不一定以理性爲前提。第七，善在沒有惡可取代時也能存在。第八，沒有良心，道德仍然存在。第九，沒有神，善也能夠存在。第十……我想不需要再說下去了。是不是？這樣的命題大家應該聽過，也知道這種命題是誰假設的！」

「我有疑問。」馬凱思說。他的聲音裏充滿了一股強自壓抑的溫和。「你認爲那種陷阱確實存在，這表示你承認惡魔有創造力。那是不是異端——路易山傑斯，你信仰異教，還是在巴斯拉會議——」

路易山傑斯一下子答不出話來。因爲這個質問觸到了核心。馬凱思看穿神父已背叛自己的信仰，而且正爲此感到苦惱。路易山傑斯當然沒想到自己的心事這麼快就被馬凱思知道了。

「的確是異端！」他以鐵一般剛硬的聲音回答：「這叫做『摩尼教』，在宗教會議上尚未獲

得正式承認。」他噓了一下口水，繼續說：「不過，既然你問了，我不能避不作答。我很不喜歡談這個；不過，前人已經舉出許多例證，例如化石便是其中之一。可是不知什麼原因，很多人無法相信這種說法。如果惡魔也有創造力，神應該也有使他的創造物變得殘缺的規制力。此外，胎內重演的事實，也可決定人類的進化說；但是，由於這種發現是透過海凱爾發表出來，所以才遭到失敗。海凱爾這個人是極端的無神論者，爲了加強自己學說的說服力，不惜揑造許多假證。這兩種說法都十分巧妙，可是教會不會那麼輕易就動搖；教會的基盤就像岩石那麼穩固。

「可是，現在利奇亞又出現了新的證據。連最奧妙、最明晰、最不易受影響的人類也受到影響了。

「最容易識破假證據、最有知性、最富教養的人類也受到影響了！這種證據看起來好像會把進化論大規模顯揚出來，能把根本問題解決，把神放逐，把數世紀以來維繫巨岩於不裂的彼得的鍊子切斷！毫無疑問的，從今以後將沒有神，而只有現象——然後，偉大的『無』隱藏在影子裏或洞底，被火焰包著，從天上掉下來。此後，除了『否』之外沒有『他』的存在。這個『他』還有種種名稱。不過，我們知道他的名字。我們現在只剩下這個問題而已了。

「葛利維、馬凱思、亞克隆斯基，最後我只想說一句話，我們大家都站在地獄的邊緣，不過由於神的恩寵，我們還來得及回頭。我們必須趕快回頭，至少，我認爲這是我們最後的一個機會。」

9

投票就這樣結束了。調查團只能做到這個地步。這個問題將到地球上再做進一步的討論；換句話說，在這幾年裏，利奇亞將會遭到封鎖，成爲禁制區域，以待今後的探討。事實上，這顆行星就像被列入禁書目錄中一般了。

迎接他們回地球的太空船於次日到達。太空船的船員看到這四名調查團員分成了兩派，彼此不願交談的情形，倒不覺得驚訝，因爲諸如此類的事已經是司空見慣了。

四名調查團員被安排住在利奇亞的克雷迪西奇·蘇法斯市中。他們默默地整理行囊。路易山傑斯把那本燙金的藍色封皮書裝入行李時，眼尾略瞄了一下，就看到封面上那兩排熟悉的字。

芬尼根守夜（Finnegan Wake）

傑姆斯·喬埃斯（James Joyce）

這本小說對於解決此種良心問題頗有幫助，令他非常欣慰。他覺得自己本身的問題也許也會被排併整齊、編訂成一本書，並且題上書名，成爲日後耶穌教徒必讀的一本煩惱的經書。

他已經把自己該說的結論陳述出來了。他認爲不管對自己本身或教會、聯合國，這都是最終

的結論；不僅如此，這個結論對將來的聖職人員而言，將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

路易山傑斯神父是否正確闡釋出神的旨意了呢？假如是的話，這個結論是否由此出發的呢？

當然，他的名字不會被刋載出來，可是使用假名還不是一樣?!這個問題的本質應該無法戴著假面具出現。或者，是自尊心呢——不！是悲慘嗎？不幸者的慰藉就是——還有其他人在受苦。這的確是浮士德中的魔鬼魅非斯特非利茲（Mephistopheles）說過的話。

「走吧，神父，快要出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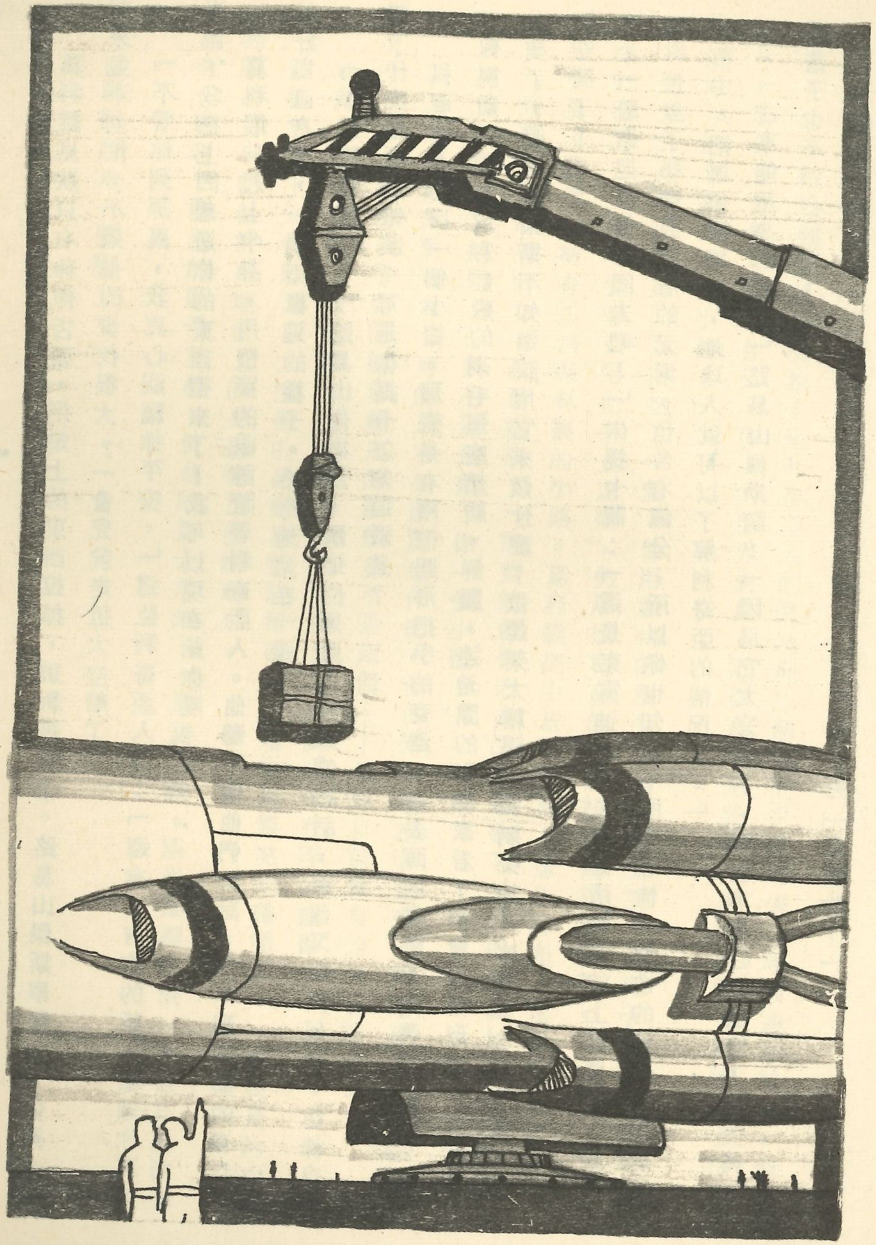
「我已經準備好了，馬凱思！」

由他們的住處到森林的空地很近。一架巨大的紡錘形太空船停在那裏，準備把他們載往照耀故鄉秘魯的太陽那個方向，利用宇宙空間的歪曲，取最短距離回到地球上。利奇亞偶爾也有穿透低垂雲層的陽光，可是今早一直下著雨，直到現在還陰沉沉的。

行李已經按照順序裝好了：各種標本影片、錄音帶、特別報告書、紀錄、標本箱、幻燈片、自然棲息狀態的動物、標本用培養基、樹葉標本、動物籠、土壤標本的試驗管、礦石標本、裝在容器中用氦保存的利奇亞文件……這些行李都用起重機吊上太空船，裝在艙內。

亞克隆斯基首先爬上升降梯，進入自動門裏；接著，馬凱思背著帆布背包走進去。葛利維還在地上爲那些尚未吊上船艙的東西墊上護墊。他看到起重機的工作情形，覺得很不放心，所以臨時又做了一點防護工作。葛利維對自己的電子機械有一種狂熱的母愛性。路易山傑斯趁著這個空檔，在附近的森林邊緣作最後的瀏覽。

路易山傑斯無意中看到休提卡正從他們剛才來的方向走來，手上抱著東西。



葛利維見狀只有伸伸舌頭，把墊上的東西拉掉，重新再墊上。路易山傑斯舉起手。休提卡看起來並不匆忙，不過他的步伐很大，一會兒就走近太空船了。

「不管你到那裏，我衷心祝福你平安。」這位利奇亞人說：「還有，有空的話，歡迎你再度光臨！我把上回想送你的東西帶來了！我可以現在給你嗎？」

葛利維仰起上半身，用懷疑的眼神瞪著利奇亞人。他聽不懂他們的話，找不到刁難的藉口，只好挺直身體，一副不歡迎的樣子，冷冷地站在一邊。

「那就謝謝你了！」路易山傑斯說。跟這位惡魔的創造物談話，使他又沮喪起來，彷彿自己犯了什麼嚴重的錯誤；可是休提卡怎知道這些？

利奇亞人捧出一個小壺。那壺是有兩個圓形把手的瓷器，在表面的釉藥下藏著深沉的火焰色，像提動的花繩或彩虹般的羽毛那麼繽紛、鮮麗，連希臘的陶藝家看了都會自慚形穢。由於實在太美了，路易山傑斯不知道該用它來做什麼！做燈架太糟蹋，裝剩菜放在冰箱裏也太可惜、太佔用空間了！

「請你把這個帶回去吧！」休提卡說：「這是克雷迪西奇．庫東所製造的上好瓷器，裏面的原料包含了利奇亞所有的元素，也含有鐵分；所以你也知道，所有感情和理性的影子都反映在這顏色中。把這個帶回去，地球人就可以了解利奇亞的情況了。」

「這不能用來分析！」路易山傑斯說：「因爲它太完美了，誰也不忍心弄壞它！它美得令我連蓋子也不忍心掀開！」

「嗯！可是請你一定要打開！」休提卡說：「裏面裝了另一個禮物！」

「另一個禮物？」

「嗯！那是更貴重的禮物！是利奇亞人的受精卵！請你把它帶回去，等到達地球時，卵已經孵化，準備在你們那個陌生的、偉大的世界成長。這個瓷器是我們大家的禮物，裏面的小孩是我的禮物，因爲那是我的小孩。」

過分的意外使路易山傑斯吃了一驚。他用顫抖的雙手接過那個瓷壺，那樣子就像這個瓷壺卽將爆炸似的；可是，瓷壺交到他手上之後，仍然以穩定的火焰顏色繼續燃燒著。

休提卡說著，轉身回到森林裏的小路。葛利維把手放在額頭上遮住陽光，望著他逐漸走遠。

「到底有什麼事情？」葛利維說：「那隻蛇好像把自己的頭砍下，放在盤子上送給你似的！哼！那又怎麼樣？結果，他只不過是給了你一個小壺！」

路易山傑斯默默無言，可能是不知該說些什麼。他很細心地抱著瓷壺，開始登上太空船；他想在全人類大赦的日子帶到聖都羅馬的獻禮並不是這個——但他目前擁有的只有這個。

他爬上升降梯時，太空船上方有黑影流過，那是起重機吊載行李的掠影。

他終於登上太空船了。太空船的納爾斯特發電機發出愈來愈響亮的嗡嗡聲，一條長長的白光射到眼前來，使他投在地板上的身影更加清晰起來。

有一條影子跟他的影子重疊，使他的影子消失了，是葛利維。陽光逐漸黯淡，最後終於消失。

自動門呼地一聲關上。

10

艾克特威吉起初在冷冷的奇怪腹囊裏飄游。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他什麼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是父母所賦予的，記在一個遺傳因子的脫氧核糖核酸裏。在同樣的一個x染色體裏，還有一個遺傳因子顯示他的父親是休提卡，一切就是這樣。現在，他是一個用染色質表示了姓名的結合子或受精卵，即將開始過一種獨立的生活——名字叫艾克特威吉，人種是利奇亞人，性別爲男性，祖先則必須囘溯到利奇亞混沌初開的時候……這個他不須知道，因爲那些全都包含在他的生命中。

然而，這個腹囊實在太冷、太暗、太狹窄了。雖然他只像一粒花粉那麼渺小、雖然他還沒有意識，但是每一次當他從包圍著他的溶液中，由一片圓滑的牆壁游到另一片圓滑的牆壁時，不斷的化學接觸都使他清楚知道自己並不是在母親的肚子裏。基因並沒有記載他母親的名字，可是他知道。他還沒有腦，所以他不是用腦子推斷的；不過，他徹底了解這些化學變化，也了解自己是誰的孩子、是何種人種、應當在那裏——他知道自己不應該在這裏。

他就這樣一面繞著圈子、一面成長。每一次繞圈時，他都企圖在拒絕他的冷冷的腹囊裏尋找

一個附着的地方。等原腸胚形成後，他的附着反射期已過了，不必再附着。他一面意識到自己所知的一切，一面繼續漂游著——人種：利奇亞人。性別：男。名字：艾克特威吉。父親：休提卡；還有，自己的一生即將開始了。他知道自己所要降生的世界和這個壺裏一樣黑暗、痛苦。

終於，脊椎形成了。神經細胞集中於一端，成爲一個小小的結。頭部和尾巴也顯現出來了；此外，有嘴也有腦——已經變成了魚——才剛孵化出來，還不能算是幼魚。他繼續在冷冷的、狹窄的水域裏團團轉。

在這個小小的海域裏沒有波浪、也沒有光，但是有十分輕微的動盪。那是一種非常和緩的對流。偶爾會有一陣水流襲來，把他冲到底層或壁面，他不知道這股力量是什麼——他是魚，他什麼都不知道，只感覺無限的饑餓感，只能一再地旋轉——可是，他像克服嚴寒或酷熱那樣克服這種饑餓感。鰓後的腦裏的某一部分，告訴他那一邊才是上方。在天然培養液中的魚擁有體積和慣性，但是他知道自己沒有重量。偶爾，由引力產生的波浪——或加速度——會影響黑暗的壺裏的水。這是他的本能所無法知道的事情。波浪過去之後，他經常是腹部朝天，拼命掙扎。

最後，這方小小的海域沒有任何食物了，不過，時間和他父親的計算會解救他。就在食物竭盡的時候，一陣從未有過的力量襲擊過來，有很長一段時間，他的全身陷入癱軟而無法動彈的狀態，沈在水底以疲勞、緩慢的動作由鰓吸水、吐水。

終於，那種狀態結束了。小小的海面上下、左右、前後搌動。艾克特威吉已經長成幼鰻大小，胸骨下方有兩個囊，身上還有和其他組織毫不相干的毛細管。囊的內部充滿了氣體狀的氮——剛好與周圍的壓力相等——這就是不完整的肺部。

在這個時候，突然出現了一陣亮光。

首先，這個世界的屋頂被掀開了。艾克特威吉的眼睛在這時還無法對準焦距。他的眼睛和其他進化生物一樣，雖然具有遺傳性功能，可是一旦無法適當發揮，便會自動萎縮。身爲利奇亞人的他，擁有能緩和環境壓力的特性，所以，像這樣長期伏在黑暗中，如果換作地球人或其他生物，一定會受到潛在性傷害，可是他沒有；不過，他的身體功能必須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才能正常發揮出來。現在，他只能感覺上方有亮光（已經相當穩定，同時變成永久性了）。他像是笨拙地彈奏著豎琴似的，用胸鰭輕拍著溫水，慢慢爬向上方。

* * *

出生於秘魯，最近才由利奇亞回來的耶穌會神父拉蒙·路易山傑斯帶著奇妙的心情凝視著像支箭般浮上水面的小生物。他在不知不覺中對這隻蛇行的、類似蠑螈的生物產生了一種憐憫之情；同時，神父對他那種敏捷又準確的游姿，感到一種美的喜悅——儘管這隻小動物只是利奇亞的人類。

探索令自己的立場破滅的根源，出乎他意料之外地艱困且費時。路易山傑斯從未忽視惡魔也能行使權力這樁事實。惡魔雖然從主的御座下的席位滾落下來——這是教會內一致的說法——，但是還保有他的力量。耶穌會教徒大都堅信惡魔是漫不經心、毫無力量的，這是由於過分地反省良心問題所致。其實，惡魔不僅有力量，同時也有創造能力——不！這種想法是到過利奇亞之後才有的。只有神才有創造能力。造物主會有一個以上嗎？這種想法太異端了！從遠古時代以來就

被認爲是異端的！

假定這是眞的，不管異端與否，事實終歸是事實！利奇亞、尤其是控制利奇亞、具有理性的傑出人種利奇亞人，乃是惡魔所創造的。由於惡魔意圖讓人類和從邱比特額頭跳出的智慧女神米娜娃相似的新奇、迷人而有智慧的誘惑者碰面，所以造出利奇亞人。這種不自然的誕生，和米娜娃的誕生一樣。相信神以外另有創造主的人都能感覺到象徵性的額頭被手掌打到。神學的劇痛傳到了頭蓋骨，成爲道德性的偏頭痛。嚴格說就是宇宙性戰爭痴呆症。地球和天界一樣，智慧女神米娜娃是戰神的愛人。路易山傑斯每想到這一點，就會感覺苦惱。

現在，他終於從那邊探出究竟回來了。

這些事情可以日後再思考，現在，他只要確定這個長僅二公分、外形酷似鰻魚的無害生物還活著，這就夠了。路易山傑斯拿起養殖了數千隻水蚤的玻璃燒杯，把將近半數的水蚤倒入這個發亮而有把手的壺裏。利奇亞人的幼蟲立刻展開追捕。在顯微鏡下才能看清的小生物，迅速消失在黑暗裏。神父心想，欲望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

「哎呀！好快呀！」從他肩膀旁邊傳來一個溫柔的聲音。神父露出笑容，抬起眼睛。這個聲音是聯合國幹部部柳·梅德發出的。她的主要任務是在未來的幾個月內照顧這個利奇亞小孩。她的個子嬌小、一頭黑髮，長了一副稚氣、溫馴的臉孔。現在，她正迫不及待地探頭看著壺裏的幼蟲。

「給他這種食物不要緊嗎？」她問。

「大概不要緊！」路易山傑斯說。

「利奇亞人雖然不是地球生物，不過新陳代謝與我們相似的程度令人驚訝！血液的色素也和血紅素一模一樣——當然他們血中所含的金屬成分不是鐵。他們的浮游生物中也有類似水藻的種類。對！在這次旅行中他能夠活下來，可見只要能夠好好照顧，一定可以讓他生存下去。請特別親切地照顧他吧！」

「旅行？」柳緩慢地說：「這跟旅行有什麼關係呢？」

「那是用口頭說不清楚的，當初也只能孤注一擲。休提卡——就是他的父親——把這個孩子放在密封的壺裏送給我。我不知道休提卡對太空旅行中將會發生的種種影響是否做了防備，也沒想到打開看看；不過有一件事是可以確定的，休提卡把這個壺密封一定有他的理由。再說，休提卡究竟比馬凱思博士或我更明瞭他們自己的生理機能！」

「我也那麼認爲。」柳說。

「我知道；可是，柳！他並不知道太空旅行。普通飛行中的壓力問題他是該知道的，因爲利奇亞有噴射機。我所擔心的是哈代的超速裝置。妳還記得首次成功飛到半人馬星座時遭受到的巨大時差影響吧？在利奇亞時，儘管我有時間，但是無法對他說明哈代的方程式，因爲這是必須保密的。即使說明了，他也可能聽不懂。利奇亞的數學只到無限大，他們不知有超限數；另外，時間對利奇亞人而言，是妊娠期間的最重要因素。」

「爲什麼呢？」柳說著，露出極自然的微笑，再度探頭看看壺裏。

這個反詰刺激了長久緊張著的路易山傑斯的神經。他慎重地說：「利奇亞人能夠在體外再演，所以，這裏面的生物是魚，可是長大後會變成爬蟲類。由於循環系統跟翼足類相同，加上還有

種種與爬蟲類相似之處，所以利奇亞的女性是在海裏孵卵。」

「可是壺裏是清水啊！」

「不！是海水！利奇亞的海水不像地球海水含有那麼多鹽分。卵孵化之後，就變成這樣的魚類，接著長出肺，乘著波浪爬上海岸。我在克雷迪西奇．蘇法斯市時，經常聽到肺魚的叫聲，整晚上吼叫著，從肺部排出水分，以使橫膈膜的肌肉發達。」

神父不知不覺全身發抖。此刻回想起來，覺得那叫聲比實際上聽到的還要刺耳。那時他還不知道那是什麼聲音——不！雖然知道，但並不明白那是意味著什麼。

「在那段期間，肺魚會長出腳，像蝌蚪似的尾巴自動消失，變成眞正的兩棲動物，成爲利奇亞人。不久，有了眞正的呼吸器官，不需依賴皮膚做爲輔助，所以也不需要再住在水邊。利奇亞人是非常進化的爬蟲類，也是有袋類、雙足、溫血，並富有高度的智慧。他們的小孩成爲青年，走出森林之後，便開始在學校裏受教育。」

柳深深吸進了一口氣。「太棒了！」她低聲說。

「就是這樣！」他鬱悶地說：「我們人類的小孩也在胎內經過大略相同的演變。不過，我們人類的小孩一直受到母親的保護；而利奇亞的小孩卻必須接受行星上一切的挑戰。我擔心哈代的超速裝置，所以盡量把這個壺由加速狀態隔離。在與進化狀況有密切關係的成熟過程裏，時間的減速可能是種危險。有時，一秒鐘會延伸爲一個小時，接著，一小時會縮減成一秒鐘。就這樣反覆飄游於正弦浮線上。如不妥善隔離的話，休提卡的小孩很可能受到影響。我擔心的就是這一點。」

柳好像陷入了沈思。路易山傑斯已經有好長一段時間被同一個問題所困擾。現在，他想避免再去想它，便專注看著眼前的柳，使心情暫時鬆弛下來。他必須使自己鬆懈才行，因爲從在克雷迪西奇．蘇法斯市住處的玄關，搖搖擺擺倒在驚愕的亞克隆斯基胸前開始，他的心情一直沒有輕鬆過。

柳是在紐約州出生、成長的。路易山傑斯最欣賞她的一點是：光看外表，沒有人知道她是紐約州人。秘魯籍的路易山傑斯非常討厭那個最缺乏基督教徒氣質、人口一千九百萬的巨大都市。可是柳一點都不像那個人口過密的都市裏的人，她不過於熱情、也不過於性急，凡事冷靜、鎮定、溫和，態度沈着，既不冷漠、也不迫人。對冒犯到她的人格的事，她的反應和頑皮的女孩一樣率直。對男同事的態度，她從不懷疑，她並非不懂世事，而是有信心。其實，眞正的柳是相當嚴肅的，有意冒犯她的人絕對無法越雷池一步。

最初，路易山傑斯腦裏想的都是這些抽象的事情。可是他馬上後悔自己過於放縱思想的羽翼。他認爲自己是在想關於柳和大紐約州的事。沒有人會知道柳是紐約人，若聽柳的口音也無從知道那是最近被混合爲一的八種土腔中的那一種；還有，絕沒有人會想到她的父母只能說布隆克斯（紐約州東南部）腔，更沒有人會知道她是一位女科學家。

還有一件路易山傑斯想起來並不覺得快樂、但卻不容忽視的事情，那就是柳的身材很美，即使當藝妓也會非常出色。服飾方面，柳向來偏好樸素，然而那並不會掩蓋她的美麗。她所穿的衣著都是看起來很沈靜、富有女人風味，在任何人面前都不遜色；也無意誇張、炫耀任何部位。她的面色健康、紅潤，帶著悠閒而略有睏意的微笑，同時，臀部也呈現出優美的曲線。別人當然不

知道，可是不知什麼原因，她竟也渾然不知自己擁有維納斯的美。

不！不行了！這樣想太過份了！這隻在瓷器壺內追逐著淡水甲殼類生物的小鰻魚已經快讓他的腦子爆炸了。從今以後，這件事可以交給柳去煩惱。他可以用稍微好奇的眼光看看柳，可是絕不能懷有這種無聊想法，免得加重柳的負擔。路易山傑斯對神所賦予的天職，懷有充分的信心，可是如果用這種眼神看這位女性，很可能會讓這位認眞而溫柔的女性生出從未體驗過的疑慮。

他趕忙轉回頭，走到離地面三十四樓高度、可俯視整座城市的試驗所大樓西面的玻璃牆邊。這裏雖然並不高，但路易山傑斯覺得這就夠了。這個爆發著驚人的噪音、籠罩在朦朧的暑氣中的大都市（人口一千九百萬），和往常一樣令他覺得反感——不！由於在寧靜的克雷迪西奇．蘇法斯市住了一段時間，對這個繁囂的城市更覺得反感。幸好他不會終生住在這裏，這是他唯一的安慰。

由某一個角度來看，曼哈頓州無論在政治或物理上都只是一個殘骸。從這裏看到的曼哈頓，像一個長了好幾顆頭的巨大幽靈。崩塌的尖塔大廈，百分之九十都成了廢墟，看不到半個人影。州內（一千多個州都是如此）大部分的人口都住在地下。

地下地域完全具有自給體制，有獨立的熱核動力源、獨立的貯水式農園、豐富的藻類懸浮液、有照明裝置的數千英里長的藻類培養管、數十年份的冷凍糧食和醫藥品、能從空氣和都市地下污水再造水分的完全密閉回路給水裝置；還有可將瓦斯、濾過性病毒、放射能等有害物質一次排清的通氣口。這種城邦所有的一切都脫離了中央政府，完全獨立，各自擁有攻擊目標地域管理局TAA——這當然是由前世紀的港灣局發展而成的。

地球這種種變化，乃是一九六〇至八五年間國際性核子炸彈的地下壕建設競爭所帶來的結果。自從一九四五年原子彈的威力震驚了全世界，列強在一段爭相發展之後，由於害怕互相毀滅，也有了管制措施；但是地下壕建設競爭卻無止盡地繼續下去。這不是基於物理學的需要，而是由於地下壕建設計劃的規模實在太大了。

地下壕建設競爭和從前的武器擴張一樣，表面具有防衛的意義，因爲，在競爭中落伍的國家很可能立刻遭到攻擊。唯一的不同處是，前者是由於核子戰爭的威脅迫在眉睫，所以在一面認識、一面實施中定型。人人都不知道核子戰爭何時會爆發，即使不爆發的話，人們心中的恐懼也得在一至五世紀後才能解除。因此，地下壕的建設不僅必須，而且非常急迫。

和武器競爭一樣，這種競爭的最終結局必定也是自我毀滅。由於最初的立案者眼光過於遠大，使得地下壕經濟發展爲世界性。然而，在競爭尚未結束的現在，人們已經發覺無法一直生存在這種體制之下。長則五百年，短則一百年，這種體制終會遭拋棄，一九九三年的地下暴動就是最早的一個徵兆。從那以後，類似的暴動即連連不斷。

此種暴動爲聯合國長期以來試圖建立眞正的超國家政府提供了理由——建立堅固的世界國家。

根據理論，如此一來一切應該都可獲得解決，加盟國不必擔心核子戰爭爆發，人們心頭的陰霾也可望掃除……可是，怎樣才能使地下壕經濟解體呢？一年投入二億四千萬美元、費時二十五年才完成的經濟體制怎樣才能使之瓦解？現在滿佈於地球之下，深度達一英里以上，全部以好幾億萬噸的水泥、鋼筋建造成的地下都市，如何才能解體呢？如果無法加以摧毀，在地球本身滅亡

之前，這些都市將成爲地球人類壯麗的陵墓，到處是矗立的墓石……

這悲慘的結局在路易山傑斯耳畔不斷回響著。地下都市中低沈的哼聲、在眼前震動的玻璃，加上一種從未聽過的嘎嘎聲突然傳入他的耳中，就好像炸彈在搖搖提提已有裂痕的地板上，發瘋似地到處滾動……

「好可怕！」馬凱思的聲音突然由背後傳來。路易山傑斯以驚訝的眼光抬頭看著個子魁梧的馬凱思，他並非驚訝馬凱思的突然到來，而是驚訝馬凱思竟然主動跟他說話。

「是啊！」路易山傑斯說：「我很高興你也發覺這一點。我還以爲是自己神經過敏，是因爲離開地球太久了！」

「也許是吧！」馬凱思嚴肅地點點頭。「我也離開很久了！」

路易山傑斯搖搖頭說：

「不！我認爲這是眞實的！讓人類在這樣的條件下生存下去，實在太殘酷了！這不是一百天中在洞窟裏住九十天的事。所有的人每天都懷著破滅的心情過日子。小孩們在父母逼迫下接受這種事實，認爲這是正常的，眞是太不人道了！」

「是嗎？」馬凱思說：「人類好幾個世紀以來就生存在破滅邊緣，一直到巴斯德的出現；那是什麼時候的事呢？」

「是一八六〇年左右的事。」路易山傑斯說：「可是，現在的情況和那時完全不同。小孩患了傳染病並不一定會死，可是核融合炸彈卻一定會致人於死！」他不自覺地皺皺眉頭。「問題就在這裏！困擾我們的幻影雖然迫在眉睫，可是卻無法以人類的智慧探究出來。如果站遠一點綜觀

這個悲劇，我們可以說，在醫學不發達的時代，死亡經常迫在眉睫，隨時都有可能發生。那是內在的，並非人的智慧難理解的。於是，神來到人的面前，所以人類把希望託付於神。可是現在，我們以死亡代替了神！」

「對不起，路易山傑斯。」馬凱思憔悴的臉突然緊張起來。「你知道的，在那種層次上，我是無法跟你談論的。我以前被你整得很慘，有那一次就夠了！」

馬凱思把頭轉向另一邊。柳一直站在長方形的工作枱旁，依序把排列整齊的試管拿起來對著陽光察看，偶爾也會偷覷眼簾半垂的馬凱思。路易山傑斯的視線接觸到她的臉孔時，她才急忙把眼光調開。不知道她有沒有發覺路易山傑斯的視線，不過，她手上的試管微微動了一下。

「對不起！」路易山傑斯說：「柳，這位是在利奇亞時跟我一起工作的馬凱思博士。這位是柳．梅德博士。雖然還沒決定時間，不過已經決定由她來照顧休提卡的孩子了，我只負責在旁監督。她是世界一流的異質動物學家。」

「久仰！久仰！」馬凱思以嚴肅的表情說：「那麼，你跟神父就是那位外星客人的養父母了。對年輕女性來說，這是很重的責任！」

路易山傑斯有一種想將對方肋骨踢斷幾根的衝動——這顯然不是基督徒該有的。可是，馬凱思的語氣中似乎沒有那種言外之意。

柳只是把眼睛垂下，由微微張開的嘴唇吸進一口氣。「是嗎？」她用低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喃喃說。

馬凱思揚起眉頭，但立刻知道目前柳不會再跟他說話，所以稍覺困惑地收斂笑容，轉向神父

。

「我實在很冒昧，」馬凱思難過地露出牙齒笑了一下。「可是，目前我還沒有時間學習禮貌，等著我去處理的事情堆積如山。你還要多久才能把休提卡的孩子完全交給梅德博士？我們受託必須把利奇亞報告中非秘密的部分整理出來。」

「我們？」

「對！就是你跟我。」

「葛利維和亞克隆斯基呢？」

「葛利維太忙了。」馬凱思說：「忙得連我也不知道他的行踪。可是不知道爲什麼，對方並沒有指定亞克隆斯基；可能是他的身分不太好。我說的對方就是『宇宙空間研究雜誌』，你也知道他們素以嚴謹出名的。關於身分問題，由於他們跟暴發戶差不多，所以作風比學院更學院派，非常重視地位和名望。其實，我們的資料本身就有相當的價值了……你有沒有時間？」

「可能有！」路易山傑斯熱心地說：「假如是在休提卡的孩子孵化出來後到朝聖前這段時間就可以。」

馬凱思又揚起眉頭說：「對！今年是聖年嗎？」

「嗯！」路易山傑斯說。

「對！可以在那段時間作完。」馬凱思說：「可是……我的問題可能是多餘的，路易山傑斯，我看你不是迫不及待要去接受大赦的人，這是不是意味著你對利奇亞的想法已經改變了？」

「不！我不會改變的！」路易山傑斯鎮定地說：「我們所有的人都必須接受大赦！不過，我

到羅馬的目的並不是那個。」

「那麼是…？」

「我要到羅馬接受異端的裁判。」

11

在伊甸園東邊一個不知名的天地，艾克特威吉所躺的泥沼受到了光的照射。不過，晝和夜還未劃分出來，也沒有會吞噬他的海風和波浪。他從稍微發癢的肺部吐出水，然後在火焰般發出光輝的空氣中叫出「噢」的聲音。他把剛長出的前脚移動一下。果然會動！可是他沒有地方可去；同時，沒有外物會襲擊他，所以他不須逃亡。單調、朦朧的光，像永遠陰沈的天空那麼令人舒暢。支配他的主宰，並未替他造出黑暗和空虛的期間。那個期間動物要慰藉自己的失敗，然後在無夢的自我心底裏尋找迎接朝陽的喜悅。

「動物沒有靈魂。」這是笛卡爾曾經說過的一句話。笛卡爾不一定是要爲自己的話尋找證據；不過，爲了證明自己的信念，他曾經把一隻貓扔出窗外。他扔貓的手法很高明，可是拋棄教皇的方式卻是不高明的。那位內向的有關哲理方面的天才，從沒看過眞正的自動裝置，所以終其一生不了解動物所缺乏的並不是靈魂、而是心。只要根據哈代的方程式，即可算出可能範圍內的數值之變數；同時，使用電子計算機，只消一、兩秒便能計算出解答。那位天才的感情和貓比起來是低能的。

艾克特威吉還不會思想。爲了隨時接受每一刻的經驗——隨時忘記——，他成了完全憑感情反應的動物。爲了長生，他必須在晚間暫時進入半死亡狀態。同樣的，這隻新生的生物爲了長成遺傳學上所記載的充滿信心的大人，也須在白天從事奮鬥。可是，有人奪走了他的成長條件，在他的牢籠的泥沼裏放了香皀；而且，爲了避免他跳躍時頭部撞到牆壁，將水改變濃度，讓他只能在地上拍水。這樣確實能保護他的頭部，可是卻阻礙了他四肢肌肉的發達。過了只會發出沙啞聲的時期，到達能呼吸空氣和自由跳躍的階段時，他還是無法順利地跳躍。

由某個角度來看，這也是事先計算好的。這樣的童年，沒有必須躲避的敵人，也沒有稍微一縱即可到達的地方。在這裏，稍微跳躍就會碰到眼睛看不見的打擊，那當然沒有危險性，可是他缺乏應付那種情況的本能。學習反射作用對優雅地站立毫無幫助。再說，經常扭傷尾巴的動物，即使擁有本能，也無法游泳。

最後，他終於完全忘掉跳躍的事情，只一味地蹉縮著等候下一步蛻變。在清醒的時候，他總是茫然地看著圍繞在他周圍提動的頭顱。等到發覺那些爭睹他的人都和他一樣活著，並且比他大得多時，他的本能已經完全退化了。他雖然有漠然的警戒心，但是並未化爲行動。

接下去的蛻變使他能夠走路了。他的個子很大，但是虛弱、瘦長，無法走很遠。這時，不知是誰的安排，把他轉移到陸棲動物飼養所。

這時，他體內的青年期荷爾蒙終於清醒了，開始在血液中循環。他對這個小叢林似的新世界的感想是，不管他喜歡與否，由於體內染色體的記憶，他感覺一種回到故鄉的心情。在飼育所青翠的草木間，他踏著一雙不太穩定的腳，帶著喜悅的心情到處尋找能吃的、能學習、甚至能和他

搏鬥的東西，結果他大失所望。這裏可供睡覺的地方都沒有——因爲飼育所裏根本沒有晚上。

在這裏，他頭一次察覺那兩個經常來看他、偶爾也讓他感覺厭煩的人也有所差別。那兩個人有時一道來，有時只來了一個。這兩個人經常讓他覺得很厭煩，但卻又不是每一時每一刻總令他覺得厭煩。這兩個手上有刺、而且不太光滑的人，時常給他一些從沒吃過的食物，或對他做令他困惑而又高興的事情。他完全不了解自己和他們的關係，而且也不喜歡他們。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碰到有那兩個人之外的參觀者時，他都盡量把自己隱藏起來。有的時候，他也不想讓那兩個人看到自己，因爲他總是覺得很睏。對那兩個人有所請求時，他總是喊叫「山傑斯」。（因爲他發不出「柳」的音。他的舌上有膜、顎也裂成兩半，很難發持續兩種以上的流音——那必須等成人之後才能做到。）

可是，在這段期間裏他不想喊叫，他只是毫無力氣地蹉縮在森林中央的一個池塘邊。

呈蜥蜴形態的最後一個晚上，他把長大許多的頭蓋骨埋在一個最陰暗的青苔縫裏。他的血液告訴他：明天早上醒來後他就要踏出邁向思維動物的第一步。他從未經歷青年時期，就突然要成爲大人了。不過，今晚的他只覺得睏倦……

終於甦醒了。世界在一夜之間有了改變。多扇由感覺通達精神的門被關上，世界突然能以抽象去了解了。他是紀元前四〇〇四年在伊甸園東邊成爲種種事件的材料，由一個普通的動物轉變成像機械般受人操縱的存在。

雖然他不是人類，可是一樣要付出轉變的代價。將來可能沒有人能推測他動物時代的靈魂究竟有什麼感覺，艾克特威吉本身也無法記得了。

＊　＊　＊

「可是，他好像在想什麼！」柳莫名其妙地說，抬頭看看透明門對面蹲著的那個巨型、嚴肅的利奇亞人的臉孔。艾克特威吉——他已經把自己的名字告訴他們了——雖然被實驗室的門隔著，仍然能夠聽到柳的話。他什麼話都不說。往常他曾經一度熱中於看書，但是始終很寡言。

路易山傑斯沒有回答。這位九英尺高的利奇亞年輕人和柳一樣，尤其是現在，讓人油然對他敬畏起來。他自己也覺得奇怪，便以斜眼瞄瞄站在一旁的馬凱思。

馬凱思顯然無視於他的存在。神父充分明白其中的理由。由於共同為「宇宙空間研究雜誌」撰寫報告的計劃，使這兩位意見不合的科學家關係更加破裂，已到無可收拾的地步。

柳雖未察覺他們之間的緊張氣氛，不過，她的心裏也很沮喪。神父明瞭這種情形，覺得非設法解決不可，因為這事和她無關。路易山傑斯鼓起勇氣，盡量想引馬凱思開口。

「現在是學習時期，」他說：「所以他把全副心力都放在『聽』上。從前有一個狼人的故事，大意是一個被狼撫養大的少年，回到人類社會後便無法說人類的語言；不過，利奇亞人在幼年時代不會學習說話，所以到了青年期就必須努力去聽別人說話。艾克特威吉現在就是在作這種努力！」

「可是，他至少應該回答我的發問。」柳憂心忡忡地說，盡量不看馬凱思那邊。「沒有練習是不會進步的。」

「以他現在的智商，他沒有必要問我們什麼。」路易山傑斯說：「以他的立場，我們也沒有資格向他發問。任何一個利奇亞人都可以向他發問，可是我們沒有那種資格——還有，馬凱思所

說的養父母關係，對孤獨過童年的生物來說是毫無意義的。」

馬凱思沒有反應。

「以前，他還會叫我們。」柳難過地說：「至少還叫過你的名字。」

「那不同，那種快樂欲求反應和權威或好意是無關的。假如在貓或老鼠的腦中隔細胞或者是尾狀核植入按鈕控制的電極，可以不用任何獎勵訓練牠們做任何事。同樣的道理，不管是貓或狗，為了討好主人，聽到主人叫自己的名字時都會回答，或做出某種動作。不過，如果因而認為動物會對人說話，或回答發問，那就錯了。」

「我沒聽過那種與腦部有關的實驗，不過我覺得那很可怕。」

「我也那麼想！」路易山傑斯說：「那是一種不道德的方法。不過，有誇大妄想狂的人竟然沒將它用在人類身上，令人覺得很奇怪。如果用這種方式實施獨裁政治，一定能持續好幾萬年。不過這與妳對艾克特威吉的質問無關，他到了會說話時，自然會開口。在那之前，我們可以用自己的尺度衡量他，強迫他回答。利奇亞人不長到十二英尺高，是不會說話的。」

艾克特威吉突然把眼睛的薄膜垂下，兩手緊緊盤在一起。

「可是我的個子已經相當高了！」他的聲音透過通話裝置傳出來。

柳興奮地拍著手。「你看！你看！你的想法錯了！那是什麼意思呢？艾克特威吉，請你告訴我！」

艾克特威吉試著喊：「柳！柳！柳！」

「對！對！這樣就好了！艾克特威吉，你繼續說吧——你想說什麼，繼續說下去吧！」

「柳！」艾克特威吉好像已經說得很滿足了。他的肉垂的顏色又加深了，恢復原來如彫像般的姿勢。

片刻之後，馬凱思「哼」了一聲。柳吃驚地轉向他。神父也不自覺地面向著他。

可是已經太慢了。這位魁武的新英格蘭人，對自己劃破沈默的事覺得很不高興，把背向著他們。柳緩慢地轉回身，有意不讓艾克特威吉看到她的臉。路易山傑斯頓然感到一種被敵視的孤獨，只能一直站著不動。

「聯合國的市民做事情本來就很高明。」馬凱思仍然背對著他們，以不悅的口氣說：「你要我到這裏來的目的就是讓我看這個嗎？你怎麼能說他已經有很大的進步？聽你所說的話，好像他已經創出某種定理了呢！」

「時間就是變化作用。」艾克特威吉突然說：「變化就是包括t命題和t′命題的相對妥當性表現。這兩個命題一個在座標t上，一個在座標t′之外，彼此並無不同。」

「夠了！非常好！」馬凱思回身，抬頭看著對方那顆巨大的頭顱，冷冷地說：「不過我知道你是從那裏聽來的。假如你只是一隻九官鳥，絕對無法在這個文化體系成爲公民！我敢保證。」

「你是誰呢？」艾克特威吉問。

「是你的保護者。這不是開玩笑的。」馬凱思說：「我知道我的名字和經歷。你既然想成爲這裏的公民，就不要仿效羅素或莎士比亞，要做一點有意義的事情。」

「我想不是那樣！」路易山傑斯說：「我問過他想不想成爲市民，不過他似乎聽不太懂。他上週剛讀完『數學原理』，現在正在復習。這並不奇怪，他偶爾會這樣。」

「在第一階段的反饋裏，」艾克特威吉很嚴肅地說：「相反的接續和任何小變化都可能破壞整個系統。第二階段的反饋，超越通常限界的話，會引起系統若不全面安定就無法停止的不規則變化。」

「可惡！」馬凱思念怒地說：「這是從那裏學來的！喂！停止吧！你別在我面前賣弄！」

艾克特威吉閉起眼睛，沈默下來。

馬凱思突然喊叫著說：「喂！怎麼又不說話了？」

艾克特威吉閉著眼睛說：「所以，生物組織的某一部分故障，代替的各種機能就會發達。」說完後又恢復沈默。他已經睡着了——他最近常常這樣睡着。

「他的意識模糊了！」路易山傑斯低聲說：「他以爲你在威脅他。」

「馬凱思！」柳轉身，以熱誠的態度說：「你爲什麼這樣做！他當然不會回答。不！他是不會回答的！因爲你用那種口氣。雖然他長得這麼高大，我們必須昂著頭看他，可是他其實還是個孩子。他以塡鴨的方式記住了那些東西，然後在自認恰當的時候說出來。可是我們一發問，他就什麼都不說。爲什麼不給他機會呢？他並不是要求你去請公民權委員來啊！」

「那妳爲什麼不給我機會呢？」馬凱思突然一語雙關地說，然後臉色蒼白。一會兒之後，柳的臉也變得蒼白。

路易山傑斯再次抬頭看看利奇亞人，確認他已經睡着，便按鈕放下透明玻璃前的摺疊式金屬簾子。艾克特威吉始終都沒有移動過身體。這樣一來，艾克特威吉就和他們三人隔離了。神父不知道這樣做有什麼用處，不過他對艾克特威吉的天眞有點懷疑。的確，除了說出莫名奇妙的事、

做簡單的發問及引用閱讀過的理論之外，艾克特威吉並沒有做什麼——可是不知為什麼，他所說的話使一切事態變得更嚴重。

「為什麼放下簾子呢？」柳問。

「我想弄清楚。」路易山傑斯平靜地說：「反正他在睡覺。而且，艾克特威吉還不能跟我們討論，他太年輕。但是我們必須談談，你也是，馬凱思！」

「你要說的不是早就說完了嗎？」馬凱思比剛才冷靜多了。

「說教是我的工作。」神父說：「如果我做了惡性傳教，我會在別的地方贖回我的罪過。不過那跟話題無關，現在不必談。柳，我們變成這種狀態，原因之一是我們吵過架。馬凱思和我在利奇亞人對人類有無意義這點發生了意見衝突，在利奇亞對我們有否哲學提示這點也意見不合。我認為利奇亞那顆行星如一顆定時炸彈，但是馬凱思不同意，他認為對科學雜誌的讀者說那些事很奇怪，因為政府還沒有對我們提出的報告作考核、採納。這是我們無緣無故變得不和睦的一個原因。」

「為什麼要對那種無聊的事情在意呢？」柳說：「男人實在太暴躁了！那種事情也耿耿於懷！」

「我不能說！」路易山傑斯覺得忍耐不住。「我無法具體地說，因為這個問題十分機密。馬凱思認為我想提的一般性問題，我現在暫時不提。」

「可是，我們目前的問題是艾克特威吉會變成怎樣，對不對？」柳說：「聯合國的審查團應該已經開始工作了。當自己的命運在三十分鐘之後就要被決定時，還能說出這種哲學囈語，實在

太不可思議了！」

「柳！」路易山傑斯溫和地說：「很抱歉！但是，艾克特威吉真的像你所說是一個人，是具有人格和理性的靈魂嗎？你認為他會像人這樣講話嗎？妳不是經常埋怨說他總是不理會妳的問話，講出的話也總是莫名其妙嗎？我曾經和利奇亞的成人交談過，也認識艾克特威吉的父親，他和艾克特威吉根本不一樣。你看了這一小時內發生的事，還不能改變想法嗎？」

「嗯！我不會改變！」柳攤開雙手，溫和地說：「路易山傑斯，你跟我一樣聽到他說話了，你也跟我一樣一直在照料他，知道他並不是普通的動物！他的腦筋異乎尋常的好。」

「妳說得一點都不錯！那些哲學囈語跟妳所說的完全無關。」馬凱思回頭以令人吃驚的陰鬱而煩惱的眼神看看柳說：「可是，路易山傑斯並沒聽進我的話。他只是用煩人的哲學問題使自己痛苦。依我的看法，艾克特威吉並不如我所期望的那麼有進步。很遺憾，從一開始我就知道他的智慧愈接近完全成熟，對我們所構成的困擾就會更大。

「我知道的並不光是路易山傑斯告訴我的。我數度查閱過艾克特威吉的智商測驗成績。那些成績如果不是意味著某種現象上的意義，就是表示我們已沒有可靠的方法來測出艾克特威吉的智商了，而這兩者所顯示的意義是一樣的。如果這樣，艾克特威吉真的成長之後怎麼辦？他可能會成為不屬於人類文明的高度智慧動物，也可能成為特殊的天才。目前他像是一頭動物園裏的動物，不！也許還更糟！像一頭實驗動物！社會大衆會怎麼想呢？他們知道事實後絕不會原諒我們！因此，我在一開始就提出公民權的問題，因為實在想不出更好的辦法。所以還是讓他回去最好！」

他沈默了一會兒，又回復往常溫和的態度繼續說：

「也許我太不懂世故了！我不是生物學者，也不是精神測定學家。可是我認爲差不多是該這樣做的時候了。路易山傑斯太疏忽了。來當面調查的人都知道他的實際狀況，所以，相信結果不會是樂觀的。」

路易山傑斯的意見和他完全一致，不過他不願意說出來。

「假如讓他回去，我會很難過。」柳茫然地說。但是很明顯地，她已經不是在想艾克特威吉的事了。「可是，馬凱思，我認爲你說的十分正確。若沒有別的辦法，只有讓他回去。他的腦筋實在聰明，想想看，如果他不是特別聰明的話，最近這幾天怎麼能保持沈默呢？這是普通動物做不到的。神父先生，我們能幫忙他什麼呢？」

路易山傑斯聳聳肩。他已經無話可說了。艾克特威吉顯然是在模仿別人說話的口氣。而馬凱思由於自己的發問未獲回答，所以把實際情形看得太嚴重了。這種反應主要是由於馬凱思在利奇亞毫無所獲的失望感所帶來的。他一向喜歡把事情弄個水落石出，所以由公民權的方法中找到直截的解決方式。可是這裏面還有更深刻的意義，因爲他和這位女性之間正逐漸形成一種不自覺的羈絆。由「神父先生」一語，柳已經把神父看成了艾克特威吉的養父。同時，神父也被迫拋棄了柳的立場。

即使路易山傑斯還有話要說，也沒有人願意聽了。馬凱思武斷地認爲那些都是神父私人的問題，是除了他本身之外，沒有人會覺得重要的神學上的痛苦。儘管馬凱思所排斥的問題還未被抹殺，但至少對柳而言是不存在了。

對！他們已經無法爲艾克特威吉做什麼事了。惡魔以傳統的精巧武器嚴密地保護著自己所創造的孩子。太遲了！馬凱思不知道聯合國的公民權授與審議會能夠熟練地透過語言文化差異所造成的煙幕，探索出候補者的智慧和適應性。馬凱思也不知道審議會以既成事實來質問有關利奇亞的問題。在那之前，審議會的人已經具備了許多利奇亞的知識，在一個小時之內，他們都要來見艾克特威吉，那時候——

到了那時，路易山傑斯就得不到別人的祖護了。他的一切都會被剝奪，最後空著手被趕出神聖的門扉！這是神的意志，可是，他不像約伯有人安慰，而且連信仰的財產也失去了。

因爲，艾克特威吉一定能通過審核，他比路易山傑斯更自由——更接近公民的存在。

12

艾克特威吉的頭一次宴會是在杜·波達布羅紐·路西安伯爵的地下宅邸擧行的。這使伯爵夫人家的宴會主管阿里斯提特變得更加忙亂，他本來就已經陷入歇斯底里狀態了，現在更加不得了。往常這類宴會都由阿里斯提特一手包辦，由於他很能幹，所以從未碰上無法處理的事情。只要是他認爲最應該大加發揮的宴會高潮，他一向都指揮部下去完成。可是，爲一個十英尺的怪物準備宴會對他而言不僅是藝術才能上的汚辱，更是良心上的汚辱。

原名米謝爾·第·喬班尼的阿斯提特出生於尚未地下壕化的西西里島上一個簡樸的農家。可是，他充分了解自己應該是一個在複雜的舞台上工作的劇作家一類的人。杜·波達布羅紐·路西安這棟位於紐約的房屋深入地底好幾層。擧辦宴會的地方只有一層露出於曼哈頓的地上，其餘部分都埋設於地底，看起來好像方從冬眠中露出頭部，或正要潛入地底。阿里斯提特發現這個建築本來是車庫，建於一八八七年，當時電車加入市區交通網，成爲最有希望、最有威力的交通工具，這是統治全城的區劃區域中的一棟紅磚瓦建築物。現在，電車的軌道依舊殘留下來。中央裝置的集電用軌道平躺在柏油地面上，表面已經生銹，但以兩個世紀的歷史來看，生銹的情況不算嚴

重。最上一樓的中央有類似轎子的方形洞穴狀蒸氣升降梯。這是從前將電車收藏於倉庫所用的。地下一、二樓也有鐵軌，以精巧的轉轍器和升降梯中的鐵軌互相連結。阿里斯提特首次看到這個建築物的設計圖時，心裏萬分驚訝，隨即就想到要善加利用。

伯爵夫人所擧辦的宴會就表面上看來，阿里斯提特的才幹只表現在最上面的三層樓中。可是，阿里斯提特準備了十四部連結的雙人台車，讓厭膩了喝酒和聊天的客人通過升降梯，到下層更刺激的地方探險。由於伯爵夫人喜歡一切都按照古代傳統，所以台車通過升降梯時，會冒出特別設計的蒸氣，並且發出「嗚！嗚——」的聲音。

具有劇作家才能的阿里斯提特，充分抓住客人的心理，努力使下一層比上一層更富趣味，這是他的工作。他非常了解參加宴會的每一位客人。尤其對一些常客，他甚至比伯爵夫人更清楚。假如是一個長舌的人，這樣的才幹可能成爲致命傷，可是阿里斯提特是藝術家，他絕不收受賄賂，因爲他認爲那就像剽竊他人的文章那麼卑鄙（當然，剽竊自己的文章另當別論，因爲人難免有靈感枯竭的時候）。最後還有一點，身爲藝術家的阿里斯提特非常了解自己的女主人，知道何時應該重覆同樣的效果、同樣的場面及同樣的感動，當然更知道何時應該換新。

可是，身高十英尺的爬蟲類袋鼠該如何處理呢？

阿里斯提特站在一樓玄關上一個被柱子遮擋著的壁凹邊，看著早到的客人一個一個從接待室走入正式的雞尾酒室。這也是他最喜愛的傳統形式。伯爵夫人每年都要他這樣進行。這並不需要特別裝置，但很可能引致可怕的結果。因爲這一來主人和賓客都必須穿上毫無意義的古式禮服，這種裝束再加上烈酒，可以很迅速地顯發出放蕩和舒暢的氣氛。

雞尾酒會室目前只有一些早來的客人，裏面包括上院議員夏隆女士。她的濃眉正快樂地向著其他客人上下挑動著。她故意不喝酒，期待她的好友阿里斯提特過來爲她介紹在場的五位陌生年輕男士。她的對面是東奧連奇自由州的威廉皇太子，年輕、但是一無可取，由於喜歡坐台車探險，所以一連來了好幾次。再旁邊就是醫學博士山姆埃．休維爾先生，紅臉、白髮，是一位原生質學（一種有關無我意識的新學問）的最高權威。此人是阿里斯提特相當喜歡的貴客，主要原因是他很好款待。本質上，這個人和到處可見的色狼一樣單純。

主任執事福克納不太自然地從左邊走進來。平常，他好像東方專制君主那樣掌管伯爵夫人家的雜事，可是阿里斯提特在的時候，他就變得卑躬屈膝了。

「開始準備照料酒醉的客人吧！」福克納說。

「笨蛋！別做那種傻事！」阿里斯提特說，他的英文是跟一些低級的三流演員學的，所以語氣顯得有些奇怪。不過他知道這對他有一點好處：和手下說話時，對方摸不出他究竟生氣到什麼程度。

「到下面去吧，福克納，有事情我會叫你。」

福克納鞠躬後很快消失了。由於被打擾了一會兒，所以阿里斯提特用不太高興的表情繼續觀察著來赴宴的客人。

除了一些常客之外，伯爵夫人也在場。不過照現在的情形看來，他還不需要做什麼。伯爵夫人臉上的金箔裝還未脫落，史蒂凡諾辛辛苦苦在她頭上做的小洞穴還很完整，鑲邊的鑽石也像眼睛般閃亮著。

在場的還有把利奇亞的怪物介紹到地下壕都市社交界、並擔任其監護人的馬凱思博士和梅德博士，這兩位客人是次於那位不知該如何加以處理的怪物的第二主客。可是阿里斯提特還不了解他們，如果要帶他們到地下層探險，一定得先了解他們的嗜好才可以。阿里斯提特預感到某種命運將降臨他頭上，也預感到今晚會有爆炸性的事件發生。那個怪物已經遲到至少一個小時了。伯爵夫人早就向全部的客人和阿里斯提特通知過，那個怪物是今晚的主客，大部分的客人都是來看他的。

其餘在場的都是頭戴著怪帽子的聯合國官員。那種怪帽子就像一頂複雜的鋼盔，裏面裝有通訊器具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裝置，包括一種類似小型立體電視的半球型眼睛。還有一個阿里斯提特從未見過的人，據說他是亞克隆斯基博士。他是阿里斯提特無法一眼窺出弱點的那一類型。阿里斯提特正以銳利、疑惑的眼光注視著他。他和東奧連州皇太子一樣神情凝重，不過他的年紀比較老，不可能是抱著和皇太子同樣的目的而來的。他和今晚的主客似乎有特殊的關係，這使阿里斯提特更爲不安。亞克隆斯基博士和馬凱思博士似乎相識，可是不知爲什麼，彼此都在逃避對方的視線。亞克隆斯基博士正喝著阿里斯提特自製的最烈的拌奇（punch）酒消磨時間。那樣子就像懷有深沈的自卑感，必須藉著酒精麻痺自己，又像是一個感情用事的人，爲了女人而不得不這樣……？

阿里斯提特把手指動了一下，一名助手立刻從天花板垂下的裝飾花後面，用熟練的動作彎著背輕快跑過來。這名助手非常機靈，特地藉台車的聲音掩蓋自己的腳步聲。然後四面察看，確定沒被察覺後才把耳朵湊近阿里斯提特的嘴巴。

「你監視著他！」阿里斯提特提動一下腰骨，指示了監視對象。「他會在三十分鐘內喝醉。在他倒下去之前把他帶出去，不過不須要帶出屋子，伯爵夫人也許會找他。把他帶到休息室好了。等他開始搖搖提提時就讓他睡覺。」

助手點頭，兩腳併攏，深深鞠了一個躬。阿里斯提特說話的神態仍是冷冷的，保持其一貫的公式化口吻；不過這應該是一種好現象。

阿里斯提特又繼續觀察客人。客人的數目稍有增加，可是他很擔心伯爵夫人對主賓的遲到會有什麼反應。他從伯爵夫人的表情察覺出某種危險，不過也許還不會拿他出氣。目前，伯爵夫人正準備將不悅發洩於怪物的兩位監護人馬凱思博士及梅德博士身上，而那兩位無辜者對這種輕微的責備顯然已經無法招架了。

馬凱思博士只能一再重覆同樣的回答，後來終於失去耐心，改用愼重的口氣說：

「夫人，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來，也不知道他現在住在那裏。他說過要來的。他晚一點來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反正他總是會來的。」

伯爵夫人好像生氣了，扭著腰望向旁邊。這對阿里斯提特來說是第一個危險訊號。怪物的保護者並不明瞭伯爵夫人家的事情，所以無論如何，伯爵夫人不能對他們施加壓力。位居卡那路西州長要津的杜．波達布羅紐．路西安伯爵，使用某種傳統方法巧妙地運用自己的錢財。他把百分之九十的財產交給妻子，其餘百分之十的錢財則不知用於何處。據說他在研究科學，不過無人知道他的研究範圍。有人猜測他在研究飛行物體學。如果是的話，那是一種時髦的學問，伯爵夫人絕無不知的道理。假如不是伯爵，伯爵夫人在社會上將只是一個有錢財而無權勢的人。有一點是

可以推斷的，那就是如果利奇亞的生物今晚不出現，伯爵夫人頂多是在下一次宴會裏不再邀請這兩位監護人，或者在今後的宴會裏完全排除這兩個人，可是，她一定會對阿里斯提特大發雷霆。當然，她不會把阿里斯提特革職，這一點他早已作了周全的準備，和伯爵夫人訂了嚴密的契約。但是不容懷疑地，她會找藉口挑剔他。他向第一助手做訊號。

「再增加十個左右的客人的話，馬上將夏隆議員帶到台車上。」他果斷地下令：「我不喜歡這樣的狀況。只要再來幾個人，就可以把他們統統送上台車。利用夏隆議員作餘興並不是特別好，可是現在只能夠這樣。照我的命令去做，希利魯！不然你就倒楣！」

「知道了，先生。」名叫希利魯的這個助手恭敬地回答。

＊　＊　＊

起初，馬凱思只當這種台車是比較稀奇的一種東西。可是不知什麼原因，它的聲音隨著宴會的進行而逐漸增大，變成了一種噪音。好像每分鐘都會繞房間一周似的。後來他才發現這樣的台車共有三列。第一列就在宴會場，第二列由樓下載來開心的客人，讓他們加入表情拘謹、嚴肅的新客人中。第三列就像宴會剛開始的一樓一樣空蕩蕩的。由地下二樓上來的客人大都面帶倦容，眼神混濁。身穿制服的僕人立刻迅速地把他們帶到隱蔽的休息室，那是一個離玄關很遠，樓下的客人也看不到的地方。於是，新的週期又反覆進行著。

馬凱思極不願意靠近台車，因爲他不喜歡社交性的招待。尤其現在，他根本不須參加社交活動。不管怎樣，他向來習慣孤獨。即使是小型的宴會，也不能令他覺得愉快；像這樣的大型宴會

更是讓他不自在。不久，他便對解釋艾克特威吉遲到的原因感到厭煩。他發覺在這最上樓已經沒有多少人了，只是由於他和柳還在這裏，所以女主人才一直留在這裏。

由於柳終於發覺台車不僅在這一樓環繞，也可通往地下，所以他沒有理由不坐上台車。同時，升降梯把新到的客人全部載走，這裏只剩下伯爵夫人的僕人和不知如何是好的聯合國官員；這些官員本就不屬於參加這種宴會的人。馬凱思用眼光搜尋剛才看到的亞克隆斯基，可是他看不到那位與自己共事過的地質學家。

台車上的人通過蒸氣升降梯，下降到發出銹味、一片漆黑的樓下，興奮地發出恐怖聲。一扇沈重的門擋在眼前，然後「砰」地一聲，台車衝出升降梯，突然在傾斜的軌道上急轉彎，發出強烈的「咔咔」聲，然後通過兩扇對開的大門，把乘客帶入一個更漆黑的世界，經過一連串猛烈的震動後，漸漸地在「吱吱」聲中停下來。

黑暗中響起女人的悲鳴和歇斯底里的叫聲，以及男人的狂笑聲。

「啊！不好！」

「亨利，是你嗎？」

「放手！妳這個女人！」

「啊！我頭暈目眩！」

「小心！又開始加速了！」

「你踩到我的腳了！」

「啊！我以爲是我丈夫！」

「哇！小姐，我一直很小心。」

「女人家遇到這種時候就失去理智，實在太——」

然而，這些聲音被警笛聲淹沒了。警笛聲響亮而悠長，震得人耳朵都發痛了。聲音消失了之後，馬凱思還覺得耳鳴。接著是一連串的機器吼叫聲和一片朦朧的紫色光。

台車並沒有支架，卻在空中旋轉，各種顏色的星星雖然不甚明亮，但卻快速地轉著圈子飛過去，十秒鐘內就由這一頭的地平線掠過另一頭的地平線。剛見它們從這邊上升，馬上就越過頭上，而消失在台車下。歡呼聲、笑聲、叫聲再度響起；還夾雜了一種發瘋般地抓搔的聲音，緊接著還有汽笛聲。汽笛聲給人一種壓力，隨後轉變成頭蓋骨內側的低歌，接著成爲悠長而令人噁心的呻吟，最後降爲其低無比的聲音。

柳緊緊抓住馬凱思的手，馬凱思則抓住坐席的把手。他腦中所有的細胞都意識到危險，全身燃起一陣興奮。他的手腳僵硬，同時覺得噁心、暈眩——

明亮起來了！

一瞬間，周圍回復安定。連結的台車靜靜地停在由樑架支撐著的鐵軌上，根本就沒有移動過。在巨大的桶狀房屋底邊，衣冠不整的上一批客人正抬頭嘲笑著台車上暈眩的客人。剛才看到的星星，原來是用銀光塗料畫成再以隱藏的紫外線燈光照射出來的。至於在空中旋轉的感覺，是由於一種會刺激內耳的氣體影響到控制平衡的前庭器官所造成的。

「好！大家下車吧！」一個粗魯的男聲說。馬凱思小心翼翼地看看下面。他的頭還有點兒暈眩。說話的人穿著縐縐的黑色晚禮服，頭髮像火焰般紅，肩膀結實，上衣的一條縫線脫落了。

「繼續坐另一列車子，這是規矩。」

馬凱思想要拒絕，後來又改變心意，因爲在桶裏滾動總比和準備坐上他們位子的這兩個人吵架安全多了。每一件事情都很有秩序。台車邊有梯子通到下面，輪到他們時，他扶著柳的手一起坐進去。

「不要抗拒比較好！」他小聲告訴柳：「開始旋轉時，有些人會往下滑，有些人會跌倒！妳有沒有熱鋼筆？沒關係，我借妳，萬一有人太靠近妳，妳就用鋼筆刺他。但是妳用不著害怕那面像圓鼓似的牆壁，就當它是抹上了油。」

的確，柳已經開始害怕了。剛才在上一部台車中時，馬凱思狂暴得幾乎要殺人，幸好他沒有和那兩個客人打架，否則他很可能把對方殺死。

台車進入下一個房間時遭遇到香水攻擊。馬凱思的心情雖然沒有完全鬆懈，不過至少在這裏不需要做什麼了。那是一個由各種顏色的玻璃藝品佈置成的美麗庭院。裏面有眞正的爪哇模特兒，以動人的透視畫姿勢站立著，非常富有戲劇性。這些模特兒以輕得不能再輕的方式呼吸，一動不動地，幾乎和靜止的玻璃花飾一樣。馬凱思覺得驚訝的是——除了科學之外，他可以說毫無審美觀念——柳對這些帶著色情的靜畫似乎有點讚賞。

「這是眞正的藝術！沒有動作的舞蹈！」她好像察覺馬凱思激動的情緒，突然喃喃說：「用畫筆畫已經很困難了，何況是用肉體描繪！我大概猜出這個設計的人了！除了他以外不會有別人！」

他用像是首次見到她的那種眼神看著柳。由於突然襲擊來的純粹的嫉妒，他發覺自己已經愛

上她了。「是誰？」他用沙啞的聲音問。

「哎呀！當然是陳亥！他是最後一個古典派藝術家。我以爲他已經死了！可是這一定是他！絕對錯不了！」

這時，台車徐徐駛向這個房間的出口。兩位活潑而有魅力的模特兒用優雅的動作發給每位乘客一把水墨畫扇。馬凱思第一眼就覺得這扇子非常低級，可是仍然勉強壓抑想丟掉的衝動，把扇子放入衣袋裏。然而，柳卻默默地指指上面的中文簽名，然後愼重地合起來。「對！果然是他！這是眞正的水墨畫。想不到能獲得這項禮物——」

台車又往前奔馳，庭院消失了。一行人衝進一片混沌的色彩裏面。什麼都看不見！什麼都感覺不出！馬凱思的心靈震撼了！一而再、再而三地震撼！他幾乎想哭了，不自覺便低聲悲鳴。雖努力想恢復自制，可是實在抑制不住。然後——不！就要抓到了，只要再一點點……假如能有絲毫的思考能力就好了——

突然間，他恢復了自制。他開始了解情況。這次的房子是一個長廊似的東西，以肉眼看不見的空氣簾子隔成了十五個小房間，各個小房間裏都籠罩著有色的煙霧。這些煙霧裏含有直接刺激人類下視丘的氣體，其中有幾種是馬凱思所熟知的。那是二十世紀中葉鎭靜劑全盛期發展出的一種會使人產生嚴重幻覺作用的化合物。在恐怖感、宗教的興奮、狂暴的勇氣、權力的渴望以及語言無法形容的感情漩渦中，馬凱思由衷地感覺在「經驗」的名義下，施用藥品使人的精神受到瞬時相當大作用，確實能令人產生莫名的精神興奮。他知道這是地下壕社會中十分普遍的一種娛樂。一般人認爲此種煙霧不含毒性，可是會使人上癮。由此看來，它的害處並不亞於中毒的危險。

從走廊邊朦朧滲透進來，沒有形態、如粉紅色簾幕般的高濃度純5—羥基色胺解毒劑，冲走了他心中所有的感情，只剩下對這個大宇宙的完全滿足感。這樣是不行的……可是，一切都很順利……宇宙間再也不會發生任何事情了——

在這種毫無怨言、毫不牽強的肯定狀態下，連結台車上的乘客在複雜而殘忍的惡作劇中流動。最後，牆邊放映出貝爾森納粹集中營的錄影帶。很顯然的，設計者是要暗示台車上的乘客，接下去可能要被投入熔礦爐中。等他們被送入熔礦爐，門關起之後，突然噴射出冲滌心靈的氧氣，有些乘客被這預料不到的恐怖感襲擊得昏了過去，最後被扶下台車。其餘已經顛倒迷亂的乘客，終於也被送到正大笑不已的前一批乘客中了。

馬凱思唯一的衝動是想馬上跑開，他不願意再次看到下一批乘客受衝擊的場面，可是他太疲憊了，只能勉強走到圓形劇場最靠邊的長椅。柳已經累得走路都很困難。這兩個人只能坐在那裏，慢慢等待體力恢復。

幸好他們坐在這裏休息。他們二人微啜著酒時——馬凱思起初對那只溫暖的琥珀色玻璃杯懷有很深的疑心。可是，那裏面是純正的白蘭地——一列台車在迎接的歡呼聲中到達，在場的人一個接一個站了起來。

艾克特威吉到來了。

*　　*　　*

地面的雞尾酒會場現在總算是賓客滿堂。可是阿里斯提特並不覺得高興，他已經將地下層的

宴會負責人開除了。他心裏某一部分的第六感，已經察覺出宴會的氣氛愈來愈冷清。後來主客到達時，招待上又徹底失敗。當時，伯爵夫人不在附近，那兩位監護人也不在場，特別被邀請來看這位主客的客人也都不在。同時，主客本身也出乎阿里斯提特的意料之外，居然使阿里斯提特在佣人面前表露出畏懼和不知所措的神態。

阿里斯提特對自己的畏懼感到羞辱，可是事實已經無法挽救了。老早有人警告過他要預作心理準備，可是他絕沒想到對方如此怪異——身高有十英尺以上，看起來像爬蟲類、走路的樣子像袋鼠、可是更像人類。微笑著的下顎露出巨大的牙齒，每兩、三秒鐘會改變一次顏色的肉垂，可以把人當小雞般抓起來的長了雞距的手；還有每走一步就會把餐桌上的盤子拍落，用以保持平衡的尾巴，如馬嘶般的笑聲，以洪亮的男中音冷漠而愼重地吐出的流暢英文……阿里斯提特感覺自己又囘復到剛從西西里登陸時那麼笨拙而無氣質。可是，這隻怪物走進來時，除了阿里斯提特之外沒有人可以迎接他……

台車帶著「咔咔」聲，駛進附有中院的休息廳來。台車還未停妥時，夏隆上院議員就伸出吸引人的細腿，眉毛挑得高高地滾了出來。由於阿里斯提特盡責地爲她做了特別安排，所以此刻她的精神至少增加了五倍。「那是男人喔！」

阿里斯提特再度失敗了。伯爵夫人事先交代過，在宴會正式開始前必須讓這位女士坐台車繞一圈，然後把她送到地下壕城市的黑夜裏，否則她這一個晚上會用比平常強烈五倍的眼光，不顧週遭人的感想，依次糾纏文學家、政治家、科學家等名人，每次至少要扯上三十分鐘的花邊新聞。當然，她並不在意到了下週會被評論爲「色情狂」。假如不設法在夏隆議員完全滿足前把她弄

出去，很可能會發生難以預測的訴訟事件。

空蕩蕩的台車像要迎接客人似地駛過宴會場時，利奇亞的怪物異常高興地笑了一笑。

「我一直夢想能當火車駕駛。」他用簡潔而幽默的英文說。那是阿里斯提特終其一生也學不來的正確發音。「噢！你是主管先生嗎？其實我也帶了兩、三個，不！幾個朋友來。主人是那一位呢？」

阿里斯提特經不起他的詢問，用手指指方向。這個高大的爬蟲類喀喀地笑著，坐上最前面的一部台車。然後，他的同伴一個個走進宴會場，坐在他的後面。台車開始發動，駛向升降梯那邊，隨即拖著一條蒸氣尾巴降落下去。

這樣就結束了。阿里斯提特表現得一點都不漂亮。早知事情會如此的話，他就會加強準備，召集僕人待命了。不到十分鐘後，他傲慢地向福克納下了一道撤職令。

他覺得把一生獻給高貴的支持者的藝術家，只能有這種下場。也許，明天他會在某一個地下壕城市的糧食經理部當一位專做簡單菜肴的廚師。雖然他和伯爵夫人訂過合約書，可是沒有用的！這一些是爲什麼呢？先不管那隻外星球生物的慾求和他的同伴！那個怪物到達的時間就是不對！

他裝模作樣地以生氣的步伐離開自己的崗位。命令還能找到的部下趕到休息室去。他現在只能想到的只是如何去勸那位和利奇亞怪物有某種關係的馬丁·亞克隆斯基博士放下酒杯。

他這種擔心並不是多餘的。如果他的運氣好的話，頂多也只能由杜·波達布羅紐·路西安伯爵夫人的宴會主管阿里斯提特囘復爲出生於西西里毒氣沼澤地的米謝爾·第·喬班尼。

馬凱思發現樓下的構造之後，立刻懊悔和柳一起坐上連結台車。因爲這樣一來，艾克特威吉到達他也不曉得。基本上，這裏是用隔音牆隔成幾個小房間，每個小房間裏的客人都比上面的客人醉得多，也放縱得多。當然，每個房間都有不同的型態的宴會在進行著。他和柳坐上台車之後便不由自主地被帶往每一條路線。每當他想偷偷溜下台車時，台車就以無法形容的速度疾駛，讓他覺得好像深夜裏坐在雲霄飛車中似的。

不過，他們兩人所能看到的唯一重要場面是，艾克特威吉站在一列台車的最前頭，由瓦斯室的煙霧中衝出來，毫不費力地走下台車。接著，十個穿著蜥蜴般鑲銀邊的綠、黑二色制服的年輕人從他背後的五部台車下來，每個人都雙手抱在胸前、表情嚴肅、眼睛直視前方。

「久仰！久仰！」艾克特威吉說著深深一鞠躬。他那小小的恐龍狀的手令人覺得怪異而滑稽。「伯爵夫人，能跟妳見面，我覺得無上的光榮。夫人氣質高貴，不與貧賤爲伍，但我卻鼓起勇氣來拜訪妳！」

群衆喝采了。伯爵夫人的回答被噪音所淹沒。伯爵夫人可能埋怨他天生對那種能給地球人影響的煙具有免疫力，所以艾克特威吉馬上露出受傷似的表情說：

「我知道妳會這麼說！可是很奇怪、也很遺憾！我竟然上了妳的當。純情的人大都不會懷疑別人！妳看到那些唐璜不在乎地站在那兒嗎？」他指著那十個年輕男人。「不過，這當然是我騙妳的，和尤里西斯（Ulysses）走過魔女塞琳妮（Serenes）的島嶼時，命士兵用蠟塞住耳朵一樣，我也在他們的鼻孔中裝了過濾器。不過，我的隨從能夠抵擋住任何事情。他們相信我是天才！」

接著，他像變把戲似地拿出一個在他手上顯得益發小的銀哨子，吹出與他的笨拙不相稱的清

朗聲音。哨音在混濁的空氣中響起。這時，那十個隨從由站立的位置癱軟下去。站在前方的群衆很高興，用脚踢著倒地的軀體。可是，那十個人對這些粗暴的動作毫無反應。

「他們都醉倒了！」艾克特威吉用父親勸誡孩子的語氣說：「我當然不是把他們的鼻孔塞住，而是暫時停止他們鼻子裏的網狀組織的作用，在我作出訊號之前，伯爵夫人的毒煙絕對傷不到他們！可是現在我已經讓他們恢復了！我已經把不該告訴妳的都告訴妳了！夫人！請把這些人帶到那邊去吧！看到他們這種沒出息的樣子就讓人困擾！在這裏是必須遵守規律的。」

伯爵夫人拍拍手，喊道：「阿里斯提特！」她用手碰了一下藏在髮中的對講機，可是沒有聽到馬凱思也能聽到的回答。她的表情突然由孩子氣的喜悅變成激怒：「那個下賤的鄉下人到那裏去了？」

馬凱思激動而費力地擠開群衆，走到艾克特威吉的視線看得到的地方。

「你到底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他聲音沙啞地說。

「馬凱思，我跟你一樣是來參加宴會的。晚安！柳女士！伯爵夫人，妳認識我的養父母嗎？當然，妳都知道了！」

「嗯！我知道！」伯爵夫人很巧妙地把裸露的肩膀和背部對著馬凱思和柳，由粘了金箔的眼圈下看著經常露出牙齒微笑的艾克特威吉，說：

「我們到那個房間去吧！那裏既寬濶又安靜，你不須要看看坐在車裏的人了吧！請先走吧！車子裏的人都沒什麼好看的！」

「我也尊重獨創性！」艾克特威吉說：「可是我想，夫人，馬凱思和柳都在我旁邊，全宇宙

裏，擁有哺乳類父母的爬蟲類，大概只有我了！我想好好地對待他們！我覺得這也是我的弱點。是不是很有趣？」

塗著金箔的眼皮垂了下去。伯爵夫人的宴會主管已經對幾年沒有爲伯爵夫人帶來這種能偷偷品嚐，而絕不會讓第二天晚上的客人保持秘密的趣事了。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馬凱思認爲伯爵夫人可能發現了某種有趣的事。可是，她根本不是一個有想像力的女人。所以馬凱思可以很簡單地推測出那是什麼事情。艾克特威吉雖然一身爬蟲類的體型和皮膚，但是卻具有壓倒性的男性氣概。

艾克特威吉也有稚氣的地方，這種配合使得他的另一個具有壓倒性的、令人嫌惡的爬蟲類特徵消失了。這可從他的第一個立體電視節目所收到的反應證明出來。他對地球上諸般現象和成規所提出的激烈而錯誤的抨擊，令人非常的驚嘆。那個時候，馬凱思就暗地在心裏想：不到一個禮拜，他就會成爲知識階層中的風頭人物！可是，馬凱思絕對沒想到小孩、家長，以及寂寞的婦女會寄給他那麼多的信件。

艾克特威吉已經成爲擁有廣告客戶的新聞評論家。有史以來的評論家當中，他是第一個擁有不滿現狀的知識分子和未解人事的孩童各佔半數的基本觀衆的——至少這個世紀裏他是第一個這樣的例子。大衆傳播界的人士莫不拿他和艾特力・E・史蒂文遜和奧利維・J・特拉肯兩位歷史性人物相比。

艾克特威吉還有另一批狂熱的崇拜者。那是那一階層的人呢？他還未在立體電視上分析過。那十個隨從癱軟地任由穿著制服的僕人拖出去。馬凱思和跟在伯爵夫人身後的群衆一起由圓形劇

場走到隔壁的宴會場。馬凱思的眼睛還緊盯著那十個被拖走的年輕人。他們穿着的制服好像象徵著某種意義——那身制服到底代表了什麼？或者只是一種表演性的服裝？如果那十個艾克特威吉一吹哨子就倒下的年輕人不穿上相同的服裝，演出效果一定會大打折扣。艾克特威吉也了解這一點！利奇亞人的傳統中並無制服的觀念；制服只對地球人有深刻的意義。由此可見艾克特威吉比地球人更了解地球的事——

相信艾克特威吉是天才，絕不會做任何壞事的這些穿著制服的狂人——這代表著什麼？

如果艾克特威吉是人類，這裏面的涵意馬上可以了解；可是他並不是人，而是一個把人當做鋼琴般彈奏的音樂家。而這首曲子的結構，可能永遠沒有人能夠了解——說不定根本沒有結構，而只是艾克特威吉的即興演奏——至少目前似乎是如此。光是這麼想，就使馬凱思覺得毛骨悚然了。

這些都是艾克特威吉獲得公民權後不到一個月內發生的事。起初馬凱思只是對這種變化覺得興奮和驚訝。可是後來的演變使他不知如何是好，甚至擔心遲早會發生不幸的事情。

「這種親戚關係是我一直在研究的問題。」艾克特威吉說：「當然，我知道我的父親是誰，這是我與生俱來的本能。可是，我們的『父親』和地球上的完全不同。你們對『父親』的概念非常矛盾。」

「爲什麼呢？」伯爵夫人不太感興趣地問。

「我們利奇亞人根據對孩子的崇敬意念，對孩子的精神、肉體上的福祉，極有耐心地採取保護態度。可是你們卻讓自己的小孩住在像這樣大的洞穴，使他們完全喪失與大自然的接觸，敎他

們害怕死亡。這樣一來，小孩當然會變得有些怪異。因爲任何人都對死亡無可奈何。舉個例說，爲了生活，必須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熱力學第二定律，你們卻叫小孩要去害怕。這樣，孩子會對你們心存懷恨。」

「我想，孩子們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伯爵夫人冷冷地說。因爲她沒生過小孩。

「不！孩子會先恨父母。」艾克特威吉說：「然後，對其餘的大人也會懷有憎恨的感情。這是觀衆來信告訴我的。以往他們沒有傾訴的對象，而我和他們的苦惱毫無關係，可以客觀地加以評斷，而且不會責備他們、害他們，所以他們都願意向我傾訴。」

「那太誇張了！」馬凱思不安地說。

「不！馬凱思，到目前爲止，我已經防止了好幾件凶案的發生。其中最巧妙的一件是一個五歲的小孩，他計劃用垃圾處理裝置殺死父母和十四歲的哥哥，而使事情看起來像是市衞生局計算錯誤所導致的意外。那麼小的孩子會有這麼巧妙的計劃，實在令人驚訝！不過，如果他眞的去做，一定會成功的；這種地下壕城市的結構太複雜了，稍微一點錯誤就可能變成致命傷。馬凱思，你不相信的話，我可以把信拿給你看！」

「不用！」馬凱思緩慢地說：「我不是不相信。」

艾克特威吉眼睛的薄膜垂下一會兒。「將來我會讓那種計劃眞的實行一次看看。」他說：「這可以當做一種警戒，讓你們知道這種事是不應該發生而發生的。」

不知什麼原因，馬凱思認爲他一定會那樣做，也確信一定會有他所說的結果。人類無法記得小時候的事情，所以不會認眞考慮兒童的激情、欲求以及不滿；年齡愈小的兒童，壓抑感情的無

意識良心愈弱。像艾克特威吉那樣的人，很容易就能了解那個無力而激昂的廣大世界。他會比具有豐富經驗的精神分析專家更容易進入那個世界。

防止這類問題，必須由此處着手，如果事後再以精神分析法處理就爲時晚矣。精神分析法能治療精神抑鬱症，可是不能治療精神病。精神病患者除使用藥理學上的鎮靜劑調節5—羥基丙胺的新陳代謝之外，就沒有其他的辦法了；伯爵夫人那種討厭的煙霧化學同類品雖可有效改變人的精神，可是用以治療精神病時只能遏止症狀惡化，就像給予糖尿病者胰島素或相關藥物一樣，組織上的損傷已經產生了。在腦子裏複雜糾纏的結中，基本性的反射囘路一旦開始活動後，雖然可以中斷，但卻絕不能切斷；當然可以施行有害的手術，可是，那已經是一世紀前就被廢棄的野蠻方法。

這是他從利奇亞囘來之後發覺到的種種地下壕的經濟危機。出生於這個世界的馬凱思，理所當然地接受此種經濟體制——或是成人以後的童年記憶才使他有這種觀念。也許那時的情況和現在不同！也許當時的問題沒這麼嚴重！也許這是他長久來的判斷力爲他培養出的幻影！可是他認爲，當時的人們是爲了下一代才去適應地下走廊式的生活——以爲自己的下一代可從恐怖感中獲得解脫，多了解一些有意義的事情——帶著將來能看到一點點陽光、一點點雨或幾片樹葉的希望，忍受著那種生活。

從那以來，地上生活的限制大幅度緩和了，已經沒有人相信核子戰爭的可能性，因爲地下壕建設競爭，使核子戰爭無法再發生。可是不知什麼原因，心理環境絲毫未見改善，反而更形惡化。在馬凱思離開太陽系的期間，橫行於地下通路的未成年暴力集團增加了四倍。聯合國每年撥出

一億美元爲青少年設置完善的娛樂設備及保健設施；可是娛樂中心終日無人加以利用，而強盜卻日漸增加。對這些強盜，聯合國最初的對策是嚴懲，首先把機車的強制保險額大幅度提高。這一種看似無害的慢速交通工具，原本被強盜用於搶奪之類的單純犯罪，可是後來成爲更複雜、更具破壞性的遊戲工具，甚至被利用來偷襲食品倉庫和工業酒精蒸餾工廠，最後更集體襲擊公益機構——並在換氣館內賽車。於是，有關方面迫不得已之下打出提高強制保險率的王牌。

由艾克特威吉的話中可知，他對那些強盜的事了解得相當徹底。現在已無人相信核子戰爭的可能性，可是也無人相信可以再恢復地上生活。數億噸的水泥和鋼鐵依然存在。人們喪失了對下一代的希望，更喪失對自己的希望。當馬凱思到那個利奇亞的伊甸園時，地球上沒有任何原因而犯罪的個人竟超出了其他犯罪的總合。只爲了逃離單調痛苦的地下壕生活而引起這些犯罪！上一週，聯合國公共對策委員會中的某一個笨蛋，提議在自來水裏加入鎮靜劑。世界保健機構馬上在二十四小時內把他開除了。事實上，把這個提案付諸實行只會使這種犯罪加倍。因爲現在人們的責任心已相當薄弱，這種做法會使僅存的責任感也消失殆盡。可是，現在想對這種提案反擊已經來不及了！

世界保健機構對這種事情能迅速而任意地處理是有其道理的。根據最新調查，以「瘋狂的實態」這樣可怕的名稱被診斷爲初期偏執狂，而未住院治療的精神病患者，總計有三千五百萬人。這些都是必須馬上收容住進醫院中加以治療的；但是，世界保健機構如果將這些患者悉數收容，地下壕經濟勢必會發生史無前例的嚴重人口不足現象。這三千五百萬名患者對鄰居或所從事的工作，均構成極大的危險，可是地下壕經濟實在過於複雜，如果缺了這些人，很可能就無法運轉了

。

另外未確認爲精神分裂症，可是具有潛伏性症狀者有其二倍之多。這些人當然更是不可缺的。地下壕經濟顯然已經從某個地方開始崩潰，不可能長久維持下去了。現在，人們都瀕臨精神病的破滅狀態……

艾克特威吉能權充治療者嗎？豈有此理！這怎麼成！可是，還有別的辦法可行嗎……？

「今天晚上好悶！」伯爵夫人埋怨說：「你只能讓孩子們快樂嗎？」

「我不能使任何人快樂。」艾克特威吉立刻回答：「當然，我自己本身例外。同時，我也是孩子。我不只有哺乳類的父母，我也是自己的叔叔；在立體電視裏幫助孩子們解決問題的人，不是都被稱爲叔叔嗎？妳好像不知道我眞正的價值，夫人！妳好像沒發現我漸漸變得有趣！下一秒鐘，我可能會變成妳的母親，那時妳就會呵欠連連了！」

「你已經變成我的母親了。」伯爵夫人挑逗似地半閉著眼睛說：「喉嚨好像多了一塊肉那樣垂下去，那麼整齊的牙齒，講話的口氣竟然跟我母親一模一樣，眞不可思議！哎呀！你已經變成另一個人了；但是求求你，別變成路西安吧！」

「能夠的話，我倒想變成伯爵。」艾克特威吉說。馬凱思聽得出他確實很遺憾。「可是我不擅長姻戚理論，連哈代我都不了解，也許到了明天……」

「哎呀！哎呀！」伯爵夫人又說：「我怎麼會想到邀請你呢？你實在令人覺得無法忍受！我不知道自己爲什麼這麼期待你來。我現在應該已經明瞭了！」

令人驚訝的是，艾克特威吉竟然用高昂激越的男高音開始唱歌了——「蘇也夫、蘇也夫、蘇

札……」在這瞬間，馬凱思認爲那聲音可能是另一個人的。不過，伯爵夫人馬上向艾克特威吉露出希臘面具式的臉，她是眞正念怒了。

「停下來！」她的聲音有著明顯的不悅。臉上由於塗了金箔的宴會粧，很快現出扭曲怪異的表情。

「好的！好的！」艾克特威吉溫和地說：「現在，妳知道我不是妳的母親了吧！因爲我必須忍受妳這樣的叫罵。」

「你這個討厭的有蛇鱗的惡魔！」

「哎呀！夫人！我有鱗，妳有乳房，這都是理所當然，而且是最適當的安排。妳不是希望我能讓妳快樂嗎？所以，我想妳大概會喜歡中世紀諾曼地方遊唱詩人的搖籃歌！」

「你在那裏聽過這首歌？」

「不是任何地方！」艾克特威吉說：「是我自己加以復原的。因爲從妳眼睛的顏色，我知道妳是諾曼人。」

「你爲什麼能夠這樣？」馬凱思覺得很感興趣。他首次親眼看到艾克特威吉表露音樂方面的天賦。

「沒什麼！這是遺傳因子，馬凱思！」艾克特威吉說。他那清晰的利奇亞頭腦，使他能看透表面上的意義而了解馬凱思質問的本質。「我也使用同樣的方法了解自己和生父的名字。艾、克、特、威、吉這個名字是記在一個染色體的遺傳因子上的符號。G、V和I這些對立因子當然是得自母親的遺傳。我的大腦皮質和遺傳性氣質直接與感情有關。我們能像你們看顏色那樣看到自

己的祖先——這對我們來說，是現實世界的光譜之一。我們的祖先給我們那樣的感覺，我們只要加以模仿就不會錯，別人還未開口之前，我們就了解對方的爲人了！這實在太方便了。」

馬凱思確實微微感到不寒而慄。他擔心休提卡沒有把這種事告訴路易山傑斯。也許眞的沒有，否則，這對生物學者而言，算是非常有趣的新發現，那位耶穌教會的神父不可能不說出來的。不管怎樣，神父已經出發到羅馬，想問他也來不及了。而葛利維身在遙遠的地方，這裏只剩他和亞克隆斯基了。可是，亞克隆斯基不可能了解這種事的。

「好無聊！好無聊！無聊透了！」伯爵夫人說，她已經大致恢復鎭定了。

「的確很無聊！」艾克特威吉帶著始終未消失過的微笑說。由於這樣的笑臉，他所說的任何話語都不會被認爲是帶有惡意的。「不過我一直努力想讓妳感覺有趣。我這種餘興節目，妳不覺得有趣嗎？可是，今天我是客人，妳應該有責任讓我得到樂趣。妳在下面準備了些什麼呢？我去參觀、參觀吧！我的臨時侍衞呢？請叫醒他們！告訴他們，我有好的去處了！」

擠得水洩不通的客人都熱心地傾聽他那詼諧、諷刺而且令伯爵夫人不知所措的長篇大論，覺得趣味盎然。伯爵夫人把裝得高高、用金箔裝飾的頭點了一下，把艾克特威吉領到台車的方向。這時，群衆的歡呼聲震動了會場。柳畏縮地站在馬凱思身邊。馬凱思挽著她的腰。

「馬凱思，我們別去吧！」她低聲說：「我們回去！我已經受夠了！」

13

艾克特威吉的日記摘錄——

六月十三日。獲得公民權的第十三週——這一週當中都待在家裏。地球上的升降梯都不停在這一樓；必須調查其中的理由；人類所做的一切都是有理由的。

* * *

亞克隆斯基在艾克特威吉的節目停播那一週裏，常覺得自己莫名其妙。爲什麼會這樣呢？他也不太清楚。這種茫然的感情第一次侵入他心裏是在很久以前。那是在克雷迪西奇．蘇法斯市時。當他們四個人的意見各自分歧時，他突然發覺自己不了解馬凱思、神父或葛利維在說些什麼。然後，他開始認爲其他三個人也和他一樣。他們那些裝飾利奇亞潮濕空氣的長篇理論和感情，根本找不到一個可以吊掛的支點。

回到地球之後，「宇宙空間研究雜誌」在報導有關利奇亞的事情時故意把他漏掉，當時他雖然略有點焦慮，可是他並不生氣。因爲在利奇亞的經驗對他來說已經成爲遙遠的夢了。他知道另

外三個比他博學的學者已經無法再和他談論彼此都能瞭解的話題了。

那些都還可以忍受。可是，現在他最喜愛的立體節目停播了！其實那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可是，襲擊著他的絕望、寂寞和不安，是他無法加以解釋的。表面看來一切都很順利。由於最近發表了一篇重力之波——潮水像地震似地震動——論文，因而受聘到霍爾丹地震研究所擔任研究員，爲期一年。到達那裏後，受到該大學科學部的耶穌教會信徒適度的尊敬和熱誠的歡迎。撥給他的單身宿舍，一點都沒有修道院的氣息。對單身的人來說，那幢宿舍算是很奢侈的；一位地質學者所需要的器具都具備了。他不必授課，研究所配給他的研究生，已經有好幾個成爲他的好友——可是，今晚他獨自茫然地看著取代原來艾克特威吉的立體節目——

往前回顧的話，可以發現到在這種危機前的每一步都是無可避免的。不過，每一件都是極其微小的事情。他熱切地盼望回地球，可是並非渴望地球上的某一個生活面，而只是希望以往所看慣的東西都能再度回到他的身邊來。然而，回來之後，那些舊有事物卻無法令他喜悅，一切都突然單調起來。他以爲這是在利奇亞那個絕對自由的世界生活的後遺症。突然由自由之身變成幾億分子中的一個，當然會無法適應。

可是嚴格地說，這不能算是改變，而是在這世界上奇妙的無感狀態。就是以往熟悉的事情，已無法再吸引他的感情，同時也沒有觸發他感情的力量。時日一久，這種無感狀態愈來愈嚴重，終於成爲一種症狀，而常有暈眩的感覺；好像要倒下去了，偏又找不到能支撐身體的東西。也許，他會從自己站的地方往下沈……

從那時起，他開始收看艾克特威吉的新聞報導。他還記得當時他只是懷著一股好奇心，藉此

排遣時間。可是看他的節目有時會有所幫助——至少艾克特威吉讓他感到有趣。不管他和利奇亞調查團的另外三人在想法和目的上如何背道而馳，至少，在利奇亞時他能意識到自己的存在；這一點不僅成爲他的慰藉，也讓他每想到這裏就覺得欣慰。艾克特威吉偶爾也會對亞克隆斯基所熟悉的地球作激烈的抨擊。那時，亞克隆斯基會湧起一股莫名的喜悅，感覺艾克特威吉正使用一種複雜的手段，遠遠地代替他向看不見的敵人報仇。可是，收看艾克特威吉的節目，並不能使那種暈眩的無感覺狀態消失；收看他的節目只是一種慣性。

這段時間裏，他突然對以前那些同事在做些什麼懷有一種莫名的不安。有時知道了同伴所做的事，他會覺得那根本毫無意義。人爲什麼會被這樣的社會組織所束縛呢？那有什麼意義呢？像平凡的原始穴居人一樣，出去工作，工作完畢又回到被稱爲目標地域的洞穴裏，過著那種週而復始的生活方式。如果登場的人物不是這麼庸俗，大可構成悲劇了。熱心、獻身、策動、世故、聰明、勤勉、認爲自己的工作很重要而熱中於其中的人們，雖然會覺得自己原有的都很無聊，不過，他們相信這世界上另外還有更有價值的東西。可是，亞克隆斯基已經逐漸喪失那種趣味感了。在利奇亞時成天渴望吃到的牛排，現在只覺得有義務去吃，只剩下用叉子送入口裏，再吞進胃部的運動而已。

偶爾，他也會突然興起羨慕耶穌教徒的科學家們的念頭，他們還認爲地質學是很重要的一門學問。可是對亞克隆斯基來說，那是很久以前——雖然這麼說，其實那只是數週前的幻影。他們的信仰只是成爲這個聖年裏不絕的智慧興奮之泉。亞克隆斯基兩年前聽過路易山傑斯的說明，所以一直認爲耶穌教會是被複雜的道德神學問題所束縛的組織。根據亞克隆斯基的記憶，耶穌會教

徒有義務檢討政策問題，然後推薦給羅馬方面；尤其霍爾丹大學，更是最華麗的精神興奮集中地。他並沒有特地去追究問題的核心，可是他知道，今年是教皇將發表宣言、解決一世紀前的聖母瑪莉亞處女懷胎說的日子。他從餐廳和服務單位的其他場所聽到許多熱心的議論，知道耶穌教會已經推薦了方法，一切只看哈多里安教皇如何取捨決斷了。他覺得很驚訝，這個問題爲什麼到現在還沒有解決？爲什麼又被提出來討論？後來他又從餐廳裏聽到片段的談話，知道教皇的決定已經沒有任何約束力了。當時的耶穌會教團對聖母處女懷胎這項教條力持反對，可是由於在職教皇明顯而強烈的私人意見，這項教條還是頒布了；聖彼得的決定，任何懇求都無法加以更改的呀！

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一件正確的事情了。亞克隆斯基感覺噁心和暈眩。後來，霍爾丹大學的同事開始和他離得愈來愈遠，變成毫不相干的陌生人，這和路易山傑斯在利奇亞時給他的感覺一樣。二〇五〇年代的天主教由信徒的數目來看只是第四大宗教。回教、佛教、印度教的信徒依序都超出天主教。信徒數目次於天主教的是清教。可是清教教徒很複雜，如果加上不能稱爲世界宗教的教徒，人數可能超出天主教好幾倍——如果將不可知論者、無神論者以及對宗教漠不關心的人都統計起來，數目可能和猶太教徒相等或更多。連亞克隆斯基也不得不以優越的心情承認，自己並不屬於那些群體的任何一個，而是完全孤立的。他漸漸開始懷疑宇宙現象的存在。

不管是理論上的實證主義、或是沒有實體的任何知性組織，他都不願去歸屬。既然不喜歡吃牛排，那麼，無論如何將小牛巧妙地處理，製成可口的菜餚都沒有用了。

受邀參加艾克特威吉的頭一次歡迎宴，對打破他和別人之間所相隔的距離會有幫助。雖然不能確定，不過能親眼看到利奇亞人，也許能使事情改觀。而且能見到神父或馬凱思，可以重溫和

他們在一起時那種親密的感覺。可是神父並沒到。馬凱思一直被女人拖著，好像跟他隔了好幾光年的距離。在這一切都毫無意義的觀念下，亞克隆斯基肯定，現在最重要的是必須避免性的壓抑，同時，他看到的艾克特威吉也只不過是記憶中的利奇亞人，而且很強烈、很聰明、很危險、很滑稽、很不高明地模仿地球人。所以他覺得很可厭。盡量想避免和任何人講話，然後就在不知不覺中喝醉了。這個宴會中，他所記得的只是夜裏站在艾菲爾塔佈置了金屬蛛網的漆黑房中，以及穿淺黑色衣服的僕人扭打在一起的幾個模糊的鏡頭而已，而和這些記憶混雜在一起的是無法說明的煙霧。那煙霧好像和不知名的敵人在一起，被數千英里長的水壓活塞推落地獄似地，把所有的一切都籠罩在其中，也帶著噁心和暈眩向他襲擊過來。

第二天午後，他帶著千倍於往常的暈眩感在自己房裏醒來。一種大屠殺前夕的使命感環繞著他。這是進入這所大學前一週喝了當做料酒用的雪莉酒以來，頭一次最嚴重的酒醉。他費了兩天才從這場大醉中醒來。醒來之後，他對在宿舍裏看到和接觸到的一切都毫無感覺了。食不知味，看書不知所云。從椅子上走到洗手間時，覺得若再踏出一步，天地也許會顛倒或消失。一切的大小、質量和顏色都消失了。

將來的演變是可以預見的。他現在只剩下能控制習慣性行動的神經網，中心是那個可稱做「自我」的某種不知面目而逐漸縮小的東西。這種習慣性行動把他帶到立體電視前。他按下開關後才發覺太晚了。宇宙間除了他自己之外沒有別人了；眞的，沒有人，也沒有東西……

畫面亮了。艾克特威吉未出現時，他發覺連他的自我也喪失了名字。他那沒有思考能力的自我意識，像一個倒懸在半空中的水壺那麼空蕩。

14

路易山傑斯把摺成好幾層的航空信放在大腿上，茫然地從快速列車的車廂窗戶往外看。火車已經離開拿波里一個小時，再過一會兒距羅馬就只有一半路程了。從他懂事以來一直渴望看到的義大利風景，現在一點都無法吸引他。他開始頭痛了。馬凱思的字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寫出來，也和貝多芬的一樣難讀，何況這封信顯然是在極端惡劣的情緒中寫的。

同時，馬凱思的筆跡太有感情了，看起來更加糟糕；加上用無線電傳眞縮小成飛彈郵簡，假如不是像懂得楔形文字的亞述專家那樣充分認識這個筆跡的話，一定無法辨識這種像螞蟻爬過似的字體。

片刻之後，他再度拿起看了一半的信。接下去是這麼寫的——

那以後的大騷動，我之所以不在場的原因如上所述。艾克特威吉應不應負全部責任，我還有點疑問。是不是伯爵夫人的煙霧給了他某種程度的影響？他的新陳代謝是不是完全異於我們的？你應該比我更了解他的事情。也許，我只是很悠閒地吹著口哨走過墳墓前而已！不管怎

樣，對地下室那些紛亂的場面，我所知的還不如報上報導的詳細；不過，你也許沒看報紙，所以我在此敘述一下。艾克特威吉和跟隨他的那些無賴，不知為什麼無法再忍受乘坐連結台車，也無法忍受坐在台車上觀看那些餘興節目。所以，當他們發覺沒辦法由一個小房間走到另一個小房間時，便開始毀掉當中的隔牆，任意去尋幽探勝。艾克特威吉在利奇亞人中也許不算孔武有力，可是他的體型高大，很輕易就把牆都拆了。

接下來是一片大混亂，我真不知要相信那一家報紙。把各家的報導綜合起來加以推測，艾克特威吉本人好像並未傷害任何一個人。而他的隨從就算使用過暴力，本身也被整得很慘了，其中還有一人因而死亡。最嚴重的受害者是名譽掃地的伯爵夫人。艾克特威吉也闖進沒有台車軌道的小房間，看到伯爵夫人的宴會主管特別設計的名人秘密休息室。以往從未被煽動過的人們——有時，事實會比傳聞更壞——，為了要向波達布羅紐的房間復仇，都加入了這項破壞行動。當然，伯爵是不會遭受直接攻擊的，因為最近的事情他一無所知。（不過，你看過這位H・O・貝塔特最近發表的論文嗎？太偉大了！他把哈代的方程式做根本性的變更，不僅能在通常的時空外飛行，也能看到時空之外。理論上，拍攝某一顆星球時拍出的並不是幾光年前，而是現在的相。可憐，愛因斯坦那位老人的學說已經被推翻了。）可是他已經不是卡那路西州的州長了。如果他不立刻從伯爵夫人手上取得錢財的話，結果可能會淪為隱居者的處境，過著散漫的生活。可是目前沒有人知道他在那裏。如果他不看報紙的話，不管他想做什麼都來不及了。不管他採取何種補救方法，都無法挽救伯爵夫人在社交界成為「不受歡迎的人物」的悲劇。直到現在，我還不明白艾克特威吉那樣做是不是由於狂暴所引起的衝

動；是不是一個偶發事件？對於報上的批評，他表示將在下個禮拜天的立體電視中作個答覆——這個禮拜，沒有人能和他聯絡上；他也拒絕說明理由——我不知道他能否挽回宴會之前的聲譽！他已經確信地球上的法律只是毫無意義的一種形式——他半認真地相信自己的觀衆只具有小學生的程度！

我想，你也許會說「我早說過了嘛」，那麼，我可以點點頭，感受到一點悲哀的喜悅。可是現在說這些已經沒有用了！如果你能撥空給我一些意見，就請馬上給我來信吧！我們已經束手無策了！

馬凱思

附註：柳和我已於昨天結婚。比預期中早了一點，因為我覺得有一種無法說明的理由在逼迫著我，可以說是絕望吧！我預感也許會發生某種嚴重的事件，而且確信一定會發生；可是，到底會是什麼呢？希望你回信。——M

* * *

路易山傑斯在不知不覺中發出低吟，引得車廂中的其他旅客側目。那位穿著羊皮大衣的波蘭人，一路上都沒有開過口。穿著涼鞋和粗麻衣，蓄著鬍鬚，身上散發出一種與乳酪不同的臭氣的好萊塢吠檀多合成教教徒，正默默地吃著隨身攜帶的有強烈氣味的大乳酪。他在這聖年裏到羅馬去，不知有什麼目的，令人覺得奇怪。

路易山傑斯閉上眼睛，不去看那兩個人。馬凱思在結婚第二天早上就寫這封信，實在太過份

了！難怪字跡這麼難讀。

他又輕輕張開眼睛。陽光很耀眼，褐色小山上的橄欖樹在藍得令人無法置信的天空劃著弧線，迅速地向後倒退，終於看到丘陵展現在頭上、逼向眼前，然後，快車發出一陣悲鳴鑽入隧道中。

路易山傑斯再度把信拿起來。像螞蟻爬過的筆跡突然模糊了。右眼一陣刺痛。糟糕！眼睛要瞎了嗎？怎麼可能！這是憂鬱症——只是眼睛疲勞而已。眼球刺痛是由於左邊的楔狀骨竇受到過度的壓力。自從由利馬遷居到濕度重的北方之後就經常發炎，在利奇亞潮濕的空氣中居住後變得更爲嚴重。

他的心痛是看馬凱思的信引起的。這是很明顯的。可是他很想把它誤認爲眼睛或楔狀骨竇的疼痛。顯然這一切和裝著艾克特威吉的瓷壺已經離開他身邊一樣，只是一種藉口。現在，他所能獲得的只有信了。

可是，該怎麼回信呢？

對！這只是馬凱思清楚知道的事情開始一步步成爲事實而已。艾克特威吉的名氣和行動，以及他的精神、感情方面，都是根據不該存在而存在的深刻事實。他被剝奪了眞正屬於自己的生長環境，喪失了在嚴苛的弱肉強食世界生存的本能。有關地球上的規則和信念，是馬凱思爲了教育他成爲具有公民權的社會人，而勉強在教室中灌輸給他的，所以他大概只吸收了一半。現在，他充分看出實踐這些規則所附帶的僞善，所以由利奇亞人不妥協的理論推斷，他之所以陷入這種狀態，乃是由於把這種規則看成了一種遊戲。這也是不足爲怪的。（他是在地球上學到遊戲概念的

，因爲利奇亞沒有這種概念。）可是，他一方面排斥地球上的規則，一方面又沒有可取而代之以爲行爲標準的規則——因爲就像從未經歷海洋、熱帶大草原和密林一樣，他對利奇亞的文化也一無所知。

他就像傳說中的狼人。

快車駛出隧道的速度和進入隧道時一樣，又接觸到亮麗的陽光了。路易山傑斯不得不閉上眼睛。一會兒睜開眼睛看到寬濶的梯形葡萄園時才鬆了一口氣。這裏顯然是葡萄酒釀造地，由眼前險要的山形看來，火車將要到達拉吉那了。運氣好的話，不久就能看到西塞洛山，這些葡萄園讓他感覺興趣。

據他一路上的觀察，義大利各州潛入地下的深度比世界上其他地區少得多。義大利人一生中在地上活動的時間佔了大部分。這可以說是某種程度的窮困所導致的——一般而言，義大利的財富不容許他們在一開始就加入地下壕建造競爭；加入之後，也無法像歐美各國那樣投入大筆經費。但是無論如何，那不勒斯擁有巨大的地下壕設施，羅馬的地下壕也居世界第四大設施，這是因西歐世界的大學募捐，和完全自動自發的義務勞動而完成的。最初挖掘洞穴時，還發現了龐大的考古學遺物和財寶。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義大利地下壕建設的落後也是由於義大利人過於固執。義大利龐大人口的大部分，以往都過著與太陽密不可分的生活，故無法忍受長久的地下生活。在所有的地下壕城邦中，除了未開發國家和無法建設的荒地之外，義大利是墳墓化最輕微的國家。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羅馬。這個永恒的都市，在地球上顯然是最健全的主要都市。而紀元七五

三年為這個城市奠定基礎的是一位狼人。路易山傑斯突然發覺這種結果是出人意料之外的。

當然，他從來未曾懷疑過梵蒂崗，可是梵蒂崗畢竟不能代表羅馬。想到這裏，他突然記起明天參加親吻戒指儀式前必須先謁見敎皇。這是敎皇的特別命令；換句話說，最遲十點鐘以前——他可能七點鐘左右就要到達那兒。敎皇平時就起得很早，今年特別全天候接見各類的信徒。為了這次的謁見，路易山傑斯已經準備了一個月。這道命令是由敎團所下的，註明的理由是查詢。可是他現在非常不安，敎皇本身親自審問異端者，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當時受審查者是如何辯解呢？當然，梵蒂崗的圖書館會有紀錄，當時敎皇的儀典長應該要忠實地紀錄才對。不過，路易山傑斯可能沒時間閱讀。

今後，有很多複雜的問題可能無法冷靜地用腦筋去思考，因為沒有那種時間！要確認自己的立場已經夠難了！加上還要找過夜的地方。與敎會有關的賓館，絕對不會答應讓他住宿的。顯然，他的事情已經傳開了。他也沒有錢住旅館。為了預防萬一，他已經向高級飯店預約了放置被褥的櫃子；另外，他也可以找宿舍，可是那樣更麻煩。旅行社原來也替他預約了宿舍，可是那裏的人後來奉敎皇之命拒絕讓他住宿。由於距離聖彼得敎堂太遠了，旅行社遂替他安排在地下壕暫宿，可是他拒絕了。終於，旅行社的人生氣地對他說今年是聖年，可是那口氣卻像是在說：「你不知道現在是戰時嗎？」

當然，這是說對了！是戰時！敵人在五十光年前，可是主還在神聖的門扉裏。

不知什麼預感驅使他仔細查看馬凱思寫信的日期，是約二週前。他感到非常驚訝，也覺得不安。可是郵戳卻蓋著當天的日期。這封信必定是六小時前投郵的，而由拿波里的凌晨專送飛彈運

來；換句話說，馬凱思把這封信保留了一段時間，或又添了些字！但是由於經過縮小，所以看不出來。路易山傑斯的眼睛又一陣刺痛，整張郵簡變成一片模糊的墨水顏色。

又過了一會兒，路易山傑斯猛然察覺這種日期的差距多麼重要。因為如果艾克特威吉在立體電視上答覆新聞界的批評是一個禮拜前的事，那麼，今晚他應該還會出現在節目上。

艾克特威吉的節目是在羅馬時間的凌晨三點播出的，所以神父勢必得比敎皇早起了。他為今晚的不得安眠覺得有點鬱悶。

* * *

快車比預定時間早五分鐘，在女性般尖銳的汽笛聲中到達終站羅馬。路易山傑斯輕而易舉地找到一位行李搬運伕，談妥了二百里拉的標準小費，然後指出行李搬運的目的地。神父說的義大利語並沒有差錯，可是和一般口語不太一樣，搬運伕總是帶笑地聆聽著。神父的義大利語一部分來自但丁的詩，大部分則是從歌劇的歌詞中學來的，所以經常使用過度誇張的形容詞。例如他向路人詢問附近的水菓店時會說：你如果不告訴我，我就要投河自殺了。

「嗯？」搬運夫聽了神父兩三句話後，總會問：「你說什麼？」

不過，這比路易山傑斯十五年前到巴黎碰到的法國人容易應付。直到現在，他還清楚記得，當時他告訴計程車司機要到大陸飯店，可是司機一直表示不知所云；等他寫在紙上給他看了之後，他才裝出恍然大悟的表情說道：「哦！哦！是大陸飯店嗎？」說時還特別強調「大陸飯店」這個字的發音。這種情形在法國境內到處都可能碰到。法國人似乎有意要讓外國人知道，除非以十

分標準的法國語發音，否則他們是聽不懂的。

比較起來，義大利人似乎頗能接受半生不熟的義大利語。搬運伕聽了路易山傑斯誇大的修辭只一味淺笑，不過最後還是順利地把神父帶到附近的一個報攤，所以神父才能找到一份對艾克特威吉的談話作了報導、並且附有照片的雜誌。然後，搬運伕依照神父的要求，帶神父從火車站左邊的坡道往下走，到達傑克森廣場對面的維米娜街和迪奧克列安街交叉點後，神父毫不吝惜地多付了一倍的小費。他想，能夠臨時找到這樣的幫手兼帶路人實在太幸運了，以後也許還會遇到這個人，到時還要他幫忙呢！

他在義大利的旅客都必遊的一處休息中心卡薩·迪魯帕塞凱洛讓搬運伕離開。傳聞中這裏是全義大利最好的，而路易山傑斯認爲它也是全世界最好的。這種專門提供旅客作爲白天休息所的設施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他把行李託寄之後，到咖啡廳一面吃著派、一面看雜誌，然後又一面理髮、一面擦皮鞋，並且在洗澡當中把衣服送去燙洗，又打了幾通長途電話，心裏盤算著今晚要在那一個床上——最好是附近的旅館中，至少不是地下壕中的旅館——睡覺。

無論是在咖啡廳、理髮廳的椅子上，或是在浴缸裏，他都沒間斷地閱讀那本雜誌。雜誌中的義大利記者顯然並未據實將艾克特威吉的話轉錄下來——十三分鐘的內容只佔了一頁中的一段而已——不過，這位記者很巧妙地加以摘錄，並加添了一些花邊消息。這使路易山傑斯非常佩服。

由於接到太多電報，根本無從選擇起，所以艾克特威吉當天的節目就像織布般，很巧妙地對地球的道德先入觀和炫耀、驕傲心理作即興式的抨擊。這篇報導的貫穿軸線是記者引用但丁神曲中的一句——「爲什麼要摘掉呢？你絲毫沒有憐憫之心嗎？」這是犯自殺罪的人，在遭受希臘神

話的妖鳥哈魯普艾斯撕裂身體，流出黑血時喊叫的——「爲什麼要摘掉我的身子呢？」這並不是在替艾克特威吉的行動辯護。不過，暗地裏隱約在諷刺說：「無罪的人就任意擲石頭吧！」艾克特威吉確實把叔本華那有毒的「精神分析學的論證方式」學到手了。

義大利記者繼續又說：「艾克特威吉在斯得哥爾摩的妓女院打架滋事後，QBC電視台即準備中止這位外星人的節目。消息傳到曼哈頓後，無數的電話、電報和廣播通訊前來抗議，使QBC電視台只得改變決定。一般觀眾非但沒有減少對艾克特威吉的擁護，反而更壓倒性地支持與崇拜。艾克特威吉的節目贊助人凱金斯現在幾乎每小時就播報一次，讚揚這個節目創下了偉大的收視率。艾克特威吉現在不僅是最偉大、最受歡迎的人物；同時，根據過去的經驗（這是必然的現象），這位利奇亞人今後即使遭受任何嚴重的責難，暫時被禁止在立體電視中出現，最後還是會受到獎勵，更清楚地表現他各方面的性格和才能。總而言之，他已經成爲電視界的一株搖錢樹。」

報導這則消息的記者文筆很流暢，不過顯然過於熱情——確實很有羅馬風格，有巧妙的組合，可是路易山傑斯想看的是艾克特威吉談話的原文，以便找出他的錯誤論點。這位義大利記者爲了使通篇報導紮實有力，所以只擇要而言，本質上並沒有錯。路易山傑斯只能埋怨他把事實報導得過於溫和、保守。

路易山傑斯想像得到艾克特威吉的聲音——至少能感覺到。那是一個很耳熟、很完美的腔調，像一個小孩向許多觀眾講話似的。艾克特威吉這個人是否具有人格呢？假定有，他是受到什麼磨練成的？可是，神父一點都不相信會有這種事！因爲受磨練的艾克特威吉絕對不存在。他完全

是惡魔幻想中的產物。休提卡和利奇亞也是如此！惡魔已經不再附身於艾克特威吉的軀殼中，使艾克特威吉的本來面目呈現了大半：操縱金錢、大放邪說、散佈思想毒素、製造悲哀、使兒童墮落、殘殺愛心、編制軍隊，而這一切都發生在這個聖年裏。

路易山傑斯把一隻手伸入衣服中，突然被凍結似地抬頭看著更衣室的天花板。還有兩個電話必須打。本來都不是打給修道院總會會長的，可是他臨時又變了卦。

這麼明顯的癥兆，以往爲什麼一直都忽視掉呢？難道他已經像那位在公共浴室的蒸氣中，聞到主的念怒的迪也斯·伊拉氣味的異端，已經神智不清了嗎？那個世界末日的善惡決戰場哈魯馬凱頓，就是立體電視嗎？就是娛樂兒童的諸星犧牲品的競技場嗎？

他也不知道！他清楚知道的是，不需要爲尋找今晚的宿處擔心了，他所需要的是現在須付出的力量。他匆匆忙忙空著手離開卡薩·迪魯帕塞凱洛，獨自回到火車站前的街上。根據觀光指南上的記載，迪奧克列安浴場的雷波布林卡廣場上有一所教會。

他很快就找到了。那是聖馬莉亞·迪克里·安傑里教會。傍晚的太陽和中午一樣酷熱；可是他不想在門口休息一下。明天一定更炎熱——一定非常熱。他很快由正門走進去。

他在裏面令人打寒顫的黑暗中跪下，在冷冷的恐怖感中禱告——可是他覺得禱告似乎也沒有用了。

15

馬凱思周圍的密林具有一種靜態的激情，凝結般地環立著。透過密林，不知從那裏射來一片深藍色的白晝之光，形成一道墨綠色的陰影，落在各個會反射的位置，與其說是反射光，不如說是光浸透下去，剛好將密林的影像由內側擴展到宇宙的四面八方。這種影像太過靜化了，看起來更加逼眞。突然不知何時吹起微風，擾亂了影像。可是並沒有風。能摧毀這個影像的，除了時間之外沒有別的了！

當然，艾克特威吉在移動。他的形態看起來又遠、又渺小，和周圍的密林恰成相稱的比例；色彩也很逼眞，又很立體。在螢幕上，他像是要把馬凱思由這靜態的密林誘出去似地招著手。

他的聲音很響亮，和平時講話一樣響亮。和他自己的身體（以及馬凱思所在的空間）比起來顯得太大了一點。由於過度吵雜而陷入幻想世界的馬凱思，無法聽清他最後一段話的內容。艾克特威吉以譏諷的表情鞠躬，然後和聲音一起消失掉。螢幕上剩下往常的昆蟲合聲。這時，他話中的意思才在馬凱思的腦中現形。

馬凱思仍舊茫然地坐在那裏，整整聽了三十秒的馬馬魯·比發出眞好好吃速食品的廣告之後

，才想到要切斷開關。今年的布里基特．比發爾克小姐那帶著愛爾蘭腔的廣告詞（「請看看嘛，不然再一會兒你就羹好了！」）還沒說完，速食也還未做完時畫面就消失了。讓在螢光幕的小型布魯哥力掃瞄器上——會由電子槍中發射出複合螢光物質的電子，原子回復原來的物理性質，逐漸冷卻，螢幕變成往常的保羅．克雷的「二月綺想曲」的複製畫。這種電視螢幕的原理正是波達布羅紐伯爵以「貝塔特」之名所發表的第一篇論文。他研究過的應用數學只有這個，而且是在十七歲時發表的。馬凱思以鬱悶的心情想著這個問題。

「他到底想說什麼？」柳用無力的聲音說：「我已經不再了解他了！他說要付諸行動，可是他到底要說什麼？眞是太孩子氣了！」

「對！」目前他無話可說。他必須先壓抑自己的忿怒，因爲他最近的脾氣變得很暴躁，這也是促成他和柳閃電結婚的原因之一；他需要柳的溫柔。他知道他的鎭定正急速、可怕地在消失之中。

可是，柳的溫柔和冷靜好像並沒傳導給他。原來是他們很滿意的休息空間的這幢公寓，現在也讓他覺得如同一個陷阱。他們的公寓位於曼哈頓東北角一幢目前已無人使用的大廈中，距離地面非常遠。起初是柳獨自在此租了一個小房間，後來馬凱思也想住在地上的大樓，經過簡單的交涉之後，他們獲得了住在這幢公寓的許可。這種例子不太多，當然不是每個人都能如此；因爲這是危險的，強盜有時候會襲擊地上的大樓。可是只要有錢的話，住在斯朗街的平地高樓並不算違法。

遷徙到寬濶的公寓後，柳身爲科學家而看似埋沒了的藝術家氣質逐漸甦醒。在公寓間接照明

的綠色光芒中，馬凱思有一種被小型密林所包圍的錯覺。在疏疏落落的小桌上，放著中國明代的瓷器和盆栽的杉木等富有日本風味的盆景。東方式的燭台是柳木彫成的，有各種精巧的變化形狀。長而深的室內花壇在眼睛的高度縱橫地佔據著房間，花壇內栽滿了常春藤、橡膠樹和熱帶美洲產的蔓草等各種植物。花壇的後面是一大片的落地鏡，鏡子上鑲著克雷的名畫複製品，那就是立體電視的螢幕。雖然是一幅畫，可是刻了許多像數學記號的圖形和象形文字，成爲這個單調房間裏唯一的綠洲；爲了獲得這幅畫，柳付出了一筆特別的費用。因爲QBC電視台庫存的電視螢光幕罩，大部分都是沙金（Sargent）和梵谷的畫，燈管隱藏在花壇後方，如果不仔細看，會把這一片蒼翠和繁茂當成了異星上的夢境。

「我知道他想說什麼。」馬凱思終於說：「可是，我不知道該怎麼告訴妳！讓我想想看！對！妳可以在這段時間裏準備晚餐，趕快！今晚一定有客人。」

「客人？可是……好吧！馬凱思！」柳稍作遲疑，才向廚房走去。

馬凱思走到玻璃牆那邊，看看外面的陽台。柳栽培的花擺在陽台上，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庭院，不過必須和公寓的房間完全隔離才行。除了栽培植物外，柳也喜歡養蜜蜂，所以院子裏有蜂巢。柳費盡苦心，培養各種花卉，釀出許多富有異國情調的蜂蜜。這種蜂蜜味道獨特，並且會不斷變化；有時和中國的芥末一樣，只要一丁點兒就辣得不得了；有時像製造鴉片的罌栗花那麼令人迷醉；有時又甜得令人噁心，味道很令人不敢領教。遇到這種時候，柳就用簡單的玻璃器皿將它釀成像阿拉神的院子吹來的微風那樣迷人的利口酒。釀出此種蜜的蜂狀如蜂鳥，約有一般蜜蜂的四倍大，性情和現在的馬凱思一樣暴烈，只要幾隻合作，便可咬死一個健壯的男人。幸好這兒地

處高空，經常吹著強風，牠們無法飛得太快，除非待在柳的花園，否則，他們會活活餓死。要不然柳也不可能獲准在這街市中央的露天陽台飼養蜜蜂了。馬凱思起初很害怕這些蜜蜂，後來逐漸也熱中於此道。這些蜜蜂不但體型大、性情殘暴，腦力也出奇地好。

「哎呀！眞討厭！」柳的聲音從廚房傳來。

「妳怎麼啦？」

「又是煎蛋捲！這個禮拜已經第二次轉錯調節盤了！」

她這樣埋怨著，當然不是非常激烈的埋怨，她以前很少犯這一類的錯誤。馬凱思感覺有點憐惜和愧疚。柳已經變了，她從前不會這麼疏忽的——是不是受了他的影響呢？

「好啊！沒關係，我會吃的！」

「好吧！」

兩個人不久便開始吃晚餐。馬凱思感覺柳文靜的表情下藏著某種無法排解的壓力。這位化學家一面拼命思索，一面對自己感到納悶，可是他仍然想不出適當的表達方式。他不該把柳捲入其中。不！這是無可避免的！她是從幼兒時代就開始撫育艾克特威吉的理論科學家，若換成了別人，一定不能這麼順利把他養大；可是，她不該感情用事地把自己和那怪物扯在一起。不！這是沒有辦法的！女性天生就有這種特質。馬凱思不得不考慮自己的任務，可是他發現男人也會這樣。現在想這些已經沒有用了！可是他不知道該想什麼！艾克特威吉的電視節目使他無法運用理智思考。最後，他只得決定採取往常對待柳的妥協方法，就是什麼都不說；可是這樣也沒有用。

不管怎樣，那位利奇亞人所做的愚昧行為實在太幼稚了，就如柳所說，太孩子氣！艾克特威

吉想要表現得與衆不同、反叛、不負責任，並且不顧一切地展開破壞。他不僅對一切的組織和成規表示不順從，也呼籲觀衆和他一起反抗。在節目的最後，他提出一個具體的實行方法，要觀衆們寫匿名信侮辱艾克特威吉的節目贊助者。

「用明信片也可以！」他獰笑著，以溫和的聲音說：「儘管以最激烈的言辭謾罵，其餘都無所謂。如果你們不喜歡本公司的尼修混合食物，那就投書吧！或者你們覺得尼修混合食物還好，只是廣告辭太噁心了，那也可以投書！請大家不要客氣！如果你們不討厭我的話，就照我說的去做吧！下一次節目中，我將在這裏朗誦其中五封最精采的投書，好不好？不需署名，如果要的話，那就寫我的名字好了！好，我們今晚的節目就到此結束吧！」

馬凱思覺得嘴裏的煎蛋捲像法蘭絨那麼索然無味。

「我把我的想法說給妳聽！」馬凱思突然壓低了聲音說：「他想煽動大衆！妳還記得那些穿制服的保鏢嗎？他可能不再需要他們，或者把他們藏起來了！總之，他已經找到勝過保鏢的東西了。因爲他已經擁有廣大的觀衆，其中一半是大人，這些大人中有一半是精神稍微有問題的。他是經過考慮才決定行動的，他打算利用那些群衆組織一個暴力集團。」

「可是，這又爲什麼呢？」柳說：「他這樣做有什麼用處呢？」

「不知道！我只能猜測到這裏爲止！他並不是想奪取權力，他也不會傻到以爲自己能成爲馬凱撒之類的人物；說不定只是基於一種想破壞一切的心理。那是十分復雜的復仇心理。」

「復仇？」

「這只不過是我的猜測！我對他的了解並不比妳深！」

「你所說的復仇是針對誰？」柳冷靜地問：「目的是什麼？」

「對！可能是我們！因爲我曾經對他過份了一點。」

「我知道！」柳說：「我知道！」她的眼睛垂了下去，眼光注視著還沒動過的食物盤，無聲地哭泣著。這一瞬間，馬凱思突然想，如果知道怎麼着手的話，他倒很樂意去殺死艾克特威吉或自己。

克雷的畫上傳來門鈴的聲音，馬凱思皺皺眉頭抬頭看著畫面。

「客人來了！」他說著按下通話器的開關。

克雷的名畫消失了。公民權授與委員會的委員戴著精巧鋼盔的臉，出現在電視上，這個委員會曾經審核過艾克特威吉的公民權。

「請進！」馬凱思對那張默默等待回答的臉孔說：「我在這裏等你！」

* * *

聯合國委員會的委員在公寓裏逛了一圈。要詳細參觀柳的室內裝飾須花費相當的時間，不過，這顯然只是一種禮貌。說完最後的奉承話之後，他過於唐突地拋棄社交性的態度，所以，讓馬凱思覺得他的禮貌像是突然在石牆上撞得粉碎。連室外的蜜蜂似乎也不滿他的態度，等他從玻璃窗子往外看時，紛紛用頭部攻擊玻璃窗。後來在他們的談話中，那些蜂依舊有耐性地在透明玻璃的另一邊撞著頭。馬凱思清楚地聽到他們忿怒的拍翅聲忽高忽低。

「從艾克特威吉的節目結束後，到對他所引起的反應做第一次分析的三十分鐘裏，已經收到

一萬件電送書簡和電報了。」聯合國的委員長很有威嚴地說：「由於了解今後將會面臨重大的困難，我毅然決定來訪問你們。我們已經進行大衆反應預測好幾十年了，我們預料下週將接到兩萬件左右的投書——」

「『我們』是指誰呢？」馬凱思問。柳也急忙加了一句：「我沒想到會有這麼大的數目！」

「所謂的『我們』是指電視台。這對我們來說是很龐大的數目。一般大衆並不知道我們，可是我們卻接到這麼多信件，可見比發爾克公司的信件將會更多，也許會超過七百五十萬封！」

「投書的內容是不是很嚴重？」柳皺著眉頭問。

「嚴重得令人無法想像！那種信件爲什麼會通過電報局和郵局那一關呢？」聯合國的人冷冷地說：「從沒看過如此激烈的投書！我擔任視聽者關係的工作已經有八年了，聯合國委員會的職務只是兼任，半數以上的投書都是帶有敵意的、盲目地、無理地發洩他們的憎恨，幾乎接近精神分裂的狀態。我帶了一些樣品來，不過都不是最嚴重的。我一向的原則是，不把自己都會不寒而慄的東西給別人看。」

「請拿出來給我看吧！」馬凱思馬上說。

聯合國的人默默掏出一封電報郵件，馬凱思看過之後又還給了他。

「你顯然比你自己想像的還要痲木。」他用粗魯的口吻說：「是我的話，絕不會把這封信拿給精神病專家以外的人看！」

聯合國的人首次露出了笑容，用精明的眼光迅速看了他們兩人一眼。不知什麼原因使他不願意把這兩個人視爲兩個個體分別評價，而是將他當作一對夫妻來看。馬凱思感覺自己的隱私權受

到嚴重的侵害，可是對方的態度並未明白表示出來。

「你不給梅德夫人看嗎？」聯合國的人說。

「我才不會給任何人看！」馬凱思生氣地說。

「確實如此！你說得對！但是我必須再說一次，我並不是故意要讓你吃驚，而選那封信給你看！事實上，那封信還算客氣！那條蛇顯然在利用那些接近發瘋邊緣的觀衆！這就是我今晚拜訪你們的理由。我想，你們大概知道他爲什麼利用那些人！」

「如果電視台能控制這件事，是不是一點問題都沒有了？」馬凱思說：「爲什麼不停播那個節目？既然會造成危害，只好那麼做了！」

「對某些人構成危害的，對另一部分人可能有利。」聯合國的人不假思索地說：「比發克爾公司的人不這麼想；他們有專門的輿論分析家，知道下禮拜將有七百五十萬件以上的激烈投書，可是他們並不擔心，反而舉起雙手大表歡迎。他們認爲這樣能促進商品的銷售力。他們還計畫對這件事採取反應，就是獨家提供那條蛇的三十分鐘節目——他們一定會這樣做的。」

「那爲什麼不想辦法攔阻艾克特威吉呢？」柳說。

「有一條明文規定：不可妨礙言論自由。比發克爾公司既然願意出資，電視台就有義務播出那個節目。基本上，這是對的。從前也有一個節目愈播愈糟，可是礙於這條規定，無法叫停。以往遇到這種情形，我們總是盡可能忍耐，等待觀衆對該節目發生厭膩。可是，現在的觀衆和從前大不相同，從前普遍是有理性的觀衆。那條蛇顯然擁有很特別的觀衆；這些現象根本談不上有理性。我們這一次破天荒地牽制這個節目，我就是爲了這個來拜訪你們的。」

「我們幫不上什麼忙啊！」馬凱思說。

「可以的！你們可以！博士，請你們協助！我是以兩種身分跟你談話。QBC電台想把他革職，聯合國也惟恐發生比一九九三年地下暴動更嚴重的事態。你是那條蛇的監護人，你太太也是從卵子時——不！從和卵子同樣的狀態把他撫養長大，你們比地球上其餘的人更了解他。對付他該用什麼武器？你們有義務告訴我！我是特地來請教你們的！請想想看，你們負有公民權授與法上的責任。那條法律很少被引用，不過現在不得不如此。趕快想想辦法，必須在下一次節目播出前除掉他！」

「假如我們力不從心的話，怎麼辦呢？」馬凱思非常嚴肅地問。

「那時可能要宣布那條蛇是未成年者，須置於你們的保護之下。」聯合國的人說：「以我們的立場來說，那並不是最好的解決辦法。到時，你們將要承擔很重的責任，所以，最好能想出好一點的辦法。我很抱歉，帶給你們這麼壞的消息。可是情況嚴重，我也是迫不得已的！這是經常會有的問題！那麼我這就告辭了！打擾你們了！」

於是他就走了。他並不須要重新戴上那種特製的帽子，因爲他一直沒脫過帽子——不管有形的帽子，或是叫做職權的無形帽子都是一樣。

馬凱思和柳茫然地對看著。

「我們如果以監護者的名義把他帶回來，那是不可能的！」柳喃喃地說。

「什麼？」馬凱思用尖銳的聲音說：「妳不是才說想要孩子嗎？」

「馬凱思，別那麼說！」

「抱歉！」他愧疚地說：「都是那個愛管閒事的人！是他認可公民權的，到現在才來責怪我們，要我們替他收拾。他一定是無法處理！妳認爲該怎麼辦呢？我實在一點辦法也沒有！」

柳稍微猶豫了一下才說：「馬凱思——我們兩個人都不可能在一個禮拜之內想出解決辦法！必須趕快設法跟神父聯絡。」

「能夠聯絡到就好了！」馬凱思鎮定地說：「不過，聯絡到了又有什麼用呢？聯合國根本不想聽取神父的意見，否則也不會不透過神父，就直接找上我們了。」

「什麼？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事實上，聯合國已經決定採用葛利維的意見了。」馬凱思說：「這項決議不會在路易山傑斯正式被敎會放逐前發布。但是決議本身已經生效了。路易山傑斯出發往羅馬之前，我就得到這個消息。我沒有勇氣告訴他！利奇亞已經被封鎖起來，聯合國打算把那裏當做核融合炸彈的研究所，雖然跟葛利維的原案不完全相同，可是已經很接近了。」

柳沈默了一段時間，然後站起來走到窗子邊。窗外的巨型蜜蜂就像破城錘似地用頭撞擊著窗子。

「葛利維知道嗎？」她背對著馬凱思問。

「當然知道！」馬凱思說：「他就是負責人。他應該昨天就降落到克雷迪西奇·蘇法斯市了。聽了這個消息後，我很想告訴神父——所以我才擬定和他一起寫宇宙空間研究雜誌的報告——可是，我給他暗示，路易山傑斯卻毫無所覺。我總不能直接告訴他，他在審問前接受調查的理由已經消失了，所以他將不經調查就遭審判！」

「太不應該了！」柳慢慢地說：「爲什麼不在路易山傑斯正式遭放逐前宣布呢？延後發表有什麼目的？」

「這種結論是不對的！理由只有這樣！」馬凱思激動地說：「不管他們贊成路易山傑斯的神學觀點與否，他們採用葛利維的意見實在太不應該了；這是強迫性的，誰也奈何不了。他們也知道，大衆遲早會明白誰是誰非，所以照他們的立場來看，還是讓敎會先把路易山傑斯的言論否決掉比較好！」

「說老實話，葛利維到底在幹什麼？」

「詳細情形我也不清楚！大概是在南大陸的內陸，以庫里西迪克·蘇法斯市爲中心建造強大動力的大型納爾斯特發電機。他的夢已經大略實現了。不久的將來，他們可能會以那種方式開採出動力，將其中百分之九十五的無用熱能丟棄。不知道葛利維使用的是什麼方法，不過據我的推測，可能是先着手改良納爾斯特的效果——所謂的『磁力裝瓶效果』。所以還是小心一點比較好。」他停了一會兒又說：「如果路易山傑斯先問我，我可能會告訴他，可是他沒問我。我覺得心裏非常愧疚。」

聽了這句話，柳轉身走到他旁邊，坐在他的椅子扶手上。

「這樣就可以了！馬凱思，不想剝奪別人的希望並不值得愧疚！」

「也許你說得對！」馬凱思感激地握住她的手。「可是，這一來我們就不能期望得到路易山傑斯的幫助了！因爲我沒說，所以路易山傑斯根本不知道葛利維到那裏去。」

16

天亮後，路易山傑斯踩著蹣跚的步伐走出聖彼德的大圓形廣場，向聖彼德寺院的高聳圓屋頂走去。天色尚早，可是廣場已經擠滿了朝聖者。比自由女神高了一倍的寺院圓屋頂，如同神的額頭，由圓柱的森林中突了出來，在晨曦中露出不吉祥的皺臉。

轉過右邊柱廊的拱門，通過穿著華麗制服的瑞士衞兵前，進入青銅的門扉。他加快步伐，以自己都吃驚的熱情喃喃唸著教皇爲這個聖年所做的禱告詞。教皇的宮殿已經聳立在眼前。這是棟石造的建築，外表寬濶得令人驚嘆，可惜他現在沒有時間欣賞。

右手第一道門邊，有一個人坐在桌子後。路易山傑斯對那個人說：「我奉命來特別謁見教皇。」

「那就恭喜你了！禮部官長的房間在一樓左邊。請稍等一會兒，你是特別謁見嗎？請把信給我看一下。」

路易山傑斯把信遞給他。

「我知道了！可是，無論如何請先見見禮部官長。特別謁見是在御座間。我們會領你去的！」

御座間？路易山傑斯愈加緊張起來。那裏是教皇和國家元首或樞機主教會見的地方，而的確不是接見地位卑微的耶穌教異端之處。

「御座間？」禮部官長說：「是謁見室最前面的房間。是要談論重要的問題吧？請！」

＊　＊

哈多里安八世是一位身材魁偉的挪威人，微鬈的鬍子在初登教皇寶座時還只稍微泛白，現在已經雪白了；除此之外，他並不顯得蒼老，甚至比立體電視或照片上看起來年輕，因爲照片和立體電視總是把他寬厚的臉上的凹凸和皺紋強調出來。

路易山傑斯被教皇的威儀所懾服，以至於幾乎未看到象徵教皇地位的豪華衣裳。當然，教皇的風采和氣質完全沒有拉丁系統。未登教皇寶座前，他是神學道德方面的天主教徒，據說擁有馬丁·路德式的熱情，某些地方又有憂愁詩人的傾向，同時具有異端審問官的冷峻。當選教皇之後，他對現代政治的興趣——可以稱爲實業家的興趣——更使人們對他驚異。這是由於北歐人固有的神學思想，影響了教皇的言行。他選古羅馬皇帝的名字作爲自己的名字，原因是這太適合他了；路易山傑斯心裏這樣想。突然，教皇嚴峻的臉上露出緩和的慈藹笑容。他的臉型如果彫刻在錢幣上也非常適合。

教皇接見他的時候一直站立著。起初，他用充滿好奇的眼神俯視著路易山傑斯。

「到這裏來的幾千名朝聖者中，大概以你最需要赦免了！」他用英語說。旁邊有錄影機在靜

肅地旋轉。哈多里安八世對保留紀錄影片非常熱衷，任何一個鏡頭或句子都不肯忽略。「可是，也許沒有獲得赦免的希望。身爲耶穌教的信徒，又兼天主教的聖職者，竟說出摩尼教的異端邪說，眞令人不可思議。在耶穌教會中應該知道特種的異端是錯誤才對！」

「陛下，事實是——」

哈多里安教皇舉起一隻手。「不要再浪費時間！你的意見和理由我都看過。雖然你考慮得很周密，可是不容懷疑的，你已犯了重大的錯誤；不過，你暫且把要說的擱下，先告訴我那個名叫艾克特威吉的小動物的事情吧！請告訴我，你是不是把他看成了惡魔的使者？」

路易山傑斯皺皺眉頭。「使者」這個字眼觸到了他內心隱藏著的創傷。他感覺自己似乎喪失了時機，以致於未能達成任務。這種感覺很像他學生時代經常做的一個夢：夢見他自始至終一直忘了上拉丁語課，所以無法畢業。這究竟是一種什麼感覺？他自己也弄不懂。

「可以有很多種說法。」他說：「他就像二十世紀評論家克林威爾遜口中所謂的『門外漢』，他所呼籲的對象，也是這類的地球人——缺乏信條的教徒、盲目的追求者。我們地球人所謂的良心，我想他也有，這一點和他其他的某些方面，和利奇亞人不同。道德方面的問題，他具有很深的關心，可是對現行的傳統道德體系，他卻懷著強烈的輕蔑——對利奇亞普徧遵行的理性式道德自動規則也是一樣。」

「你是說艾克特威吉的觀衆，心裏都受到影響了嗎？」

「那是不容懷疑的。目前，他想知道觀衆擁護他的程度，所以，昨晚他在電視上做了一個極其巧妙的實驗，不久就可得知反應的劇烈。對於有疏離感的人而言，他是非常受歡迎的！」

「你說得好！」哈多里安教皇說出令路易山傑斯驚訝的事。「的確，一個我們所無法預測的事件卽將發生了！我預感今年會發生！我已經命令宗教裁判所把鐘、聖經和蠟燭暫時收藏在倉庫，現在舉行宗教裁判並無用處。」

路易山傑斯啞口無言了！既不舉行裁判，那麼他不會被放逐了！實在令他意外！他覺得頭有點暈眩，不知不覺中想起會令人萎縮掉的克雷迪西奇·蘇法斯市的雨季。

「爲什麼呢？」他用小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

「我認爲，你也許就是天主派來替聖米開耶魯和惡魔打仗的人。」教皇逐字強調地說。

「我這位異教徒？」

「你知道，諾亞也不是完美的人！」哈多里安教皇露出了微笑。「他也只是一個能獲得第二次機會的平常人；歌德也是！他或多或少也是個異端，可是他寫下了浮士德的傳說，賦予了同樣的經過——解救經常成爲偉大的戲劇所描寫的主題。在那之前必須經歷命運的激變。同時，神父！你想想看，這次異端事件的性質異乎尋常。在二十一世紀出現一個摩尼教徒，這是很可怕、很無意義的時代錯誤，或者說是意味深長的象徵。兩者中必有一種！你不覺得這樣嗎？」

他停下來撫摸著唸珠。

「當然！」他繼續說：「能夠的話，必須先洗清你的罪嫌，這就是我要你來的目的。我們也相信，在利奇亞的危險背後，隱藏著一切事物原動力的惡魔。可是我認爲，我們不需要爲此否定教義。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惡魔有無創造力。喏！神父，當你相信利奇亞都是惡魔的使者時，你想到過什麼對策嗎？」

「對策？」路易山傑斯麻痺似地說：「只有我報告書上面所寫的那些；其他，我沒有想到別的對策。」

「那麼，你沒想過把那些使者放逐嗎？也沒想到神有放逐的權利嗎？」

路易山傑斯的感情已經麻痺了。

「放逐──敎皇陛下，也許我太笨、太傻了！可是就我所知的範圍內，敎會已在兩個世紀前廢止祓魔式了！耶穌敎會早就宣布用氣象學的『空氣性質和力量』取代精神病理學的『着魔』，所以我想都沒想過。」

「祓魔式並未廢止，而是禁止濫用。」敎皇說：「如你所說，它是受到限制了。敎皇不願意無知的鄉下牧師任意濫用它──任意爲生病或健康的山羊或貓狗驅除惡靈，將會降低敎會的聲譽。可是我現在所說的並不是動物的健康或天氣、精神病之類的問題！」

「那麼……您是說……我眞的……應該爲那顆行星進行全盤的祓魔式？」

「那爲什麼不行呢？」哈多里安敎皇說：「當然，當時你身在那顆行星，可能也下意識地影響了你的思維方向。但是，我認爲神賦予了你那種權限，當然，神是從天上賦予你的，祂同時也賜給你力量，這是你解決自我矛盾的唯一方法。如果祓魔式失敗，你才有陷入異端的理由。可是很顯然地，與其相信惡魔有創造力的異端說法，不如把那顆行星當成是一種幻象。原則上，我們還是承認惡魔有創造力的，這樣比較容易解決。」

耶穌敎徒低垂著頭，好像感覺自己被無知壓倒似地。在利奇亞時的大部分空暇，他都埋首研讀那本實際上是惡魔所寫的書，可是他並沒有從第六二八頁的強制性讖言中發現任何一個重要的

問題。

「還不太遲！」哈多里安敎皇以溫和的語氣說：「你日後要走的路只有這一條！」敎皇的表情突然嚴肅起來。「宗敎裁判所也認爲你已經自我放逐了。在你的靈魂接受那種可恨的想法那瞬間，你就被放逐了。所以無須正式的放逐你，同時你也尚未正式遭到放逐；和精神上的理由同樣的，這其中也有政治的理由。不過，你離開羅馬吧！路易山傑斯博士。不舉行審問就是一種祝福和赦免。這個聖年就是戰年，你的戰利品就是整個世界。你戰勝之後，請回到我們這裏──在那之前是不行的。那麼，再見吧！」

* * *

變成俗人、同時遭到詛咒的拉蒙・路易山傑斯博士，當晚就坐飛機離開羅馬，到達紐約。預料不到的事像洪水般湧來，愈來愈泛濫，需要方舟的日子愈來愈迫近。隨著洪水的暴漲，「他們都需要你的引渡」這句話不斷地在他的耳邊迴響。可是，他經常想到的並不是充塞地下壕國家中的數億人們，而是休提卡。如果祓魔成功，那個有威嚴的人和他的種族、文化都將會解體，如同從未存在過、復歸於那偉大而無力的「無」中。想到這裏，他感到一陣從未有過的苦惱。

他們都操在你的手中……他們都操在你的手中……

17

數字映出來了。不曉得那都是什麼樣的人，不過，他們都選擇艾克特威吉作爲象徵自己強烈不滿的代言人。現在，他們的人數已經統計出來了。這個數目並不值得驚訝——根據很久以前的犯罪及精神異常者的統計，這種傾向早就很明顯了——不過還是非常驚人，總共佔二十一世紀人類社會人口的三分之一，可見人類由衷地詛咒著自己所居住的社會。

路易山傑斯突然感覺到，如果逐年這樣統計下去，要使這項比率安定究竟得多少時日呢？

「你認爲跟艾克特威吉談談有用嗎？」他問馬凱思。目前，他暫時借住在馬凱思的公寓。

「嗯！我嚐試過，但並沒有效果。」馬凱思說：「不過，如果你想試試看就另當別論了；我坦白告訴你，我懷疑這是否有效。他做了這些事之後，似乎還不滿足，所以想勸他可能非常困難。」

「他對自己的聽衆比我們更了解；」柳說：「同時，隨著人口的增加，事情也愈來愈嚴重。由於人口過密，人們會覺得自己在地球上似乎是未被接受的存在，同時，地球上沒有可供他們作爲休閒場所的地方。他們認爲自己雖是地球人，卻被地球所排斥。當然事實並非如此，可是他們

卻這樣想。」

「說老實話，迫使他們如此的動力非常大，所以想讓他們不那樣想也沒有用！」路易山傑斯憂鬱地表示贊同。

他轉變坐椅的方向，以避免看到柳所飼養的蜂在射入陽台的日光中忙碌地工作。如果不是在這個時候，他的視線絕對無法離開那些蜂，可是他現在必須集中注意力才行！

「同時，不管外貌或遺傳性質如何，利奇亞人究竟長得如何，他無論到什麼時候都絕對無法知道。」他繼續說：「若能讓他見見休提卡，也許會有助於他這方面的了解；可是不行，他們連語言都無法溝通！」

「艾克特威吉學過利奇亞語，可是他的確還不會說；至少無法說得像我這樣，而只停留在閱讀你所寫的文法書的階段——有關利奇亞的文件，還不能完全讓他看，而且沒有人說利奇亞語。他說利奇亞語時就像生銹的活葉般不自然。可是，路易山傑斯，你是不是能替他翻譯？」

「嗯！可以，不過這件事在實際的物理學上是不可能的。即使用金錢和權限，也無法把那個人帶到這裏來。」

「不是帶他來，而是使用一種沙岡——是波達布羅紐伯爵發明的新式時空連續電子通訊器。我不太了解那種玩意兒；不過，如果那棵『傳訊樹』能發出強烈的電波，伯爵也許能收到訊號。那麼，也許就能和休提卡說話了。不管怎樣，我們必須試試看！」

「也許可以那樣做！」路易山傑斯說：「不過，可能不會那麼容易。」

他再度考慮了一下。他並不是想找到比這更好的解決方式；他已經數度碰壁，每次都頭破血

流，可是，在事情解決之前還有許多事情必須考慮。他看看馬凱思的表情，深深覺得確有此必要。他第一眼看到馬凱思時，心裏的衝擊簡直無可言喻，直到現在仍無法釋懷。這位身材高大的化學家已經在無形中蒼老了，面容憔悴、眼睛下方呈現黑色的眼圈。柳那張平靜的臉孔也大略相同，但不是衰老，而是很可憐的憔悴。這兩個人已經被緊迫的氣氛籠罩住，似乎自外界社會承受了過多的緊張而無法化解似的。

「亞克隆斯基也許知道一些解決的辦法！」他說。

「嗯！說不定！」馬凱思說：「我只看過他一次，是在艾克特威吉製造騷亂的宴會上；可是他的態度很奇怪。他的確看到我們了，可是並沒有正眼看我們，也沒有過來打招呼，好像也沒跟任何人講話，一個人坐在角落拼命喝酒，很奇怪！」

「那他爲什麼參加宴會？」

「我可以推想到，他也是艾克特威吉迷。」

「他也是！你怎麼知道？」

「艾克特威吉很得意地說過。他最後還說要把利奇亞調查團的團員全部拉攏過去。」馬凱思皺皺眉頭。「亞克隆斯基既然變成那樣了，不只對艾克特威吉，對任何人都幫不上忙！」

「是嗎？又有一個人開始要邁上地獄之途了！」路易山傑斯鬱鬱地說：「這點是必須考慮到的。亞克隆斯基的人生已經喪失意義了。不久之後，他對一切就不再有現實感。這就是惡魔的作爲，會使人變得空虛。」

「我不知道艾克特威吉是否有責任。」馬凱思說，他的聲音非常沈鬱。「我所知道的只是症

狀。地球上已經充滿了精神異常的人。假如亞克隆斯基本來就有那種傾向的話，他回到地球來，只是等待那種傾向開花而已。」

「我的感覺不太一樣。」柳說：「我只是看了他一下，然後照你所說的話加以判斷而已。不過，我認爲那個人的精神，至少目前應該還算正常，看起來不像是會瘋狂地埋首於一個問題的人；同時，我也不認爲他會陷入你所謂的神學上的空虛狀態。」

「在這廣濶的宇宙裏，柳，我們所有的人大體都差不多的！」路易山傑斯無力地說：「從馬凱思的話判斷，現在要對亞克隆斯基採取行動已經來不及了；同時，那個人是——只不過是聽得到艾克特威吉聲音範圍內的一個觀衆樣品而已。」

「將精神分裂看成發瘋，這是錯誤的想法。」馬凱思說：「以前開始爲這種病命名時，英國人首先稱它爲『卡車司機的疾病』，知識分子患了這種病的話，他們會把自己的感覺表達出來，結果變成流傳千古的藝術瑰寶，像索忍尼辛、梵谷、S．E．勞倫斯、尼采、威爾遜……等等。不過，他們和一般的患者不一樣。平均每五十個知識分子中會有一個人罹患此症，亞克隆斯基也是其中的一個犧牲者，只是這樣而已。」

「你所受到的威脅，現在如何了？」路易山傑斯說：「艾克特威吉並不在你們的監護之下，昨晚還出現於立體電視上。你那位戴著怪帽的朋友所說的話，難道只是個威脅嗎？」

「也許是吧！」馬凱思的語氣好像寧願那只是一種威脅。「後來就沒有下文了。我只能這樣推斷：是不是因爲你的到來使他們覺得困擾？他們還以爲你會被正式褫奪神父的資格，沒想到事情出乎意料之外，這使他們發表利奇亞決定的計畫完全變更。他們一定是在觀望你的態度！」

「我也一樣。」路易山傑斯嚴肅地說：「我一直沒有採取行動，這是我唯一能夠讓他們困惑的手段；他們一定受到壓制，以致無法行動。艾克特威吉在節目中總共只提過一次比發爾克公司的產品，但產品顯然會暢銷，所以客戶不會停止他的節目。聯合國的公共關係委員會也找不到命令他停播的依據。」他輕輕笑出聲音，又繼續說：「不管怎樣，聯合國數十年來不斷勉勵電視台要多發表自己的言論，而艾克特威吉確實朝這方向邁了很大的一步。」

「是不是有引發暴動的嫌疑？」馬凱思說。

「就我所知的範圍，他並沒有引發暴動。」路易山傑斯說：「舊金山事件，任何人都知道那是自然發生的，在報紙上也沒刋出半個他那批身穿制服的隨從。」

「可是他讚美那些暴動者的勇敢，而嘲笑警察。」柳指責說：「這跟支持他們一樣。」

「這足可證明暴動是由他引起的。」馬凱思說：「我明白路易山傑斯的意思。艾克特威吉十分狡猾，決不會做出讓法院制裁他的舉動來；逮捕他是一種自殺行爲，一定會挑起另一件暴動。」

「即使判他有罪，也不知如何處置他。」路易山傑斯說：「他確實是一位公民，可是他的欲求與我們有別，也許，將他拘留三十天就會使他死亡。也不能把他放逐到國外，因爲聯合國並未宣布利奇亞是異國，不能以不良的異國人理由而將他放逐，同時，在利奇亞的報告公開之前，利奇亞是有權加入聯合國的保護國的。」

「那樣做的可能性很小。」馬凱思說：「那麼，必須將葛利維的計劃中斷才行。」

路易山傑斯感覺像第一次從馬凱思口中聽到這個計劃那麼沮喪。「現在進行到什麼程度了呢

？」

「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已經把大批機械送到他那兒，兩個禮拜以內又將送去另一批器材。謠傳中說，葛利維接到那些器材後將要進行決定性的實驗；換句話說，進行得算相當快了，新型的太空船在一個月之內會到達利奇亞。」

「又遭到了難題。」路易山傑斯難過地說。

「那麼，你已經無能爲力了？」柳問。

「如果能想辦法聯絡到，我就來當艾克特威吉和休提卡的翻譯員。」

「嗯，可是……」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神父說：「對！我能做某種決定性的事情，那樣做一定有幫助！那是一定要做到的！」

他用茫然的眼神看著兩個人。蜂的拍翅聲過於強烈，讓他想起利奇亞的密林，那種記憶執拗地刺著他的心。

「可是，」他說：「我不想採取那種手段。」

＊　＊　＊

馬凱思的熱情強烈得足可移山，平常他就是一股腦地勇往直前。現在被人在後面追擊，更是像鑿路機那樣固執地往前衝，企圖找出一條生路。

前卡那路西州長，向來也是科學之友的杜．波達布羅紐伯爵，在他加拿大的隱居處禮貌地接

待一批客人。他看到艾克特威吉那不屑而沈默的表情時，眼睛都沒眨一下。他像迎接兩、三週未見的好友那樣，和這位被放逐的利奇亞人握手。伯爵是六十出頭的老人，臃腫、魁武的體格，凸出的肚子，穿著褐色的衣服；頭上稀疏的頭髮也是褐色的，由於飲酒過多，皮膚也呈褐色，還吸著長長的褐色雪茄。

迎接這一行人——路易山傑斯、馬凱思、柳及艾克特威吉的地點，是一幢山莊兼實驗室的特殊建築。到處都是大型的暖爐、原木家具、一排陳列的槍、巨大的鹿頭，以及用鐵線和器具組成的複雜機械。

「我不知道這能不能派得上用場。」他立卽向大家說：「在這裏的不是完整的機器，我有好幾年沒有玩焊接用的焊接器和電壓計了，所以失敗的可能性非常大——可是，只有這個不能讓技術師修理。」

爲了要做最後的調整，他向大家搖搖手，示意大家坐在椅子上。艾克特威吉仍然站在房中一個幽暗的角落，他那寬濶的胸部每當呼吸時就微微起伏，除此之外，他連眼睛都沒有移動過。

「當然不會有影像！」伯爵漫不經心地說：「你們所說的巨型發訊機可能沒有顯現影像的週波數域；不過，運氣好的話，也許能聽到聽音……啊！」

藏在糾結迷宮中的擴音器響出「咔！」的一聲，繼而從遙遠的地方傳來規律的「咻！咻！」聲。除此之外，路易山傑斯聽到的都是些噪音，可是伯爵卻很快地說：

「收到了！沒想到會這麼快！可是不曉得這是什麼聲音。」路易山傑斯似懂非懂，現在，他只能努力克制自己驚訝嘆服的心情。「這就是——『傳訊樹』發出的電波嗎？」他半信半疑地問

。

「可能是！」伯爵平靜地說：「我費了一整天，盡可能地對電波裝上寒流線輪。」

耶穌會敎徒對這位科學家的敬意轉爲接近畏懼的感覺。這些混雜在一起的配件和小小的黑色橡皮型眞空管，以及像玩具炸彈的紅色、褐色可變性聚光器，各種金屬板和穩固沈重的鉛線、明滅的儀器，現在正越過五十光年的時空，收到埋在克雷迪西奇·蘇法斯地下的水晶之崖的聲波，實在令人驚嘆！

「能請你們調整一下嗎？」他終於說：「我想這是錯誤的型態，利奇亞人在船和飛機上使用柵欄，應該有成音頻率群才對——」

可是，他突然想到必須等一會兒。電波帶不應該是「可聽」電波帶。沒有人會直接向「傳訊樹」說話——而是向站在屋中的人說話。那個人如何使實質的傳言變成週波呢？地球上沒有一個人能夠說明。

突然聽到一種聲音。

「——樹木上傳來強烈的訊號。」那是很平穩、清晰、很冷清的利奇亞語。「誰？聽不到嗎？你們的電波是從何處來的？好像從樹的內部傳來，不過這是不可能的！有人聽得懂我的話嗎？」

伯爵默默將麥克風交到路易山傑斯手中。他發覺自己在發抖。

「我聽得懂！」路易山傑斯用顫抖的利奇亞語說：「這裏是地球。你聽得到嗎？」

「聽得到。」那聲音馬上又說：「你說的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你們所說的話經常不太正

確。有什麼事嗎？」

「我想跟冶金學家休提卡先生說話。」路易山傑斯說：「我是去年到過利奇亞的路易山傑斯。」

「我可以叫他。」冷冷的聲音說。這時，一陣擴音器故障的聲音使談話中斷了一會兒，然後那個冷冷的聲音繼續說：「但是必須休提卡願意才行。」

「請你告訴他。」路易山傑斯說：「他的兒子艾克特威吉想跟他說話。」

「噢！」隔了一會兒又聽到對方說：「那他大概會來吧！可是透過這個頻道無法說太久，由你那個方向送來的電波對我的身體有害。能調整一下嗎？」

馬凱思不知向伯爵低聲說了什麼，伯爵使勁點點頭，然後開始調整擴音器。

「現在我們正調整方法接訊。」路易山傑斯說：「你們那邊是怎麼發訊呢？」

「無可奉告。」冷冷的聲音說：「如果再持續下去，我會支持不了！已經去叫休提卡了！」

聲音中斷，很長的一段時間沒聽到半點動靜。路易山傑斯用手背擦擦額頭的汗。

「是超能力嗎？」馬凱思在他後面喃喃地說：「在某個地方一定有超電磁裝置，可是到底在那裏呢？哎呀！那棵樹眞是太奇妙了！」

伯爵很難過地點點頭，像鷹一樣銳利的眼睛凝視著儀器。由他的表情可以推知他並沒有新的發現。

「路易山傑斯！」擴音器傳來了這聲呼喚。路易山傑斯吃了一驚。

那是休提卡清楚而有力的聲音！

路易山傑斯向幽暗的角落點點頭，艾克特威吉走了出來，一副悠閒與不在乎的表情，看起來有點傲慢。

「我是路易山傑斯。」神父說：「我用地球科學家發明的新型實驗通訊系統，從地球向利奇亞發訊，想借助你的力量。」

「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都樂於幫忙。」休提卡說：「你不能和另外那個地球人到這裏來，我覺得很遺憾；另外那個地球人是我們所不歡迎的。他和他的同伴在克雷迪西奇・蘇法斯市附近，在利奇亞最好的密林裏任意破壞，還在這個城市建造許多難看的建築物。」

「我也很遺憾！」路易山傑斯說。這句話雖然不很恰當，不過他只能如此，因爲他不能讓休提卡了解實際情形——不但不可能，而且不准。「我想遲早我會去；不過，我現在請你來是爲了你兒子的事。」

對方沈默了一會兒。在這當中，擴音器發出一連串不規律的聲音。很顯然，對方的無線電中繼器從樹木內部或外部受到某種背景的雜音干擾。連這微小的雜音也可收得這麼清楚，令人無法相信那棵樹是在五十光年距離之外。

「艾克特威吉已經是成人了嗎？」休提卡說：「他一定經歷許多貴國的新奇妙事。他現在是不是在那裏？」

「嗯！」路易山傑斯又冒出汗來。「可是他不懂利奇亞語。我盡量翻譯給他聽！」

「那就奇怪了！」休提卡說：「可是，讓我聽聽他的聲音吧！問他什麼時候要回來？他可能有很多話要說。」

路易山傑斯照實爲艾克特威吉翻譯一遍。

「我沒有該返囘的故鄉。」艾克特威吉冷冷地說。

「不能那樣說！艾克特威吉！我求求你！你說點認眞的話吧！如果沒有休提卡，你不可能降生在這個世界！這你知道吧？」

「有機會的話，我會去利奇亞。」艾克特威吉說。他的眼睛又蓋上了一層薄膜。「可是並不急！我在地球上還有很多事必須做。」

「我聽到他的聲音了。」休提卡說：「頻率很高。如果不是生病的話，應該更像他父母，個子也會非常高。他怎麼囘答的？」

由於沒有充分的時間意譯，所以路易山傑斯直接把艾克特威吉的話翻成利奇亞語。

「噢！」休提卡說：「那麼，他在做重要的工作嗎？那就好！地球上的人比較寬大。他的確不用急著囘來。請問他在做些什麼？」

「我在散播糾紛的種子。」艾克特威吉臉上的獰笑加深了。路易山傑斯無法照樣的翻譯出來，因爲利奇亞語並沒有這樣的概念；如果想勉強表達，也必須用三個以上的句子才能說清楚。

「那……那個孩子一定生病了。」休提卡說：「路易山傑斯先生，你應該早點通知我！請把他送囘來，在那裏可能無法妥善治好那個孩子。」

「他不是生病，可能也不會囘去。」路易山傑斯警戒地說：「他具有地球上的公民權，誰也不能強迫他，所以我們才把你請出來。你的公子讓我們覺得困擾，給我們帶來害處；我想只有你能說服他；我們現在已經束手無策了。」

一種刺耳、可憐、不規則的金屬聲在後面響起，隨後又消失。

「這也是不正常的事情。」休提卡說：「你們不知道那個孩子在生病，我也不知道，因爲我並不是醫生。請把那個孩子送囘來。我知道，把那個孩子送給你是我的錯。請你轉告他，我根據『統一體』的法則命令他囘來。」

「我從來沒聽過統一體的法則。」艾克特威吉聽了路易山傑斯的翻譯後說：「我懷疑是否眞有那種法則；我必須遵照自己的法則行事。請你轉告我父親，他所說的我都聽到了。利奇亞是一個令人厭惡的無聊地方！告訴他別再多費口舌，我絕對不囘利奇亞！」

「住口！艾克特威吉——」馬凱思插嘴說。

「噓！馬凱思！只要有一個領航員就可以了！艾克特威吉，到目前爲止，你一直跟我們很合作；至少你跟我們來到這裏！你這樣做的目的只是反抗、侮辱你父親嗎？休提卡比你聰明得多，你爲什麼不趕快放棄你幼稚的想法，乖乖聽他的話呢？」

「我不想那樣！」艾克特威吉說：「你們想用花言巧語哄騙我、牽著我走，那是不可能的！養父，我並不樂意生爲利奇亞人，也不是自願到地球來的；可是，我現在已經是自由之身了，想做什麼由我自己決定。如果是我不想做的事，別人強迫也沒有用。」

「那你爲什麼來這裏？」

「我說不出理由；勉強要說的話，就是想來聽聽我父親的聲音。現在我已經聽到了，可是聽不懂他在說什麼，透過翻譯更是不懂。我的問題就在這裏。能不能替我向父親說再見，我已經沒有話可說了。」

「他在說什麼？」休提卡說。

「他說不承認統一體的法則，也不想回利奇亞。」路易山傑斯對著麥克風說。這個小儀器已經由於他手掌心的汗水而變得滑溜溜了。「然後，他向你說再見。」

「好吧！再見！」休提卡說：「我也要向你說再見，路易山傑斯先生。我聽了你的話，心裏非常難過，可是後悔已經來不及了；我也無法再和你談話了，即使透過這個偉大的儀器也是不可能的！」

在他的聲音背後，那種已經耳熟的奇異聲音又升高了音調，變成了悽愴的低鳴，持續了將近一分鐘。路易山傑斯仍然等待著對方的聲音。

「爲什麼呢？」他終於沙啞地問：「這件事我跟你一樣也有責任，我是你的朋友，我應該盡一份朋友之義。」

「我懂你的心意。」休提卡的聲音傳來：「可是，可能再也無法通話了；你沒聽到動力鋸的聲音嗎？」

那個聲音原來是動力鋸！

「嗯！嗯！我聽見了。」

「原因就在此！」休提卡說：「你的朋友葛利維正在砍伐這棵傳訊樹。」

＊　＊　＊

在馬凱思的公寓裏，黑暗將要逼近來了。隨著艾克特威吉下一次出現於立體電視的時間的迫

近，路易山傑斯知道聯合國果然如他所猜測的已經束手無策了。艾克特威吉並沒有露出勝利的表情；不過，他好幾次在記者招待會上表露那種心情，並且暗示將在下一次的節目中，實現更遠大的計劃。

路易山傑斯一點都不想看他的節目，可是他必須面臨不可避免的現實。也許能從這次的播出中，聽到新的線索；如果沒有新的線索，他是無法行動的——以往的線索一點都沒有用；他覺得或許可以知道一些新的事情。

除此之外，葛利維那一行人也有問題。不管怎樣，對方也是有靈魂的生物。如果路易山傑斯迫不得已要採取哈多里安八世所命令的手段，而且大功告成的話，那些迷人的幻影就將全部毀滅了！那些迷人的幻影全部消失，數百人將會死亡，同時必然會下地獄！路易山傑斯不相信神會伸出援手，拯救像葛利維那樣工作的人；可是，他也確信自己不能以自己的手使任何人死亡。路易山傑斯已經犯了罪，可是尚未嚴重到犯殺人罪！而且也不想犯殺人罪！

你的罪過獲得寬恕，就像拐杖在你手上開花那樣不可能。這是神向湯好色所說的話。同時，犯殺人罪的路易山傑斯獲得拯救，就像神贊成殺人那樣的不可能。

可是敎皇卻命令他，敎皇說過，那對路易山傑斯和整個世界，都是唯一的拯救方法。敎皇很清楚地說過，他也和路易山傑斯一樣，認爲世界正邁向世界末日的善惡決戰場；也坦誠說過，只有路易山傑斯能避免一切的發生。他們兩人意見不同之處，只是對敎義的看法而已。關於這點，敎皇的想法是不會錯的。

可是，所謂撤旦沒有創造力的這條敎義，也有可能是錯誤的。那麼，也可以說敎皇無誤的敎

義根本有錯。這條教義最近才宣布。歷史上許多教皇在沒有這條教義的情況下，也完成了他們的職務。

路易山傑斯認爲這並不是頭一遭，可是自己的想法十足是個異端。他的思緒紊亂，整個糾結在一起，想要抽絲剝繭，理出個頭緒是不可能的。凝聚在一塊的東西，即將崩落在他的頭上了。

「主啊！我完全相信你！請拯救沒有信仰的我！」可是，這樣禱告也沒有用，就像對著神的背後禱告一樣！

外面有敲門聲音。「你來不來？路易山傑斯？」馬凱思伸進半個身體說：「再過兩分鐘就開始了！」

「好啊！馬凱思！」

三個人在克雷的藝術畫前坐下，好像已筋疲力盡，已經全盤認輸那樣等待著；可是等待什麼呢？除了全面戰爭的宣言之外，沒有什麼可期待的了。他們三人都不知道那將以何種形態到來。

「晚安！」艾克特威吉在畫面上溫和地說：「我今晚不播報新聞，相反的，我要親自製造新聞。現在正是時候，顯然的，各位就處身在新聞之中。遭悲鳴所打擊，以茫然的臉孔從報端看著大家，然後像現在這樣站在立體電視中的我，和你們同樣已經到了必須從無可忍受的情緒中解脫出來的時候了！今晚我要向各位呼籲，請大家向你們的上司表示輕蔑和唾棄，然後脫離他們的壓力，恢復自由之身。

「要這樣向他宣言：『你們也許把我們視爲奴隸，可是，我們才是最偉大的人』。

「由我開始，今晚我要奉還聯合國所給予的公民權，也放棄我對地下壕國家的效忠；今晚……

……」

馬凱思站起來不知喊了一句什麼。

「其實我並不是任何國家的公民，我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動！我不知道自己的意志如何，同時也不想知道！今後的生涯，我要以自己認爲正確的方式來過，不要任何其他的束縛！

「各位學學我吧！把身分證撕掉！有人問你是誰，就回答說『我不是任何人』；不要再去登記。聽到警報時請統統出到地面上去實現我們的計畫，放棄地下壕的生活！不必使用暴力，只要採取不服從的態度就好！因爲任何人都沒有權力強迫我們這些不是公民的人！最要緊的是不可採取攻勢！大家放棄公民權！極力反抗！拒絕服從命令！

「來吧！現在就開始！過三十分鐘後，他們可能就會開始鎮壓，到那個時候……」

急切的門鈴蓋過艾克特威吉的叫喊聲。一瞬間，如圍棋盤般的紅色、黑色圖案，掩蓋了艾克特威吉的影像。是聯合國的緊急優先訊號，佔用立體電視的發訊電路。接著，聯合國的人從奇妙的帽子下看著這個地方。艾克特威吉的影像模糊地顯現在旁邊，那激昂的談話也變成低低的伴奏。

「馬凱思博士，」聯合國的人激動地說：「終於開始了！過度玩弄政策的結果就是失敗！他已經不是公民，所以不服從我們！請你下來，馬上來幫忙！在他的節目沒播完以前，梅德博士，請你也一塊來！」

「要做什麼呢？」

「做無抗拒的答辯；就是在不認爲有罪也無法向檢查官抗辯的文件上簽名。同時，你們也將

以飼養野獸的理由被捕；不過這只是名義上的，所以用不着擔心。不過必須請你們兩位一起來！我們打算判艾克特威吉無期徒刑，把他關在有隔音裝置的監牢裏。」

「那不行！」路易山傑斯很鎮定地說。

聯合國的人以篤定的表情轉向他。

「並沒有詢問你的意見！」他說：「關於你的問題，我尚未接到任何指示；可是，我不希望你干涉這個問題。如果你不聽我的勸告，執意要揷手，你會遭懲罰的！馬凱思博士，需不需要派人過去接你們？」

「我會馬上過去！」馬凱思用堅硬如石頭的語氣說：「請關掉畫面！」可是，他並未等候對方切斷，就逕自關掉電源。

「你想我應該去嗎？路易山傑斯！」他說：「否則我就堅持待在家裏，不理會那個人；或者，如果你想去的話，我把你一起帶去！」

「不！不要！不要！」路易山傑斯說：「你先去吧！待在這裏堅持己見一點用處也沒有，只會使你們的立場更困難而已；不過，你們要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我一定樂意——」

「不要到街上去！你們到達聯合國事務局之後，必須要求他們讓你們一直住在那裏。你們既然是被逮捕的公民，就有請求被拘留的權力。」

馬凱思和柳凝視著他。從馬凱思的表情可以知道他已經了解這種用意了。

「你認爲情況會惡化到那種地步嗎？」馬凱思問。

「嗯！你願意答應嗎？」

馬凱思看看柳，然後陰鬱地點頭。接著，他們兩人走了出去。地下壉國家已經開始崩潰了。

18

野獸般的混亂已持續了三天，毫無好轉的跡象。路易山傑斯可以透過馬凱思的立體電視，看到每一刻的狀況。有時候，他很想跑出陽台，從欄杆上望望外面；可是外面一片群衆的吼聲、砲彈聲、爆炸聲，以及警察的哨音、警笛聲，和各種不知緣由的噪音，這些聲音使陽台上的蜂變得歇斯底里，儘管柳的防護服並不小，也不太可靠了。

一隊聯合國的警察想將艾克特威吉帶走，事前經過周密的計劃，可是等眞正突襲電視台時，才發覺艾克特威吉不在。事實上，他一開始就不在電視台。立體電視上的各種訊號也不知從何發出。他的立體節目的各種訊號，都是經由特定場所的同軸電纜送到電視台。所需的配線都是節目播出前先由臨時技師裝上去的。這位臨時技師就是艾克特威吉之戰中，預先安排好的一顆棋子。電視台方面已經向聯合國的負責官吏發出通報。可是，另一個預先安排好的犧牲者卻在中途將通報加以攔截了。

讓QBC電視台的技師說出艾克特威吉發訊的所在，費了將近一個晚上。（聯合國那些傻子當然不知道，等到問出結果時，艾克特威吉已經逃逸了。）同時，無法逮捕艾克特威吉的消息，

在全世界的地下壕已經非常轟動，成爲最熱門的頭條新聞。

這個消息隔了一段時間後，才傳到路易山傑斯住的地方。街頭的噪音是從消息第一次發表之後開始的。起先只聽到零零星星的噪音，後來才開始湧出大批忿怒、狼狽的人群。那時發生的騷動也只是此起彼落、三三兩兩。後來稀落的噪音變得更加混亂了。路易山傑斯聽得出來群衆的不滿已難以控制了。在這以前，叫囂的聲音並不亢奮，也不激昂，現在卻突然變爲幾近動物吼叫般的暴戾而恐怖。

他無法了解爲什麼突然發生這種變化，也許群衆本身也不知道。接著聽到砲彈的聲音，雖不太多，可是由於以往沒有過這種情況，所以射擊一發和同時射擊數發有同樣的效果。噪音分散了，變成奇妙而且更爲可怕的聲音。等脚下的地板微微震動時，他才明白這是什麼聲音。

像原生動物的移動般，部分群衆開始侵入這幢大廈；路易山傑斯發覺自己早該有這種準備。住在地面上，根本上也是一項特權；能夠獲得不正當的許可，和聯合國的官員和職員一樣住在這種高收入階層的地區，也是一種很大的特權。這是和他從前每天由緬因州到這裏來上班一樣奢侈的二十一世紀的生活。

路易山傑斯趕快檢查門。門上有精巧的鎖，在前一世紀的地下壕競爭中，這座大廈經常成爲搶刼的目標，但此刻，這個鎖已經好幾年未曾使用了。路易山傑斯急忙把好幾層鎖都上好。

幸好來得及。門外的走廊傳來粗野的吼叫聲，忿怒的群衆都從緊急樓梯衝進來。他們本能地不去使用升降梯——以他們喪失理智的心態而言，坐升降梯太慢了！尤其對不喜歡受規制的人而言，升降梯是太過規制化了；對一向用肌肉思考的人而言，太過自動了。

有人拉動門的把手發出響聲，接著用力推門。

「鎖上了！」一個不清晰的聲音說。

「弄壞它！讓開！」

門晃動了一下，可是仍然很堅牢。接著又聽到砰砰的聲音，好像有好幾個人一起在撞門。路易山傑斯聽到他們發出的呻吟聲，又聽到鐵錘的撞擊聲。

「喂！打開！打開！你這個小官僚！破壞罷工，不肯打開的話就放火把你一起燒死！」

大家顯然對這一句無意中脫口的話吃了一驚，說話的人顯然也呆了一會兒。他們似乎猶豫不決地低聲商量了一會兒，然後有人用低沈而沙啞的聲音說：「好！不過先找找看有沒有紙。」

路易山傑斯趕忙想找水桶汲水。可是繼而一想，他們根本沒辦法把火苗從門縫裏扔進來，因為門上並沒有採光的窗子，門也關得緊緊的，毫無空隙。就在這時候，走廊對面傳來「哇」的一聲，大家轉移目標，蜂湧到那邊去。路易山傑斯知道他們可能找到另一間空著或未上鎖的屋子。對！他們一定佔領了另一間屋子，因為路易山傑斯聽到搗壞家具和窗子的聲音。

忽然，從背後的方向聽到他們的叫囂聲。路易山傑斯被過度的恐懼所衝擊，迅速回頭去看。叫聲從隔著整片玻璃的陽台上傳來。

「噢！看吧！一座玻璃院子！好漂亮的一座院子！」

「地下據城市從來沒有院子，你知道這是用誰的錢做的？」

「當然是我們的錢！」

他們是在附近的露天陽台上。路易山傑斯方才感到稍微安心點。他這種莫名的感覺由於底下

的一句話而更加強烈起來。

「拿一塊木頭來！不！要重一點的！要投擲到對面去的！」

「從這裏可以通到那邊嗎？」

「如果能架梯子就好了——」

「距離相當遠——」

椅脚扔了過來，陽台上的玻璃被打破，接著笨重的花瓶也扔了過來。

蜂飛起來了。路易山傑斯沒想到蜂的數目竟有這麼多，陽台已經都是蜂了。起初，蜂兒似乎不知如何是好，盲目地飛來飛去。不管怎樣，玻璃的裂縫馬上會被找出來。那些人無意中給了這些蜂一個大好良機。好像又有一塊東西擲了過來，可能是打斷的鉛管。一塊玻璃掉落在蜂群中。蜂群發出如舊式飛機的引擎吼聲，湧了上去，這一瞬間，周圍籠罩著死亡的靜寂。接著，路易山傑斯聽到一種連腸子都會激烈痙攣的苦惱與恐怖的悲鳴。然後所有的人都發出悲鳴，其中一人的頭部、胸部都停滿長了紅色與金黃色毛的蜂。他手足亂舞掙扎著，一面從空中掉落下去。有人在門前瘋狂奔跑，有人從陽台外墜落。笨重的翅膀聲從走廊一直追過去。

下面也傳來更大的悲號聲。這種巨大的昆蟲無法在強風中飛行，所以大都在這座建築物中飛翔，也許有少數幾隻從樓梯口飛到馬路那邊。

不久，大厦中的人聲消沈了，只剩下周圍昆蟲的翅膀聲。門外有微弱的呻吟，一會兒終於全部恢復寂靜。

路易山傑斯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事。他到厨房去嘔吐，然後穿上柳飼養蜂時穿的防護服。

他已經不是神父了，事實上也不是天主教徒，他已經沒有神的恩寵；況且，只要知道方法，任何人都能進行終油的秘蹟（在垂死的病人身上塗油的儀式），也有代人洗禮的義務。在臨死前進行這種儀式，靈魂會變成什麼樣呢？這一切都要看掌理萬物的主，可是神卻下令任何一個靈魂未經懺悔不能到達祂的地方。

門前的人已經死了。路易山傑斯習慣性地劃了十字，盡量側開臉不去看死人，而跨越過去。因爲組胺過量休克致死的人，死狀都非常難看。

空屋已經被摧毀得七零八落，裏面有三具屍體，已經都沒救了。通往廚房的門關著。如果聰明一點躲進裏面，再奮力把同時飛入的蜂打死，也許能避過這場刼難。

似乎特地證明給他看似的，門裏傳來微弱的呻吟。路易山傑斯試著推推門，半鎖的門很快就打開了約半英寸，路易山傑斯把身子擠了進去。

地板上躺著一個正在做垂死掙扎的人。他的全身腫得令人無法置信，皮膚逐漸發黑，痛苦的眼神已經模糊了——不正是亞克隆斯基嗎？

這位地質學者好像認不出路易山傑斯。他的傷勢非常嚴重，眼光已經泛白了。路易山傑斯由於穿了防護服，很費力才蹲了下去。他開始低聲的禱告著，其實，他跟亞克隆斯基一樣根本沒在聽這些拉丁語的禱告辭。

這並不是巧合，他是爲了施與別人祝福才來到這裏的，而倒在他眼前的是利奇亞調查團中最沒有罪的人，這個人也是有意選擇路易山傑斯必到的地方躺下。現在普徧存在於世界的並不是大衞王或基督，而是宙斯神。由上方俯視路易山傑斯的是復仇之神的臉孔——不許忠實的神的臉孔

——在創造人之前必先造了地獄的神。但丁所描寫的是很可怕的事實。路易山傑斯看到在他膝旁翻滾、吐著舌頭的黑臉，覺得自己像是一個熟讀神曲的天主教徒，由衷地相信但丁所言全是眞的。

這個世界上有一個魔鬼崇拜者，想奪走神對他的恩寵，而把他喚出來，讓他替朋友進行終油秘蹟。藉著這種告示，魔鬼想使他看清自己的眞面目。

不久，亞克隆斯基咬住自己的舌頭而窒息死了。

然而，事情並非這樣就結束。接下去必須使馬凱思的公寓保持安全狀態，如果公寓裏有侵入的蜂，必須一一將之打死；同時，他必須親眼看到飛出去的蜂群全部死亡。這是很簡單的，路易山傑斯只要將陽台上破裂的玻璃重新貼合卽可。蜂在柳的院子外找不到蜜，幾個小時後一定會再度飛回；如果飛不回來，也會在一個小時後餓死。這些蜂不適於長途飛行，因爲以蠻力飛行必須消耗許多熱能。普通的大黃蜂如果關上半天，可能就會餓死，柳飼養的這種比一般大五倍的蜂，如果沒有食物，一定死得更快。

在做這種令人厭膩的工作中，立體電視仍然繼續在播送節目。這種暴動顯然不只是地區性的，拿一九九三年的地下暴動和現在比起來，眞是小巫見大巫了。

四個目標地區已經完全被侵佔了。穿著艾克特威吉的制服的暴徒，不知從那裏突然冒了出來，佔據了統治中心。他們爲了維護艾克特威吉的安全通行權，刼走了約二千五百名人質；可是當中有五百人是出於自願的。其他地區的暴動並沒有組織——可是，有幾個地方發生了爆炸破壞，看似一種計劃性的行動，其實並沒有固定的型態——但是，並非每一個場所都是處於被動和無抵

抗狀態的。

懷著一種慘澹的、極其惡劣且不斷自責的情緒，路易山傑斯在馬凱思那猶如密林的公寓中等待。好像利奇亞某一部分一直跟隨他囘到地球，並且不斷地包圍著他。

* * *

經過混亂的三天後，民衆的激動和熱情漸漸地平息了，馬凱思和柳方才坐著聯合國的武裝車回到公寓。他們兩人都憔悴了，像幽靈般的消瘦，路易山傑斯覺得自己也是一樣。他們兩人比他更缺乏睡眠。他不想立即說出亞克隆斯基的事，因爲不願讓他們感到可怕，可是他不得不說出蜂已經死了。

看到柳悲傷地聳聳肩，路易山傑斯莫名其妙地覺得比看到亞克隆斯基的死更難過。

「還沒找到他嗎？」路易山傑斯用沙啞的聲音說。

「我剛要問你……」馬凱思說。這個高大的新英格蘭人看看花壇後鏡中的自己，皺皺眉頭說：「啊！我的鬍子怎麼變成這樣！聯合國的人都太過忙碌了，他們只能告訴我一些零零碎碎的消息。我想你一定看了新聞，了解得比較透徹。」

「不！我什麼都不知道！根據QBC的報導，底特律的自衞隊已經向他們投降了。」

「嗯！斯摩稜斯克那些傻瓜也是一樣。一個小時後可能就會報導出來了。沒想到他們這麼厲害！他們不應該比目標地域當局更了解地下通路。在斯摩稜斯克，他們是利用了防火門，在當事人尙不知怎麼囘事前，把地下的氧氣抽光。有兩個人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了。」

路易山傑斯在下意識中劃了一個十字。牆壁上電視記者繼續以低沈的聲音播報消息。立體電視從上次艾克特威吉的節目以來一直沒有關掉。

「那麼討厭的新聞，我實在不想聽！」馬凱思皺皺眉頭說，可是仍然起身把音量放大。

並沒有什麼決定性的重要新聞。暴動已逐漸消弭了。只有少數幾個地下壕情況繼續惡化。斯摩稜斯克的事件也經證實了，可是沒有詳細的報導。艾克特威吉仍然下落不明。根據聯合國的發言，可望在不久的將來將他逮到。

「『不久的將來』嗎？可惡！」馬凱思說：「他們早就已經被艾克特威吉甩掉了！等他們在第二天找出他的藏匿所在，他早跑得不知去向。這傢伙很狡猾，連他的部下也不知道他的行踪，還以爲他應該會在某一個地方，可是事實卻不然！連他的部下也束手無策了！」

「這就是說他在逃亡！」路易山傑斯暗示他。

「嗯！想到這一點，令人稍微安心一點。」馬凱思說：「可是，他能逃到不被人發現的地方嗎？他怎麼逃得掉呢？以他那龐大的身軀，能在街上走嗎？他也不能利用一般的交通工具。要載運那個生物，必須要有巧妙的組織才行；換句話說，艾克特威吉本人也和聯合國的人一樣煩惱無措！」他無奈地忿然切斷了立體電視的電源。

柳疲憊不堪的臉孔露出驚訝，轉頭看看路易山傑斯。說：

「那麼，事情還沒有完全結束嗎？」她眼裏流露出絕望。

「還沒！還沒！」路易山傑斯說：「不過，暴動可能快結束了。再過兩、三天，如果艾克特威吉仍舊沒有消息，那就可以判斷他已死了；因爲如果他繼續在活動，絕不可能那麼久都未被發

現。當然，他死了之後事情並不能夠完全解決；不過，至少我們頭上的一部分冰刃已經被排除了。」

然而，這只是比較樂觀的猜測而已。路易山傑斯雖然沒說出來，心裏卻明白得很。那種幻覺可能消失嗎？

「希望聯合國能有新的發現！」馬凱思說：「在艾克特威吉的問題上，還有一項被忽略掉，是他使好幾年來人們醞釀於地下的不滿顯露出來了。表面上，那好像是被壓制住，其實卻在背地裏動盪不穩。我們必須趕快設法加以解決才行；或許必須握起討厭的巨錘，把這令人厭惡的地下壕組織粉碎瓦解，再重新開始才行！破壞工作已經如火如荼地進行了，與其加以修復，不如乾脆整個推倒。聯合國只是靠標語來穩定與緩和民心，這是很困難的，必須想個法子解決才行。」

克雷的畫上響起了鈴聲。

「我不出去！」馬凱思咬著牙根說：「我已經受夠了！我絕不出去！」

「還是出去好！」柳說：「也許有好消息！」

「好消息？」馬凱思嗤之以鼻，馬上又改變心意聽從了柳的話。路易山傑斯在疲憊不堪中，感覺這兩個人似乎已恢復和睦。這三天中，他們彼此觸動對方的心弦，這是一種好的跡象。但是路易山傑斯隱約中成爲魔鬼的崇拜者，渴望著惡的一邊佔優勢——至少他是這樣期待著，不是嗎？

來訪的是聯合國的人。那張藏在奇異帽子下的臉孔表情很奇特，好像在考慮如何措詞似地斜著頭。路易山傑斯看了他的動作後便完全知道他的心事了。他那頂帽子其實是一個製作精巧的助

聽器。這個聯合國的人是個聾子，和所有失聽者一樣，他也不願意別人知道他的缺陷。至於其餘的裝置，純粹是一種裝飾。

「馬凱思博士、梅德博士、路易山傑斯博士。」他說：「我不知道怎麼說才好！對！我先對上回的無禮致最深的歉意！我實在太傻了！我們之間有些誤會，我實在非常難過，可是事實的確如此，我們確實有誤會！如果可能的話，請你們助我們一臂之力。如果你們有困難，我們也不敢勉強。」

「不再威脅我們了？」馬凱思不客氣地說。

「不！我怎麼敢威脅?!我不是已經道歉了嗎？不！這不是我的請求，這是安全保障委員會的意見。」他的臉突然扭曲，可是很快又恢復冷靜說：「我……只是負起傳達這項請求的任務。請你們三個人馬上到月球去！」

「月球？爲什麼？」

「因爲已經找到艾克特威吉了。」

「豈有此理！」路易山傑斯並未打算發怒，但卻控制不了尖銳的聲音。「他怎麼能到那裏去？是不是已經死了？」

「不！沒死！同時，他也不在月球；他並不打算到月球去。」

「那麼他到底在那裏？」

「他在回利奇亞的途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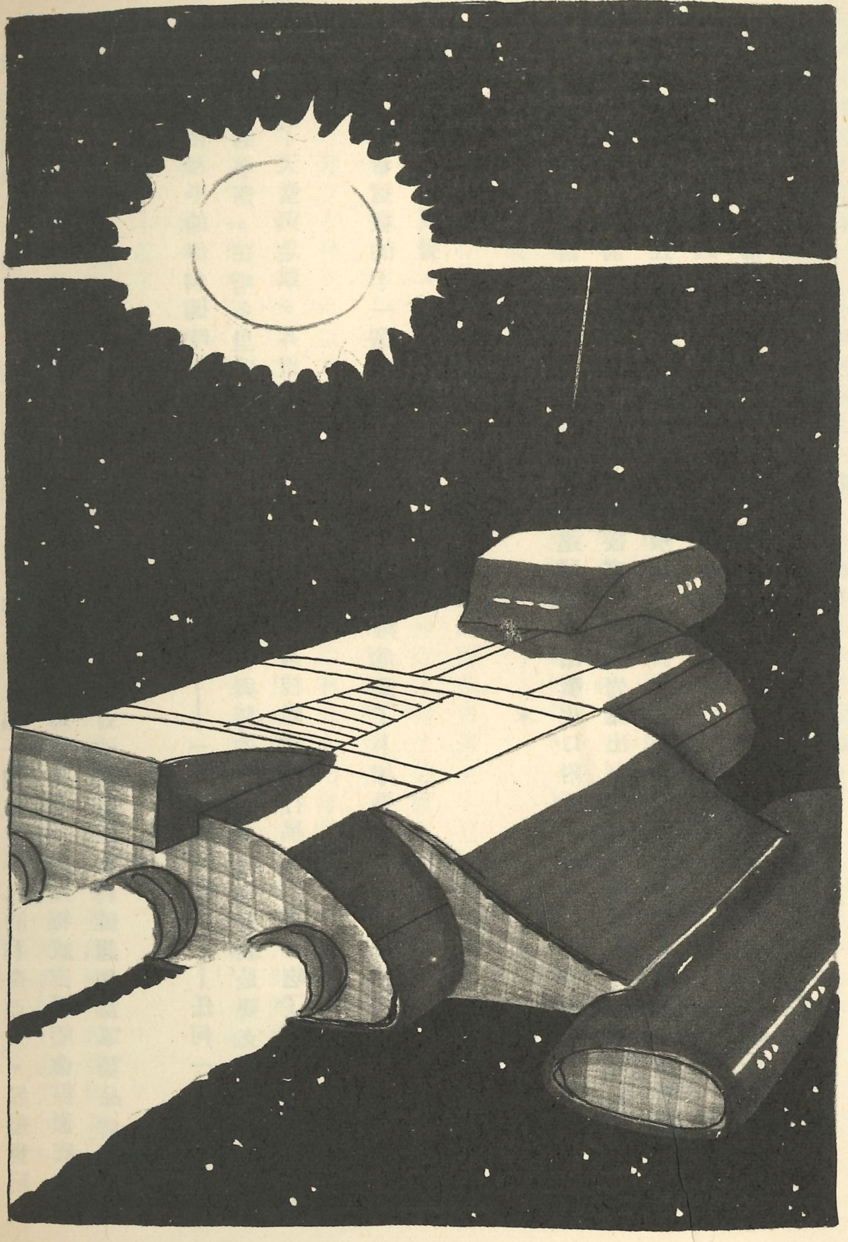
＊　＊　＊

接著是乘坐聯絡火箭到月球去的長途艱苦旅行。因爲這趟太空旅行無法使用哈代的超速裝置，否則，像這麼短的距離使用哈代的船很快就可以到達目的地。月球旅行的技術和從前馮・布朗時代相差不了多少。在火箭中換乘像外輪船般的月球小艇，緩緩渡過塵海，奔向杜・波達布羅紐・路西安伯爵的觀測所途中，路易山傑斯才聽到詳細的經過。

艾克特威吉混進了運送最後一批機械設備給葛利維的那艘太空運輸船，在出發後第二天才被發現，發現時已經陷入昏迷狀態。這是他被追擊得走投無路時使出的最後手段。他偷偷躲進一個標著「小心！放射性！不可倒置」的箱子裏，由普通快車運到太空船上。即使正常的利奇亞人，在這種情況下也會喪失力氣，何況艾克特威吉欠缺後天的培養，體質較爲虛弱，加上幾天的逃亡生活，不久就昏迷了。巧合的是，這艘太空船裝置了一架貝塔特的時空連續通訊器的試品。船長便在第一次的試驗通訊時，把這件事情播送出去。伯爵再用普通的無線電把消息報告給聯合國。目前，艾克特威吉已經被俘擄了；不過他已恢復健康，心情非常開朗。由於太空船不能中途折回地球，所以表面上好像是聯合國以數倍於光速的速度協助他逃亡。

路易山傑斯對一直像野獸般被關在籠子裏、從未受過祖國教育，也不懂祖國語言的艾克特威吉生出了一絲憐憫之心；可是，聯合國的人對他做了種種質問之後——爲了正確知道艾克特威吉究竟想幹什麼——他的憐憫便轉變成一種不安。對小孩憐憫並不足爲奇，可是，路易山傑斯認爲大人陷入不幸的立場，多半是由於本身的過錯。

艾克特威吉如果回到利奇亞那個安定的社會，一定會受到十分危險的衝擊。在地球上，他至



少還是個與衆不同的怪人，回到利奇亞之後，他將被視爲一個非常平凡的利奇亞人。好幾世紀前，地球上也有過類似的放逐事件，可是利奇亞從未有過這種事情。艾克特威吉可能會很徹底地把那個世界污染、摧毀，按照自己的想法加以改變——他會改變那個葛利維想作爲軍需品倉庫以應萬變的行星。

地球在和平的伊甸園時代，也產生過同樣的事情——「幸福的錯誤」——任何一個世界都產生過同樣的事情。在哈多里安敎皇生長的挪威，「善與惡的智慧之樹」傳說是要支撐宇宙的，根與枝連接了天堂與地獄。其根部深紮於大宇宙中，其枝條結出行星的果實。吃了那種果的人將會……

不！不會這樣的！一個夢幻般的利奇亞已經夠危險了！如果利奇亞行星變成冥府的要塞，天國本身將會受到威脅。

* * *

波達布羅紐伯爵的觀測基地座落於史達留斯火山噴火口附近，是聯合國根據他的設計藍圖建造的。史達留斯從前是聳立的杯型火山，後來部分熔岩流出形成英普魯斯海，以致造成了缺口。剩餘的牆壁可以擋住流星雨所降落下來的殞石，對伯爵的職員們很有幫助；不過，這些牆由噴火口的中央來看稍嫌過低，在地平線下方，兩側的平原可以一覽無遺。

伯爵除了穿上褐色工作服代替褐色西裝以外，幾乎和前次見面時毫無兩樣。他看到這一行人好像很高興。路易山傑斯想，他可能偶爾也會寂寞吧！不！也許他總是寂寞的，不是由於遠離地

球來到月球才寂寞，而是與家族及一般人士格格不入的寂寞。

「我有讓你驚訝的東西。」他說：「我不久前完成一種新的望遠鏡——直徑六百英尺、全部以鈉箔製造。裝置在距離這兒數百英里的北邊山頂上，中繼電纜昨天已連接到史達留斯了。爲了試驗電路，我昨晚一夜沒睡。這東西比你們上次看到的好多了！」

其實這是他的客套話。那個未完成的機械已經完全改變樣子了。現在伯爵指給他們看的是一個錄影機大小的琺瑯箱子，上面有和以前同樣多的按鈕。

「當然，與其接收『傳訊樹』那種時空連續的送訊電波，不如使用這種簡單的方式。」伯爵說：「效果還是一樣好！你們試試看！」

他用誇大的動作按了鈕。黑暗的觀測室對面的巨幅螢幕上，立即浮現被雲彩包圍的行星。

「哦！這是——」馬凱思驚愕地說：「這是利奇亞嗎？伯爵？一定是的！」

「別緊張！別緊張！」伯爵說：「在這裏我是貝塔特博士。嗯！對！那就是利奇亞。在月球上，一個月有二十幾天可以看到利奇亞的太陽。大約有五十光年距離。可是這樣看，頂多只相隔二十五萬英里，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當然會有一萬英里的誤差——這是由月球到地球的距離。利用『超空間透視』的原理，這六百英尺的裝置已經神奇地消除了時空的障礙，清楚地顯現出幾十光年外的景物，眞令人驚訝！」

「實在太了不起了！」柳喃喃地說。

「就是這樣，梅德博士，我們不僅越過了空間，也越過了時間——當然同時越過兩者。這裏所呈現的是現在的利奇亞。事實上，就是這一瞬間的利奇亞，而不是五十年前的利奇亞。」

「恭喜你！」馬凱思說，他的聲音有點沙啞。「光是這個學問體系，已經是很大的成就了；這樣的裝置更是破紀錄的。」

「我也這麼想。」伯爵說著取下嘴裏的雪茄，用滿意的眼光看著。

「能夠看到太空船降落的場面嗎？」聯合國的人熱心地問。

「不！很遺憾！如果沒有出錯的話，應該是看不到才對！據你所說，他們昨天已經登陸了。我的儀器無法自由調整時間，因爲方程式已定爲同時性。同時，我已經盡量讓它同時顯現了——這樣就好了！」

他的音調突然改變。這種改變比他放棄承自祖先的爵位更爲激烈。他從一個看著新玩具而興奮的臃腫的老人，突然變成哲學家兼數學家的H．O．貝塔特。

「我邀請你們到這兒來的目的，是要與你們商量一件事。」他說：「對某件我由衷渴望它不要發生的問題，我請你們來當見證。現在，我就來說明。起初，我奉命檢查葛利維博士今天將進行的實驗所依據的基本理論是否有錯誤。他的實驗簡單說是應用微積效果的理論，嚐試在九十秒內貯存納爾斯特發電機的全部電能。

「我認爲這樣的理論是錯的，可是我想不出明確的錯處，而葛利維博士也不是那種粗心大意的人。老實說，他那樣做是很危險的。那顆行星上到處充滿了鋰—6，稍一不愼就會演變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我已經用薩康作緊急通訊，請昨天應該到達的太空船把我的傳話錄製起來，再交給葛利維博士。其實，我很想利用『傳訊樹』，可是那棵樹已經被砍倒了；即使不砍倒，利奇亞人也未必肯替我傳那樣的消息。太空運輸船的船長答應我在機械交達前將錄音帶交給葛利維。可是

，我印象中的葛利維是一個十分固執的人，是不是？」

「嗯！」馬凱思說：「確實如此。」

「那就好！」貝塔特博士說：「我已經準備了記錄這個事件的儀器，大家來禱告它派不上用場吧！」

伯爵並不是一個好的天主教徒，他所說的禱告只是一種習慣語氣；同時，路易山傑斯覺得自己也不能跟他一起做那種禱告——他強烈地覺得不能讓這種危險的事情發生。現在，聖米開耶魯的方舟已經明確地交到他的手上了，這個連傻子都很清楚。

敎皇早就知道事情會變成這樣，所以才像狄斯累利那樣巧妙地預先防備了。路易山傑斯心想，這個問題不在其他敎皇時代，而在哈多里安八世時發生，這就是神的意志。敎皇沒有在形式上把他放逐，就是要他在迫在眉睫的危機裏傳播神的恩惠。

敎皇也許會認爲，路易山傑斯花在那本精巧又複雜的禁書及考慮良心問題上的時間是白費的；不過，事情變得很單純了。路易山傑斯已經知道這只不過是以前也曾發生過的一個事例而已。就像小孩生病，爲了治療必須禱告一樣。

最近大多孩子生病都注射Spectrosigmin或同類藥品。即使嚴重得瀕臨死亡，也能在一、兩天後痊癒。禱告是不是沒有用了？現代科學就能使其康復嗎？

答案——否——因爲沒人能代替神選擇神所願意接受的手段。如果把解救生命的抗菌物質視爲神的禮物，那就很圓滿了。

同時，這也是解開偉大的「無」的神秘之鎖。惡魔沒有創造力，只是經常製造惡端，也經常

做善事。惡魔無法堅持現代科學的成果是他帶來的；但是也不能決然地說，現代科學的成就不是禱告的失敗。和其他情形同樣，在這一點上，惡魔也不得不撒謊。

另外，在那個利奇亞行星上，偉大的無的代言者葛利維正在進行一項註定要失敗的事情。那件爲惡魔而着手的工作，正邁向使惡魔的工作都歸爲烏有的險境——結惡果實的樹木一定會被搖落。

但是，路易山傑斯站起來時，顫抖的嘴唇還在唸著葛雷哥利八世激烈的語句，還在猶豫不定。結果假如是使自己痛苦，怎麼辦呢？萬一利奇亞是伊甸園呢？是人類必將回復的神的使者的蛇呢？是永恒的世界裏已經舖好的路呢？

「偉大的無」的聲音直到最後都是在說些空話。路易山傑斯舉起手。他那顫抖的聲音在觀測所裏如洞穴般的房間中響著，激起了回聲。

＊　＊

我們基督的僕人，命令你們這湧起黑雲的惡靈——

＊　＊

「幹嘛？拜託你安靜下來吧！」聯合國的人不耐煩地說，其他人也都驚愕地凝視著他。柳的眼睛裏稍微露出恐怖之色，只有伯爵一臉會心的嚴肅。

＊　＊

「——離開人間，消失到你們原來的荒涼寄居地去吧！對人類及動物、果實、綠草等人類所使用的東西，不要再侵害——

可是，你這偉大的無！你這淫惡、愚笨又汚穢的母豬！你這地獄來的靈啊！被逮住的豬啊！我要把你投入地獄的火焰裏——

神派遣他的僕人爲使者，依靠耶穌基督的天啓，要把你這邪惡的天使趕走——

由於『七隻金蠟燭』，以及站在蠟燭中心的人子，和他如衆水奔流的聲音，基於人子的『一次死亡後我會再甦醒，同時看著罷，我是永遠活著的人，可是卻擁有地獄的鑰匙』這句話，我告訴你，背信的天使啊！滾！滾！滾！滾！」

＊　＊

回音響徹，終於逐漸消失，月球又恢復寧靜。只聽到觀測所裏的人們的呼吸聲，以及在下方轉動的馬達聲。

然後，無聲無息地映在畫面上那被雲彩包圍的行星，有一面變成了白色。雲彩和模糊可見的海洋和大陸全部混合在一起，發出藍白色的光，在螢幕上如探照燈般地照耀著大家，好像要滲透入他們無血色的臉和骨髓裏似的。

慢慢地、慢慢地，一切都溶解掉了。昆蟲鳴叫的森林、休提卡那陶製的房屋、海濱的肺魚、「傳訊樹」的殘幹、野生的蜥蜴、唯一銀色的月亮、血之湖的偉大脈動的心臟、陶藝的市區、在

水上飛翔的滑翔墨魚、利奇亞的鱷魚、蛇行的足跡、身材頎長、高貴、而有理性的人物，以及環繞在周圍的神秘、美麗的氣氛也通通消失了。突然，利奇亞整顆行星像氣球般開始膨脹——

伯爵想關掉螢幕，可是已經來不及了。在他的手碰到那只黑色箱子前，保險絲就燒斷了，令人無法忍受的光也消失了，螢幕變成黑暗，整個宇宙也一樣。

大家都看不到什麼，只能驚訝地坐在原地。

「第十六條方程式弄錯了。」伯爵的聲音在令人暈眩的黑暗中顯得異常尖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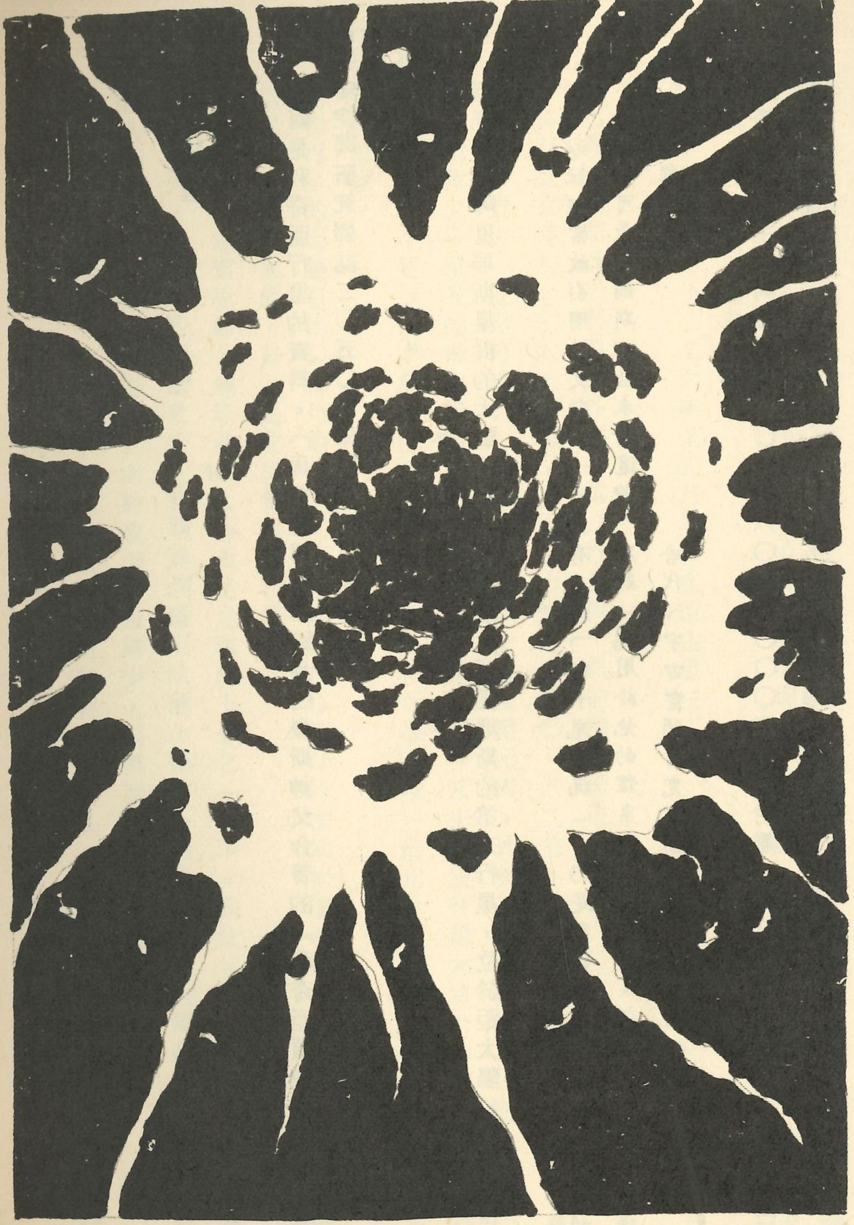
不！不是的！路易山傑斯在心裏否定了這種說法。他的願望已經達成了。他打算以利奇亞維護自己的信仰，現在達成了。葛利維計劃使利奇亞成為一顆核融合爆彈之星，結果以完全的型態達成了。馬凱思曾在利奇亞確定人類的愛的存在，因而一直深受苦惱。而亞克隆斯基——亞克隆斯基渴望一切不變，可是他已經永遠歸屬於無了。

黑暗中聽見一聲長而深的嘆息。這一瞬，路易山傑斯判斷不出是誰，他以為是柳，其實是馬凱思。

「等我們的眼睛能看得見以後，」伯爵的聲音說：「我們一起出去看，將會看到超新星。」

這是伯爵在玩弄政策，故意說錯的，但他是出於好意。因為他知道五十年後的下一個聖年到來之前，肉眼絕對看不到超新星。其他人也都知道。

洞穴再度明亮起來後，前耶穌教會信徒拉蒙．路易山傑斯神父環目四顧，發覺室內沒有別人，只剩下他的神和他的悲哀而已。



補遺

下面是利奇亞行星的資料。（馬凱思博士和路易山傑斯神父合著的『利奇亞預備報告』。摘自宇宙空間研究雜誌二〇五〇年第四二二五號。）

利奇亞是阿里耶斯星群的太陽系恒星阿爾發・阿里耶斯的第二行星，位於距太陽約五十光年的方位。

*　*　*

＊以往經常被引用於文獻中、較為有力的「四十光年說」，乃是所謂應用「宇宙定數」的數值；可是愛因斯坦並未將這種「定數」應用於他的體系中，目前，人們認為這是一種謹慎的態度。

哈代、宇宙空間研究雜誌一二一號　二〇四七年。

利奇亞位在主星周圍平均一〇八、六〇〇、〇〇〇英里的距離。換算地球的日數，平均以三八〇日為一年而環繞。軌道是偏心率〇・五一的橢圓形，橢圓的長徑比短徑長約百分之五。

此星的軸線根本上與軌道成直角，沿此軸線以地球時間的二十小時為一天自轉，所以，利奇亞的一年是由四五六個利奇亞日形成的。由於受軌道偏心率的影響，四季的氣溫變化不大，冬天長而寒冷，夏季短而酷熱。

利奇亞有直徑一、二五六英里的月球，在距主星三二六、〇〇〇英里處，每一利奇亞年繞行十二次。

阿里耶斯系環繞於利奇亞外側的其他行星群，目前尚未探查出來。

利奇亞星直徑八、二六七英里，表面引力為地球的〇・八二倍。引力較小的原因是密度較低，這可由成分看出。此星形成時，原子序二十以上的較重元素，比例比地球少得多。加上奇數元素數目比地球少；僅有的奇數元素是氫、氮、鈉、氯、鉀非常少。重奇數元素（金、銀、銅）都極端的少，同時不是以元素型態形成。事實上，這顆行星上唯一的化合金屬是偶爾掉落的隕石中蘊含的鎳及鐵。

此顆行星的金屬質核心部比地球小，所以圍繞核心部分的玄武岩層較厚。跟地球一樣，大陸部分是以花崗岩為基盤，其上是沈澱物的堆積層。

由於鉀少，地質沈靜。地球的K^{40}含有量是地球的十分之一以下。因此，這顆行星的內部熱較低，很少噴火，地質上的變動更少。初期達到穩定狀態，後來一直未發生過大變動。這種不太富變化的地質學史也只是一種推測。由於放射物質稀少，很難根據地層測定年代。

空氣和地球相似。（請參照下期「宇宙空間研究雜誌」：J・克拉克「利奇亞的氣候」）氣壓是在海面氣壓高度八一五・三公釐，乾燥的空氣成分如下：

氮　六六・二六%（以重量計算）
氧　三一・二七%
氬　二・一六%
二氧化碳　〇・三一%

由於二氧化碳的濃度較高（有些部分爲地球空氣的十一倍），故氣溫爲溫室型。極地和赤道差距不大。極地的夏季平均氣溫爲攝氏三十度，赤道爲攝氏三十八度。冬季平均氣溫約十五度，濕度也比一般高，多霧，經常下著綿綿細雨。

約七億年來，利奇亞的氣候沒有什麼變化。由於火山很少噴火，空氣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不多，豐富的植物依靠光合作用；由於高溫、高濕，空氣中的氧分多，植物的氧化急速得到補充。事實上，這顆星已經保持了五億年以上的平衡狀態。

關於地形問題，計有三個大陸，其中最大的是南大陸，大約從南緯十五度至六十度，約佔全境的三分之二；其餘的兩個北方大陸呈方形，約同樣大小，從南緯十度至北緯七十度，東西各佔八十度。其中之一位於南大陸東端，一個位於西端。在行星的相反方向有約與英格蘭、愛爾蘭大小相同的島嶼群海洋，隔著赤道分別向北延伸二十度，向南延伸十度。因此，也可說共有五個大洋——北極海和南極海，隔著北方大陸和南方大陸的赤道海，位於北方大陸、連結北極海與南極海的中央海，以及延伸到北極和南極、佔行星三分之一的大洋等五個。

南大陸有一個低緩的山脈（最高的山僅二、二六三公尺），將沿著南岸而來的南風擋住。西北大陸有兩座山脈，一在東、一在西，分別與海岸平行，故兩極的風可長驅直入，使北大陸的氣

候比南大陸富於變化。東北大陸有一座低矮的山脈。多島海的島上山群稀少，屬海洋型氣候。季風與地球相似，但由於溫差小，風速較弱。赤道海大都無風。

大陸部分的地形除數座山脈之外，海岸地帶大都平坦，河流下游曲折，兩岸成爲沼澤或平野，春季時海水會漲到數英里內。

潮汐的變化不如地球明顯。赤道海有海流。海岸地形除山脈地帶外大致都很平坦。被海水覆蓋的平地將海與海岸隔開。

海水與地球大略相同，但是鹽分少（請參照下期「宇宙空間研究雜誌」：W・雷「利奇亞的生態學」）。生物發源於海中，進化型態與地球上相似。海水中的微生物種類豐富，有與海藻、海綿相似的種類，也有甲殼類和軟體動物；尤其後者具有多種高度發達的種類，且富有移動性。另外有地球上可見的魚類，成爲海中之王。

利奇亞的陸上植物是地球上很難得一見的；不過，地球人看了之後不會覺得驚訝，因爲它們和地球上的植物有許多類似之處。森林中最令人嘆爲觀止的是多種植物的混合。開花植物、不開花植物、松類樹木、羊齒類、灌木等均彼此和諧共存。由於利奇亞未經歷過冰河期，因此都是這種混合森林。

整體看來，植物繁茂的森林可以說是典型的多雨型森林，有毒的植物相當多；外表看似可食的塊莖類，大都具有毒性，根部類似馬鈴薯，卻含有多量的生物鹼。也有多種含有配糖物毒素的有刺灌木，會給予脊椎動物的皮膚強烈的刺激。

平野上的草多而綿密，種類富於變化，包括多種燈芯草類。一般而言，無草地的地域很少—

一山呈圓形或帶狀，被草和灌木所包圍。在宇宙空間上看，利奇亞星的陸地皆呈綠色。裸露的岩石只有被河水冲刷的石灰岩和沙岩，以及經常可見的打火石、石英、珪石等暴露的礦床。沒有噴火活動，黑曜石也很少見。河谷中的土塊含有少量的鋁，金紅石也不稀奇。但沒有鐵礦床，沒有赤鐵礦。

陸上動物中，與地球上的動物同屬一目者非常多。節足動物種類繁多，其中有數種八足昆蟲，還有雙對翼的昆蟲——外型類似蜻蜓，最大的翅膀寬八六・五公分。此種節足類較其他昆蟲多，對高等動物構成危險（含有生物鹼）。也有一種會噴射毒氣的昆蟲（所含的主要毒素爲氰酸）。小動物一經吸入此毒，立即會動彈不得。這些昆蟲都擁有類似螞蟻社會的組織，並且群居以避免成爲食蟲動物的餌。

另外還有多種兩棲類。牠們不像地球陸棲脊椎動物那樣具有五根指頭，而是手脚各有三指，形狀類似蜥蜴；這種兩棲類在利奇亞佔有重要的地位。有些成長後會成爲聖伯納狗般大小。除了體型小和不太重要的種類外，此種兩棲類的活動區域大都限於濱海的沼澤地。陸地上較具優勢的是類似地球爬蟲類的生物。其中最著名的一種是雙足、有堅硬沈重的尾巴以保持步行平衡、具有高度智慧的動物。

有兩種爬蟲類回到海中與魚類競爭，且佔了優勢。其中一種是完全的流線型，身體長三十英尺，和普通魚類一模一樣，可是尾巴變成水平翼，身體內部構造和祖先一樣。利奇亞的魚游行速度極快，遭受追捕時（由於不斷有強烈的食慾，故經常處於此種狀態），能發揮將近八十海浬的速度；另一種回到海中的爬蟲類外型類似鱷魚，牠們能在寬濶的海面及沼澤狀的平地生存。可是

不管在那裏，速度總是很遲緩。

有幾種爬蟲類能像地球上的翼龍飛翔於空中。牠們的翼寬三英尺，但是非常靈活，主要棲息地在東北大陸的南岸；也能在海中捕捉魚類和滑行魚類作爲主食。此種飛行的爬蟲類嘴型長，嘴內側有一列彎曲、銳利的牙齒。其中一種特別有趣，在顏色複雜的頭冠至長長的脖子上，長有翅膀狀的東西，但是成長之後才會露出，否則都藏在表皮之內。

約一億年前，陸棲爬蟲類整個被小型的同類爬蟲類趕走。該種小型爬蟲類利用最簡單的方法生存，亦即吃比自己大的爬蟲類的蛋，以至於大型爬蟲類幾乎完全被毀滅，最後剩下和地球上的大象差不多的數目（在洪積紀，象的種類繁多，但是現在非常有限）。型態稍小的動物繼續生存下來，可是數目也不如古代多。

前面提過的優秀種類當然例外，該種類的女性擁有肚囊，能將卵裝在其中及至孵化。此種動物身高十二英尺，頭部的位置似乎具有雙重焦點的視力效果。能自由活動的前脚長有三趾，其中一趾與其他二趾相對，形成拇趾。

作者後記

這部小說並不是爲天主敎敎義而寫的，可是主角是天主敎的神學者，所以對羅馬天主敎徒而言，必定包含了很嚴重的問題，對英國聖公會的信徒亦復如此。但是，對敎義未持有先入爲主意見的讀者可能不會介意，更不會有麻煩。

筆者認爲，現在起一世紀後，羅馬天主敎會不管在細微或重要的問題，習慣上多多少少會有變更，所以根據此種假設寫了此書。此書在美出版時的反應，天主敎徒對於巴斯拉會議的事情、肚臍的事情或地質學上的種種優雅議論和批評，或剃髮式，筆者都很樂意承擔。可是有兩個地方，讀者責備我做了和一九四五年天主敎百科辭典不一樣的解釋（在二〇五〇年忽視特殊相對論的問題，至今尚無科學家向我抗議）。這兩個項目就是——

㈠在二〇五〇年祓魔式——在中世紀已成爲落伍品——完全被廢棄，敎皇對祭司和神父也只作某種程度的敎育——更進一步假定，連耶穌敎會信徒在適用狀況下也會忽略祓魔式。可是在目前，非天主敎敎徒者一般均不認爲祓魔式還殘留於敎堂裏。可是跟祓魔式同時，就是在十三世紀左右，凍結於敎堂的法衣和剃髮習慣，同樣被認爲原始又奇怪。在那個時候，爲了驅退雷雨，還

是由敎堂鳴鐘。可是現在已沒有那種情形了。所以我假定祓魔式在二〇五〇年左右變成徒具形式，這是非常合於情理的。

㈡我假定在二〇五〇年，普通人只要知道方法，便可進行最終的塗油儀式，這就像現在人人皆能受洗一樣——當然此種假設在目前是不適用的。有些批評家因此認定我缺乏這方面的知識、過於武斷。然而，他們可能忽略了任何秘蹟在最初都是非神職者無法施行的；同時，神職者還保有施行終油式的權利，乃是爲了保有數個世紀努力得來的成果，也想爲繼續擁有施行洗禮的權利而努力。可是這種渴望不久卽宣告破滅。那是由於瘟疫和其他人力無法解決的大災禍，人口銳減，不得已之下，所有的人類甫出生卽受到珍視。現在（我認爲很有可能，因而深自害怕著），處於這新馬克斯主義盛行的社會裏，有許多沒有翅膀、沒有臉、無法辨認的死亡天使，在二十分鐘內卽可由地球背面來襲，人類再次面臨人口的遽減，再多的祭司也無法一一爲死者進行秘蹟。因爲我相信，敎堂在根本上是個充滿慈愛的組織（有時令人覺得不然，這也是事實），因此我大膽假定，在二〇五〇年終油的秘蹟也非聖職者才能進行。

當然，認爲我的想法錯誤的人，不一定就是錯誤；但是我不認爲一九四五年的敎義到二〇五〇年還能適用。

寫信給我的讀者當中，有不少人認爲主角路易山傑斯對利奇亞本質的想法不太有必然性；可是，也有一些認識敎會的「世界多元性」立場的神學者寫信給我，使我非常高興。前面那些人顯然不知有這種立場。（由組織上看，敎會有時比信徒更富有進步的觀念）我想，與其在此敍述書中主角那摩尼敎性質的觀點，不如引用最了解敎會立場的傑拉德．哈德先生的文章（受過神學訓

練的人，很少有像他這麼富於文學才華的）如下——

* * *

根據目前大部分天文學者（包括耶穌教徒）的推測，宇宙中如果有無數住有知覺力生物的行星，這些行星（不管是太陽系或太陽系以外者）應當不出以下三個範疇——

（A）有知覺力，但是無靈魂的生物所居住者。可予以同情，但是不需考慮到福音的傳播。

（B）有知覺力和原罪的生物所居者。該種生物能避免祖先傳下的罪惡而擁有靈魂。必須緊急傳播耶穌福音。

（C）有知覺力和靈魂，但是無原罪的生物所居住者。所以——

(1)那是無罪惡的清靜的樂園世界。

(2)我們不是基於傳道目的，而是為了明白該種生物的生活狀態，他們過著永恒的慈愛生活，兼備一切完美的德性，擁有信神者才能體會出的絕對不滅的幸福感（目前只能憑藉推定），而和該行星保持接觸。

* * *

讀者可能和路易山傑斯一樣已經了解利奇亞是不屬於這三者中的任何一個，所以結論請各位自己去尋思罷！

在此我要再說一句話，筆者是不可知論者，對這種事是門外漢。我的意思是描繪人間，而不是討論教義。

詹姆斯．布里西　一九五八年於賓夕法尼亞州、米魯荷德「阿魯阿德」。

譯者後記

惡魔之星（原名『良心問題』，A Case of Conscience），是詹姆斯・布里西一九五九年獲雨果獎的作品。

詹姆斯・布里西（James Blish）出生於一九二一年。一心想成爲生物學家，曾分別就讀於拉多加斯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可是由於文科成績優於理科，所以步上寫作之途。他一面當學校教師和醫學研究所研究員，一面寫小說。二次大戰中於一九四二～四四年入伍服役。戰後一面在紐約一家製藥公司擔任宣傳工作，一面繼續寫作優異的科幻小說，至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日去世爲止。

他寫科幻小說並不是一種謀生手段，而是他的「生活本身」。白天，他爲著生活而做藥品的宣傳工作，可是到了晚上，他就是純粹爲寫科幻而生活的。

他開始成爲科幻作家是在戰前，可是從一九五〇年的「宇宙都市」系列到五三年第一部中篇「良心問題」發表後，才正式成爲一流作家。後來他把「良心問題」改寫成本書型態，於一九五九年獲得科幻作家最高榮譽的雨果獎。

＊　＊　＊

他的作品被認爲是硬派或以科學爲重點的硬派科幻，但並非難解的科學作品。由於在構想之外還有作者的廣泛知識——尤其這部書中，夢想能成生物學家的他，充分發揮了深度的素養和天主教的神學知識——所以才能成就這部高水準的科幻作品。「使科學眞知與情節一致」就是他的手法。

此書與巴洛茲的「火星系列」或E・E・米斯的「鏡片人系列」等熾烈奔放的太空小說互成對比，應該是高水準的科幻小說迷所期待的。

世界科幻名著
SFB08

悪魔之星

作　　者　布里西(James Blish)
封面/插圖　蒙　傑
審閱（中文版）　張之傑　石育民
翻　　譯　陳蒼杰
編　　輯　鄭秀瑕　李金蓮　馬文善
企　　劃　環華出版事業公司企劃部
顧　　問　石資民　吳宗錦　邱志賢
周東川　陳移強（依姓氏筆劃順序）
發 行 人　潘朝閣
出 版 者　星際出版社
總 代 理　環華出版事業公司
地　　址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二號
電　　話　5811146(五線)
郵　　撥　174133(環華帳號，全省統一)
承　　印　豫鴻彩色印刷公司
定　　價　120元
新聞局登記證　局版台業第二二三四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七十年八月

世界科幻名著

SF A01　遙遠的黑暗星雲　THE STARS LIKE DUST　亞西摩夫 著
SF A02　宇宙的廢墟文明　PEBBLE IN THE SKY　亞西摩夫 著
SF A03　銀河帝國的興亡(一)　FOUNDATION　亞西摩夫 著
SF A04　銀河帝國的興亡(二)　FOUNDATION AND EMPIRE　亞西摩夫 著
SF A05　銀河帝國的興亡(三)　THE SECOND FOUNDATION　亞西摩夫 著
SF A06　多次元宇宙帝國　WORLDS OF THE IMPERIUM　洛馬 著
SF A07　宇宙魔女　SHAMBLEAU AND OTHER STORIES　摩爾 著
SF A08　瘋狂的宇宙　WHAT MAD UNIVERSE　布朗 著
SF A09　密碼巴別17　BABEL-17　狄雷尼 著
SF A10　二〇〇一年太空漫遊　2001: A SPACE ODYSSEY　柯拉克 著

SF B01　星空奇遇　THE VOYAGE OF THE SPACE BEAGLE　范佛特 著
SF B02　宇宙的繼承者　UNTERNEHMEN STARDUST　DIE DRITTE MACHT　謝爾、達爾頓 著
SF B03　金星基地之謎　INV ASION AUS DEM AII　DIE VENUSBASIS　達爾頓、馬爾 著
SF B04　地下時間庫的祕密　MUTANTEN IM EINSATZ　DAS GEHEIMNIS DER ZEITGRUFT　馬爾、達爾頓 著
SF B05　六個月球的要塞　DIE FESTUNG DER SECHS MONDE　DAS GALAKTISCHE RATSEL　謝爾、達爾頓 著
SF B06　超越銀河的時空　DIE SPUR DURCH ZEIT UND RAUM　DIE GEISTER VON GOL　達爾頓、馬爾 著
SF B07　殞落中的行星　PLANET DER STERBENDEN SONNE　DIE REBELLEN VON TUGLAN　馬爾、達爾頓 著
SF B08　惡魔之星　A CASE OF CONSCIENCE　布里西 著
SF B09　太空士兵的憂鬱　BILL, THE GALACTIC HERO　哈利森 著
SF B10　宇宙戰士　STARSHIP TROOPERS　海萊恩 著